

叨雷的一生(罗杰斯)

目录:

01 前言

02 序

03 第一部 呼召成为使徒

第一章 一个立志的年轻人

第二章 光与真理

第三章 荆棘

04 第二部 容器的塑造

第四章 少数的邀请

第五章 神的声音

第六章 善意的解释

第七章 岔路

第八章 相信的生活

05 第三部 建造基督的身体

第九章 期望一个神人

第十章 慕迪的新圣经学院

第十一章 无可指责的监督

第十二章 芝加哥街教堂

06 第四部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开了

第十三章 诺斯费德

第十四章 慕迪纪念碑

第十五章 一个有神在他背后的人

第十六章 马其顿呼声

第十七章 二个热心的渔夫

第十八章 五旬节之风

07 第五部 提供生命的话语

第十九章 值得尊敬的先知

第廿章 日落坡

第廿一章 西部的圣经学院

第廿二章 基础教义

第廿三章 非常可靠的人

第廿四章 最后一课

08 附录一 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09 附录二 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十个理由

「贵重器皿丛书」出版序

希伯来书那「不知名」作者训诲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段经文把阅读圣徒先贤传记的三方面功能表明了出来：（1）想念他们一激励自己；（2）效法他们一塑造自己；（3）留心他们结局一警惕自己。

因着属灵人物传记对我们有这么多方面的帮助，本基金会特别遴选教会历史中的一些「贵重器皿」，将其传记译成中文，编成系列以饕读者，遴选的原则是：

（1）**具开拓性**：以往中文的基督教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很好的属灵人传记，如慕安得烈传、马丁路德传、戴德生传、宣信行述……等，给弟兄姊妹很大的帮助。但除了他们以外，教会历史中还有很多被神兴起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能更开拓属灵视野，从更多的属灵人身上能有所学习，因此我们优先考虑的物件，是那些还没有中文传记的属灵人物。

（2）**具造就性**：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林前十一 1）所以我们效法这些属灵人的重点，是学习他们的「坚心追求，活出基督」，而非学习他们的被人推崇与学识渊博……等等。故此，我们在挑选传记时，尽量摒除流水账式或歌功颂德式的传记，而慎选「以描绘属灵人物在灵命及对真理领悟上的成长为叙述主轴」的传记来优先出版。

（3）**具兼顾性**：有人认为传记应愈详细愈好，才能对这个人一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有深入了解；有人则认为愈简短愈好，因读者的时间、耐心都有限，出书成本的压力也很大。为了兼顾这两方面，贵重器皿系列丛书特分为两组，一组是个别属灵人物的详尽传记，有敬虔使徒麦其尼、祈祷的海德、理斯豪威尔……等人；另一组是汇集许多贵重器皿的「属灵秘诀」或特殊经历（如悔改、异象……）编纂的书，俾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就能吸收到他们一生的属灵精华。

出版传记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概揽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无非是盼望能有更多弟兄姊妹因受这些先贤的榜样和见证所激励，而真正作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二 21）如此，同工们的辛劳就没有白费了。

是为序。

橄榄基金会出版部

前言

「有一些人，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在他们降生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为了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时刻有所作为而来到世界时，我们就不可能去研究这个人的一生。」难道我们可能把保罗放在一旁，而去了解基督教的兴起与扩展吗？如果没有一个奥古斯丁，基督教会是何等逊色呢？如果没有一个路德、一个加尔文、一个慈运礼（Zwingli）或一个诺克斯（Knox），宗教改革又会是如何呢？如果没有一个卫斯理

或是一个怀特腓，那么怎么会有伟大的福音复兴呢？如果没有一个爱德华滋或是一个芬尼，那么早期的美国复兴运动又会逊色多少呢？而如果没有慕迪，十九世纪末又怎么可能会有伟大的奋兴呢？

同样地，鲁本·亚基·叨雷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使徒。叨雷和保罗在一生中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都是从怀疑论者改变而成为基督徒。他们曾经都在较不显眼的事奉上工作，但是最后却都投入全球性的福音工作之中。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传道人和教师，并且他们的著作也都留给后世难以磨灭的印象。有一个叨雷的学生，也是亲近的助手威廉艾芬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把他们二个人，看成是由「希腊的优秀文化所培育、希伯来的宗教热情所统驭、与罗马统治世界的梦想所征召而成的。」

叨雷并不希望有自己的传记。他只是一个卑微的人，想要把荣耀归给基督，而害怕自己受到过多的颂赞。因此虽然我们都在期待，但是他想要写的自传却始终只是计画而没有实践。他的时间非常宝贵，而他又觉得借着讲道比借着自传更能荣耀神。同时，他也认为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真实地写出他的传记。而事实也真是如此，当笔者试着去作这一件工作时，的确感受到极大的犹豫与畏惧。

只是，我坚信不移的信念却认为这是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首先，是因为在他死后超过四十五年之久，却仍然可以发现许多深受叨雷影响的卓越基督徒，实在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一件事。而其中，有一部分评价将可以在「他虽然死了，却依旧说话」这一节中看到。其次，我个人因为受了叨雷神学影响的缘故，欠了他一些债，特别是在圣经亮光、圣灵工作和个人布道这些地方。第三，关于叨雷事工的著作与传播愈来愈多，显示出当代对他著作的需求。因此，一本鉴于他过去卓越成就与持续影响力的适当传记，似乎将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一本关于鲁本·亚基·叨雷的完整传记，让人期待了很久。但是多年来，叨雷最亲近的家人则不断要求，除了简短的略传和杂志的文章之外，不要泄露他的有关资料。这是为了尊重叨雷的愿望。只是让人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有了转变。后来，叨雷的另外一个家人：小鲁本·A·凡叨雷博士非常好心，也非常合作地为了这一本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看法。

但是不管怎么说，写叨雷的传记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资料十分缺乏。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资料，比如私人信件、日记记录和私人注解等都已经遗失和损坏。我已经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找出第一手的资料。当小叨雷博士在读过，并且修改第一次手稿的草稿之后，评论说：「叨雷太太和我用非常热切的兴趣和喜悦读完你的手稿，我们觉得你作了一件很好的工作。它一定可以激起大家的兴趣。」

与叨雷生活有关的惟一现存的著作有四件。那是关于他生活的延伸小品「叨雷与亚历山大」，作者是麦克林，与「与亚历山大同在全世界」，作者是大卫斯。后面一本书，有许多关于世界福音旅行团最初阶段的重要资料。另外，他的同工罗伯哈克尼斯，在一九二九年写了一本旅行团小册子「鲁本·亚基·叨雷」，不过对于叨雷的个人与牧会工作却只有一些简单的记载。惟一一本真正企图为叨雷作传记的书，是由他在白俄拉的学生雪登博士所完成的，他一共完成了二份未经发表的打字稿分别是「神作标志的人」(God's Marked Man)和「R.A.叨雷对我的意义」(What R.A. Torrey Meant to me)。这两本书主要都是根据个人的回忆完成。

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消减神的荣耀，而在借着祂的仆人所彰显的生命，显明神的荣耀。正如同叨雷在说到慕迪生命的讲章中所说到的：

我在多年以前学会要来到一个生命中最深课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经。圣经的真理会显明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而其中最宝贵的一些真理，就显明在慕迪的生命之中。这次讲道的目的，并不在于荣耀慕迪先生，而是在荣耀神，因为祂的能力、恩典和大爱是如此奇妙地彰显在这个人的身上。

这就是我的目的。

在叨雷的生命和牧会工作中，有许多卓越的特征。他曾经被称为「神的巨人」、「坚强的堡垒」、「稀有能力的使徒」、「直布罗陀的盘石」、「背后有神的人」、「信心的仆人」等等。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品性，是他对圣经与神信息绝不动摇的信心与信念。当叨雷说：「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怀疑。就是这样的品性被神使用，教人可以决志，并且塑造后代基督徒的思想。总括说来，他的确是一个「确信的使徒」。

有一篇伟大的作品这样说道：

伟人的生命总在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让生命变得崇高，
然后，渐渐离去，留下我们
在时间的沙滩上烙下之足迹。
足迹，也或者是另一个，
航过生命中最严肃的部份。
一个孤单挫折的弟兄，
看吧！总会再次振奋起来。
—「生命的诗篇」

H. W. 朗非罗

谨将此书诚挚地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喜乐，因为在我完成这本传记之前，她不断地给予我鼓励和勇气。并且，她也用了许多时间，来校正手稿与提供许多宝贵的建议。

序

为了这一本完全、适当而具有学者风范的著名福音布道家叨雷的传记，我们的确等了非常非常久。而今，能够为这一本这么具有价值、足以作为引证与研究，并且又能够引起共鸣的伟大圣经、教育与福音布道教师的传记写上一点的介绍，实在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叨雷博士在一九二八年过世的时候，我正好卅二岁。我从来不曾看过他，因为我早期的牧会工作，大多是在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等地，但是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却很大。第一次读到叨雷博士写的书《如何祷告》，虽然只花了我一角五分钱，但是我却深深地把它摆在心里。因为在德州西部这个充满牛只的地方，我常常只会读了一点点，就来到我的隐密处祷告。我所以如此，并不只是因为我学到了一点关于祷告的精髓，而是我的心被它深深激动。这在我自己牧会生涯所写的书《祷告——祈求与获得》中就有提到。

然后，又读到叨雷博士的其他著作：《如何事奉基督》，那是一本个人灵魂得胜的好书；《圣经的教导：圣灵的洗》，与最令我震撼的一本书《灵魂得胜的讲章》，那是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伟大福音战役

中使用的讲章。哦，多么伟大的圣经讲章！

叨雷博士不仅仅相信圣经，而且是一字不漏地相信，并且找出其中的应许去证实它们。他冒一切的危险以跟随耶稣。当慕迪先生过世的时候，他在澳大利亚、纽西兰、英格兰和美国等地掀起全球的复兴战役。他为慕迪圣经学院设定课程，随后，他也替白欧拉出（Biola）设定课程，但是以更强烈的意义来说，他实在可以算是美国圣经制度运动的创始者。

叨雷对于圣灵赋予能力的观点和慕迪一样，都是简单、明确和光荣灿烂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为了见证和赢得灵魂的缘故，得到这个大能的能力。叨雷博士称之为「圣灵充满」，或「圣灵的洗」，或「圣灵的膏抹」，如同在新约圣经中所用的一样，我想这是正确的。他强调圣灵如同慕迪一样，让那些比较注重学者名气和声望的圣经教师，如普里茅斯弟兄会教师葛雷博士等人，觉得不太愉快。但是，这却和其他伟大的灵魂战胜者，如司布真、慕迪、芬尼、比尔桑戴、李斯卡伯若博士等人一样。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是我好学的义子罗杰马丁博士所写的。我们相信为了神，这本书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在叨雷的书里，能够同时有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见证，实在是很快快乐的事情。

约翰 R. 莱司

莫费理斯伯罗 田纳西

一九七六年

第一部

呼召成为使徒

(1856 ~1878)

第一章 一个立志的年轻人

闪电掠过,隆隆雷声轰然作响! 偌大雨滴溅在玻璃窗上,一个暴风雨正在快速侵袭之中。但在西尼米湖畔一个可爱的村庄里,却有一个焦急的母亲,正在等候她的儿子回来。「哦! 亚基呢?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安然无恙?」她不断地站在视窗凝视,希望可以看见熟悉的马车,可是却一直看不到。

然而就在那时,却有一组飞快、疾劲而放纵的马群,在一个既强壮又充满自信的少年人的驾御下,以非常快的速度冲进一条乡间小路。这个少年正在享受着与暴风雨竞速的乐趣,但这时候,他显然又面对了另一个期待以外的刺激。原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有一列火车,朝他的方向急速驶来。由于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倾全力拉住惊吓中的马群,他紧绷起全身的每一根肌肉,似乎它们不可能即时停住,可是它们却办到了——就在悲剧发生之前的一瞬间。

像这样微妙地逃过一劫,正是鲁本亚基叨雷经常遇到的事情,所以总是让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常常为他担心。即使在他还是小孩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也很少会有让他感到害怕的事情,或是让他掉眼泪的时候。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他这个坚强的个性。

显赫的家族史

亚基在一八五六年一月廿八日,出生于纽泽西的哈伯肯(Hoboken, New Jersey)。当时奴隶问题正在激荡之中。他是五个小孩之中的老三,亚伯和诺拉是老大和老二,而艾迪斯与斯威福持则是老四和老么。

他的父母是鲁本司礼顿·叨雷和伊利莎白 A. (斯威福特) 叨雷。叨雷先生是清教徒的后裔，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威廉·叨雷船长，一个勇敢而值得尊敬的领袖。他在一六四〇年带领叨雷家族离开英格兰来到美国。叨雷船长在麻塞诸塞州的威茅斯比 (Weymouth Massachusetts) 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真正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他的儿子，则曾经二度受聘出任哈佛大学的校长。

这个家族曾经出了许多高贵的牧师、医生、科学家、报界人士、教育家、参议员、州长和内阁政治家。其中，有二位最卓越的人物，分别是哈佛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翰·叨雷博士，和佛蒙特大学极有学问的教会历史学教授约瑟夫·叨雷博士。另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威廉·哈佛塔虎脱总统 (美国第廿七任总统) 的母亲，也是叨雷家族的一员。叨雷夫人的祖先，大约也是在一六三〇年从英格兰来到美国，而鲁本和伊利莎白都以他们早先的新英格兰祖先为荣。

鲁本司礼顿·叨雷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当亚基出生的时候，他原是纽约的一个银行家，并且一度是美国最成功的人物。由于东部的银行家、资本家与制造者的利益，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外市场对中西部谷物与南部棉花增加产品的需求。而在当时成功的情形下，他对工业与贸易企业的贸然投资，使他在荒荡负债的压迫下，在一八五七年面临了财政危机。并且因为这样，叨雷先生失去了他的财富。

但是随后二年，他从哈伯肯搬到布鲁克林，靠着原有的勤奋与雄心，叨雷先生在箱盒制造业建立了成功的事业。甚至比以前更富有，同时叨雷先生在纽约州的公众生涯也得到提升，因为他是民主党在布鲁克林的主要领袖之一。有一度，他还被提名竞选布鲁克林市长，不过却被他拒绝了。

当叨雷一家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布鲁克林的政治气氛和宗教气氛十分叫人感动。早在他们到达以前，反奴隶运动便已经达到高峰，并且在一八六一到六五的内战期间，紧张的气氛一直高涨。那时候，布鲁克林普利茅斯公理会教堂著名的牧师亨利·瓦德皮契博士，是北方最激烈、最敢言的政治与宗教人物。人们由远至近，前来听他谈论当时这个热门的问题，特别是他对邪恶的奴隶制度所发出的谴责。所以在当时有人说，如果群众要从纽约来到布鲁克林教堂，只要「过了渡口，跟着群众走」就可以了。

没有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人会不知道这位牧师 (虽然叨雷先生也是公理会的信徒)，但是叨雷先生却没有去过普利茅斯教堂。这是因为皮契不只是一个忠诚的共和党员，而且还是在 一八六〇年为了支持亚伯拉罕·林肯，才脱离了民主党。叨雷一直都是去布鲁克林海特老南方公理会教堂。

叨雷先生的出现，总会引起别人注意。高大壮硕的身躯，充满智慧的大头，有着一副十分醒目的外表。当他说话的时候，别人总会注意听。他曾经在一次火车意外事故中，靠着如雷般响亮的声音，平息旅客的恐慌。「坐下！」于是害怕的旅客只好乖乖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直到骚动过去。亚基继承了他父亲醒目的外表，并且在类似的环境下，也表现了相同权威式的特性。

三岁开始祷告

虔诚的叨雷先生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普救论者 (Universalist: 认为所有的人终必得救)，因为他确信没有人是全然该受咒诅的。但是他却保留了公理会的会籍，而拒绝加入普救论者教会，因为他相信基督是神。有一次，一个普救论的牧师来叨雷的家拜访，并且表示他并不相信基督的神性时，叨雷先生立刻断言那个牧师不是基督徒。鲁本司礼顿·叨雷在他的一生中，都是参加并且支持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教会。

伊利莎白叨雷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正如当时许多有教养的妇女一样，读书和写信是她最喜欢的消遣。亚基总是说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他非常爱她。叨雷夫人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也是长老会的会友。她最显著的属灵特质，就是持续的祷告生活。同时正如哈拿与撒母耳一样，她在亚基出生以前，就把他奉献给了神。事实上，她有着提摩太祖母罗以和母亲友尼基般「无伪的信心。」（提后一5）

叨雷的家庭非常虔诚，但是对小孩却不会十分严苛。他们可以参加许多外面的娱乐，可是礼拜天却必须严格地遵守为休息和敬拜的日子。他们会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叨雷夫人在下午则会读圣经和宗教书籍给小孩子们听。她让每一个小孩都有特别的属灵特性，并且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开始祷告。亚基在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祷告，直到他慢慢长大，又被教导要每天读圣经。

叨雷的家庭非常活泼，他们有很多娱乐，并且常常招待客人。家庭生活十分愉快，而且父母和小孩都有十分风趣的幽默感，所以他们有许多愉快与有益的乐趣。亚基在晚年的时候，很喜欢说到他们和一些客人及朋友所开的恶作剧及玩笑。虽然亚基从外表看来是一个严肃的人，但是在他的一生之中，却经常愉快地表现了这个家庭的幽默感。

就在内战之后，叨雷先生买下了一块位在纽约日内瓦（Geneva New York）的土地。他的决定也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因为他们不寻常的活力与喜好冒险的天赋，让他们厌倦了都市生活。叨雷先生在乡下长大——事实上，离他买下的那一块地，只有大约廿哩远——因此他和小孩们都有着同样渴望的心，希望能够搬回乡下去住。于是，他决定结束他的事业，并且买下了二百亩的土地，在那时候亚基正好十岁。

他们的新家有非常理想的地理位置，可以从日内瓦这个小城镇看到西尼卡湖的漂亮景色，而日内瓦又是位在这一片壮丽湖水的源头。松树、果树、广大的草地与花园看起来不但十分美丽，又适合各种冒险与运动的活动，真是一片壮观的地方。至于骑马、徒步健行、溜冰和游泳，都是亚基最喜欢的娱乐。

跃动的天性

当他们刚来到日内瓦，亚基还不会游泳，所以当他的同伴都在享受跳水的乐趣时，他却只能站在岸边发抖。于是他下定决心：「这样子不行，我要自己来学游泳。」他去买了一本教游泳的书，把它通通看完并且开始练习。他躺在他房间里的地板上，学着正确的拍水和动作，接着，他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亚基来到岸边，一口气便往水里跳，而且开始游泳，让其他游泳的同伴都大吃一惊——因为他正笔直地往湖底沉下去。

真是非常丧气，他想他永远都不会游泳，但是他的大哥亚伯却告诉他：「亚基，如果你能够让你的身体安静地躺在水里，你就能够浮得起来。」他试了，结果发现他真的可以轻松地浮起来。于是，他忘掉了教科书，并且开始用狗爬式滑水，过了不久，他就会游泳了，而且就像往常一样，他甚至很快就比别人更会游泳。

他的父亲为赛马场饲养并且训练跑马，而亚基则喜欢在马房里，驯服并且训练最狂野的马。尽管亚基常常被摔、被踢，但是他却总能够证明他是最佳的好手。他总爱夸口，说他能够控制任何四只脚的动物，而他也实在能够驯服一些连成人都无法驯服的马。当桑德刚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

驯服它。那是一匹强悍的黑色种马，别人曾经告诉他，它有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就是在经过谷仓大门的时候，会用它的后脚站起来。但是经过不断的尝试，与不顾一切的危险，亚基终于彻底可以拉着套在它身上的缰绳，把它架在马车上面。桑德也被驯服了。

他喜欢大胆与刺激的天性，还可以从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所作的一些事得到证明。在他家里谷仓放干草的地方，正上方有三层楼，而且每一层楼都有一个窗台；一个窗台在另一个窗台的正上方。年轻的亚基心想，如果可以从最顶层的窗台吊到下一层窗台，最后再吊回地上，一定有趣极了。就在他付之行动的时候，却没有料到其中一个窗台，留有一些锯齿状的玻璃碎片结果当他去抓窗台的时候，他的手指被切断了一根筋，以致于在他以后的一生中：手指都有一些弯曲。

外向却害羞

亚基大胆的天性，并不表示他具有外向的个性。事实上正好相反，他非常害羞——甚至为此而苦。后来他曾经这样说到：

每当一个陌生人和我说话，我不可能不会脸红。而当我去拜访亲戚，在吃饭的时候，我几乎都吃不饱，因为在陌生人当中，我会非常害怕。在学校里面，我所忍受最大的折磨，莫过于背诵文章。每当我站在台上，而老师看着我，我都会非常难过。甚至是我自己的父母在家里，要我在去学校以前，背诵文章给他们听，我就是背不出来。

这种个性甚至到他进了大学还是如此，有时，当他放假在家里，如果他的母亲要他向客人致意，他还是会说不出话来。当客人离开之后，他的母亲会说：「亚基，为什么你不说话呢？」

「不，妈妈，我有说话啊！」

「你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的声音甚至没有离开他的喉咙。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亚基却有非常惊人的注意力。他常常点着煤气灯，坐在大客厅的角落，沈溺于书堆之中。在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听不到家人的说话。当他看书的时候，他几乎全然忘了自己的存在，甚至听不到别人在叫他，他的父母必须去摇他，才能引起他的注意。

亚基有极大的雄心，所以他计画进大学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祖先之中，有很多人在专业领域中，都是极有声望的人。他的母亲热衷于文学与文化的追求，而他的父亲也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于是亚基计画成为一个律师。当他从日内瓦主教学校华纳山毕业之后，他便准备进入大学，可是因为他只有十四岁，所以他必须再等一年才能注册。

母亲的期望

在这段期间，他最大的娱乐，就是在家里的阁楼看书，那里收藏了很多图书馆的旧书。有一天，他发现一本他母亲的书籍，那是日内瓦教会出版的《第一长老教会的盟约》，于是就坐在角落读它。他很快便投入其中，「我真怀疑我可不可以成为会友。」他差不多都能同意书本里大部分的意见，直到他看到一个地方，上面说，一个基督徒必须愿意完全照着神要他去作的方式去作。这时候，他突然合上书本，把它丢在一边。「如果我说好，神一定会要我去传福音，可是我决定要作律师，所以我不要作基督徒。」

不管这个选择性的决定如何，他必须要传福音的这个想法，却不断地出现。从他出生以来，他的母亲就一直祷告，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牧师，而亚基也非常清楚知道。所以虽然他一直想忘掉这件事，

但是这一件事对他的影响却依旧很大。有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多年来经常出现在他眼前：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我的母亲去世了——虽然她仍然活着——而我正睡在我的房里。然后，她像天使一样地走进来，恳求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牧师，我答应她我会做到。到如今我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个允诺。

但是进入耶鲁学院的兴奋展望，现在却盘踞了他的心。或许他在耶鲁的致力追求学问，可以终止成为牧师这个困扰他的想法。

第二章 光与真理

耶鲁学院位于康乃狄格的纽海文（New Haven Connecticut），是当时最好的教育机构，在这个由来已久的优秀学府，曾经培育出许多优秀的美国人。好比科学与发明界的艾里怀特尼与山姆莫斯：政治界的约翰卡洪：法律界的威廉伊瓦特斯：教育界的诺亚韦伯斯特：文学界的詹姆斯古伯：与神学界的爱德华滋、毕察和布士内纳。对许多人来说，耶鲁的毕业生无疑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可是耶鲁还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机构而已，它在宗教与古典的传统上非常严峻。它设立于一七〇一年，比许多美国别的主要大学更加严格贯彻它自己的创校信念。就宗教而言，它属于公理会，但是就教育而言，它的座右铭却是「光与真理」。它希望在学术研究上训练它的学生，并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彻底地栽培他们。

社交生活在耶鲁也是同样重要，因此平常的学校生活也被看作是学生们学习的一部分。在教室、小礼拜堂、宿舍及校园的表现，都是从耶鲁毕业生所必须参与的，这些大学生活的目的，不过都是为了用来产生强烈的意识感，以发展学生的特性及成就。就如同皮尔森曾经这样说过：

终极地分析耶鲁学院，它不仅仅是许多学生和教授，规定和习俗，建筑物和书本的集合，它乃是一个充满巨大活力与能力的有机社会。它是一个高贵与热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记忆、纪律和雄心——也许以它这种有效与成功的独特方式所构成的团体，可以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发现到。

新鲜人的生涯

于是鲁本（这时大家已改口从亚基的小名称他为鲁本了）在一八七一年投入这样的环境之中。当他进入耶鲁的时候只有十五岁，是全班第二年轻的学生，至于他所以会进入耶鲁，有部分也是受到母亲的影响，因为她知道在那里有强烈的宗教政策，并且也祷告他可以因此而成为牧师。只不过鲁本最大的动机，或许是因为耶鲁毕业的成功校友，在美国社会中，都拥有最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名声的缘故吧！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地方，更能帮助他成为一个杰出的律师呢？

鲁本到耶鲁的时候，正好诺亚波特教授刚刚接任校长。而李奥那特伍希博士，则在春天结束了他廿五年的校长生涯，在他睿智的领导之下，这个学校有了非常好的声望。波特有很好的能力，虽然他个人的吸引力比不上前任校长，而且他的教学能力也比行政能力更好，但是他仍然坚持要遵循耶鲁的传统理念。

耶鲁新鲜人其中一个最早的挑战，就是要徒步征服纽海文峻峭的山峰。在第一个礼拜六或礼拜天，他们必须攀登东边巨岩的陡峭绝壁，并且按着自己胆量的大小，尽量沿着壁沿通过。在接下来的另一个礼拜，则要试着更严厉的挑战，去攀登西边巨岩和审判洞。了解鲁本喜好冒险天性的人，都可以想

象到他一定是精力充沛地走在最前面。

耶鲁的新鲜人很快就会发现，学校里面有非常严格的阶级制度，就算他们在进入学校之前还不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按照阶级来作——社交聚会、读书、运动和宗教活动。新鲜人不可以和「比较成熟」的大二学生混在一起，自然也不可以和更威严与崇高的高年级学生在一起。

高年级学生会非常小心地维护他们的特权。新鲜人不可以走在街上或在学校里面抽烟斗，不能在华盛顿的诞辰以前拿手杖，也不可以在一年之中最盛大的社交活动——大三舞会中跳舞。他们不可以在学校里面打球、玩陀螺、或玩铁环。这些都只能作为崇高的高年级学生的消遣和娱乐。

栅栏的威望

但是最有特权与威望的地方，还是在「栅栏 (The Fence)」。每到秋天和春天傍晚的时候，学生都会来到这里。「栅栏」是属于三个高年级学生的地方，它由一些宽大的栏干组成，在面对礼拜堂街的一方，属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而另外一些较短，则属于大二学生，可是还有一小部分在最后面，将会属于大一学生的如果他们能够在五月与哈佛新鲜人的足球赛中打败他们。如果他们赢了，他们便可以在一年级剩下的日子里，保有那令人羡慕的八根栏干。

我们可以想象当耶鲁的新鲜人取得胜利的时候，场面会有多么兴奋！骚动与闻名的「衬衣攻击」会即时爆发。这时候，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会互相摔角，而且当大一学生要到「栅栏」的时候，帽子、外套和衬衫都会被撕成碎片。然后骚动会突然安静下来，而大三学生就会在胜利的队伍前往栏干的路上时沿途群集。

当鲁本也是新鲜人的时候，他们得到了胜利。在起初的兴奋过后，大三学生开始催促他们走向栏干。突然间，有一个强壮的大二学生抓住鲁本，想要把他摔到街上，但是勇敢的鲁本，反倒立刻把这个孔武有力的大二学生抬起并且摔在地上。非常出乎鲁本的意料之外，大三学生高声欢呼，并且把他抬起放在他们的肩上，带到「栅栏」的地方。原来这个被他摔倒的年轻人，正是学校的摔角冠军，他在前一年才刚打败了一位大三学生。

鲁本酷爱运动，他在耶鲁的时候，参加了网球、游泳、拳击和摔角。可是因为他的力气很大，手臂又长，所以特别擅长后面二项运动，而团队运动比较不合他的兴趣。何况另一方面，团队运动像足球和赛船在当时也不是十分重要。他只有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年，才第一次参加了耶鲁和哈佛的足球比赛。耶鲁的课程在前二年按照传统，必须要上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学和数学。他们必须读并且背诵荷马、希罗德塔、利未，与贺瑞斯的作品。同时，他们还要学几何学、代数与三角学。这些基础课程到了大三，还要加入物理（又称自然哲学）、逻辑，和由德文或法文中任选一门课。直到大四的时候，所选修的课程仍然不得低于十八门课，还要由十位不同的教授上课。这些课程包括了语言学、历史、法律、经济学、地质学、哲学历史、心理与道德哲学、自然神学和基督教证据。

地质学教授的影响

鲁本特别喜欢数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其实，只要想到他超乎寻常的记性与富于逻辑的心智，也就不会奇怪他的数学为什么会特别好。另外，逻辑和认识论对他来说，也具有特别的吸引力，而他特别偏好贝肯尼的归纳论证法。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和地质学他也很有兴趣。那是在一个晴朗的夜晚，他观赏了教授在耶鲁校园的一次陨石特展后，天文学激起了他的兴趣。

只是最能够吸引他的，却还是从与地质学教授詹姆斯达那之间心灵与博学的讨论所激起的。达那博士是全美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他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且还给学生灌输许多地质学与创世记创造论基本吻合的证据。这个特别的教授，带领他的学生长途跋涉，走遍纽海文去观察许多不同的地质现象。对鲁本来说，这正是点燃他一生喜爱地质很重要的一点。在随后多年的徒步旅行之中，他很喜欢对他的儿子谈到岩石形成的历史，并且始终保持着收集石头的嗜好。

只不过他的雄心，并不只是在学习这一件事上而已，他渴望成功。虽然关于这一点，他和许多耶鲁的同学毫无差别。并且这种态度在同学之中非常流行，以致于亨利甘比曾经这样给纽海文下了评语。他将它分成「住在大学城的普通居民、住在大学城的学者，和住在大学城辛苦工作的人（town gown and sweater）」，而不仅仅只是分成「住在大学城的普通居民和住在大学城的学者」而已。耶鲁毕业的学生，都是教育良好的饱学之士，但是书本的学习却只是他们追求的次要东西。

对于鲁本和其他同学来说，他能够在学校里面渡过美好的时光与拥有良好的名声，并不是什么秘密。读书对他而言，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他的时间非常充裕，并且他的父亲替他付清所有的帐单，甚至不会问他钱是怎么花掉的。至于他对世俗的娱乐，亦不会感到过度的敏感，因此很自然参加了桥牌社。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以他常常赢牌，而且他也常常沉溺在这个娱乐之中。他很喜欢跳舞，甚至一个礼拜有四个晚上在跳舞。至于抽烟和社交酒会在耶鲁校园，更是非常平常的习惯，而鲁本也没有例外。所有构成「欢乐时光」的一切事物，都陈列在鲁本面前，而他也毫不放过。

吹牛大会

他发现耶鲁校园的生活，充满了刺激与活跃的欢乐。直到今天，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聚会地方，那就是学校宿舍的房间。学生们常常聚在一间小房间里举行「吹牛大会」。他们坐在椅子上、床上、窗台上和地板上，抽着香烟和烟斗，聊上数个钟头，或是聚集在一些房间玩牌。

另外一个社交庆祝活动，是聚餐俱乐部。会员们从纽海文一个女房东家吃到另一家，来寻找最好吃的地方。他们在交谈选择功能表之间，渡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鲁本属于「'75 聚餐俱乐部」，他们的座右铭是：「这里最棒」。

宿舍的生活是快乐的，可是也有它的缺点。而宿舍中又以著名的老布里克洛为最典型。它有二个房间——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卧室是狭窄的长方形房间，有一张双层床铺和一个盥洗台，但是却没有水，水必须从一楼的盥洗室提上来，甚至连最好的宿舍，都没有淋浴室留给大学生。想要洗干净一点的学生，必须去上一门教他们如何用海棉和脸盆洗得干净的课。

在体育馆也可以洗澡，但是每洗一次都要收费廿五分钱，还要在淡季运动员不用的时候才可以。另外在神学院还有二个地方可以洗澡，但那是留给神学生的，不过只要不被抓到，他们也可以偷偷溜进去洗，因为神学生并不会常常在那里洗澡！鲁本一直都很爱干净，或许会觉得用海棉洗澡并不痛快，所以尽可能都是去体育馆洗澡，并且由于他顽皮又喜欢冒险，我们也可以猜到，他会在橙拜六晚上，偷偷跑去躲在神学生之中一起洗澡。

为了避免大家认为耶鲁只会追求快乐，我们必须了解耶鲁也非常强调宗教活动。学生常常会参加查经与祷告会，只不过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却是贝泰教堂。每天早上七点是起床的时间，以便让学生在八点十分到教堂祷告。去教堂是强迫性的，并且导师也会坐在较高的位置，以利观察学生是不是

有不当的行为，特别是那些想要在波特校长规定五分钟祷告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偷看的人。违反规定的同学，会被送到训导处训诫，并且扣下一些黑点数。

当鲁本在教堂用口袋里的小刀丢向同学的时候，一定曾经引起极大的骚动。原因是有一个轻佻的同学，嗤笑鲁本作礼拜唱歌时的样子，却没有料到鲁本会有这样鲁莽的脾气，幸好刀子只在皮肤上划下一点点的伤。在当时，这样的行为足以把他开除，可是鲁本却只是仁慈地被扣了一点黑点数，和与往常一样地训诫而已。

鲁本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一直维持着宗教的外貌。他正常地参加主日崇拜，并且煞有其事地每天读经祷告。这些习惯都是他从小就养成的，只不过他却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宗教崇拜，留下任何印象。在这个时候，强烈的属世快乐，完全支配了他的思想与生活。

对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喜好、和我的厌恶来说，我很难相信我知道那些是对的……在那段日子，我恨透圣经。我每天看它，但是它对我来说，却只是一本我所读过最差劲的书。我宁愿读年鉴，也不要读圣经……在较早的几年……我热爱牌桌、戏院、跳舞、赛马、香槟晚宴，却讨厌祷告会和主日崇拜。

但是，鲁本却仍然不断想到神要他成为一个牧师。直到有一天，他上了凯乐斯博士的修辞学，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教授，后来作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校长。在课堂上，从政治到宗教，他和学生自由地讨论着每一件事。有一堂课，他为了举例说明如何列出演讲的大纲，选出一个题目：「成为牧师的呼召」。他所说的每一件事，都让鲁本感到不安。这个深受困扰的学生，拚命想要说服自己并没有受到呼召，但是他发现他不可能忘掉这个想法。

在这样的心境之下，眼看鲁本就要结束大二的生涯。虽然他在大二结束的时候，就已经被推选进入艾帕西龙社团（Delta kappa Epsilon society），那是一个在春天时，传统的栓节仪式，不输大三社团的选举。但是鲁本仍然觉得非常沮丧，因为他并没有能够在追求世界的快乐之中，得到他所期待极大的满足，甚至于连他想要成为律师的雄心，也变得微弱不清，因为他「肉体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了。

有一天半夜，他在睡梦中被一股极大沮丧的感觉侵袭几至窒息而醒过来，生命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在绝望中，他起床走到盥洗台打开柜子，「我要结束这样全然悲惨的日子，刀片在那里呢？」。但是神却紧紧抓住他颤抖与笨拙的手指。就在那时候，他在黑暗中跪在柜子旁边开始祷告：「神，如果你愿意把这么沉重的负担挪走，我就愿意传道。」突然间，立刻就有一股极大的平安临到身上，让他非常安静地睡着了。在耶鲁，「光与真理」是如此完全又出乎意料地临到他。

如同他后来所说：「我一向都可以安稳地睡觉，却从来都不曾想过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从来都不曾想过要跳过月亮一样。」因为一直都没有悔改，所以他以为没有什么人和他的转变有关，但是当他悔改之后，他说：「我母亲在四百廿七哩之外祷告，要我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虽然我可以胜过讲道、辩论、教会和其他东西，但是我却胜不过母亲的祷告。」

他并没有完全改变，顺服地成为一个牧师。可是即使他的生活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他却仍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同学。他们都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他的室友说：「你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你糟蹋了一个很好的生意人，」——他作生意的才能甚至使他可以替他的室友处理私人事务——「却制造了一个差劲的牧师。」他的姊妹反应也不是很好，她觉得他要作一个牧师，实在是「糟蹋了一个很好的舞者，

却制造了一个差劲的牧师」。

他并没有等到大四要结束的时候，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并且加入教会。霍桑所著的《红色书信（Scarlet Letter）》和贺兰的《海湾道（Bay Path）》对他的信仰，都留下极深的印象；不过，却是夕里《戴荆冠的基督画像（Ecce Homo）》令他折服，使他觉得应该公开表明自己是属于教会的。

《戴荆冠的基督画像》并不是一本按照正统信仰所写成的书，但是它却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鲁本。夕里说如果一个人愿意服从神，并且奉献一些东西给祂，那么他在天国里就可以得到一些公民的有效头衔。虽然进入天国是靠着信心，但是它却被解释为得到更好东西的能力。作者还说，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并不需要完全相信基督，而且在基督里面的长进，也是几乎无法察觉的。鲁本很容易就相信了这些话，因此，他起初因为灵命长进缓慢而不肯加入教会的疑惑，终于得到了克服，于是他决定公开承认基督。

当时学校的教堂并没有牧师，于是鲁本去找波特校长，因为他曾经上过他道德哲学与伦理学的课。

「波特校长，我希望加入教会。」

「你已经清楚了吗？」

「是的！」

「好吧！你已经清楚了。」

虽然成为会友是这么轻率，但是这却是他加入学校教堂所需要的全部检测。于是他在贝泰教堂作了公开的信仰告白，而正式加入学校教堂。

在一八七五年的春天，鲁本以「第二争论（Second dispute）」的排名从耶鲁毕业，那是属于八偈荣誉团体之外的第六个排名。只不过现在，鲁本并不打算在下一个秋天，进入法律学院，他准备进入耶鲁神学院。

第三章 荆棘

鲁本在神学院的遭遇，并没有像大家所期待的那么好。当他还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深深地陶醉在哲学的领域之中，并且沈迷在笛卡儿、洛克、斯宾娜莎、斐希特、谢林、叔本华，和康得，特别是黑格尔等人的思想之中。在他不成熟的心灵里，他不明白这些思想和基督教在本质上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但是进了神学院之后，这样的情况有了改变。上他哲学课的学生，说他曾经这样描述：「我跳进了荆棘之中（形而上学的荆棘），并且迷失了视野。」

当他接触到不可知论的文学，特别是著名的季本（Edward Gibbor）时，他第一次深深感受到疑惑之苦。「我的信心变得全然不安，并且怀疑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甚至到底有没有神。我完全落在茫然之中。」

不过慢慢地，鲁本开始不再疑惑。而让鲁本得到释放，主要是来自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宣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鲁本看见属灵知识的关键，可以在意志中发现。只要一个人愿意立志照着神向他显明的旨意去作他就可以知道那个旨意的属灵真理——那就是基督的教训，究竟是出于神，或者只是出于人的教训。

对他来说，这完全符合培根的归纳法，因为他不必未经考察，就要束缚在一定的前提之下，而是

可以在它是真理的时候，才去接受它。因此，鲁本开始热心地查考圣经基督教的证据，并且借着祷告去发现真理。没有多久，他便信服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真伪之辨

在这条从不信到相信的信仰之旅，鲁本曾经从许多著名与博学的神体一位论教派信徒（Unitarian），如陈宁、伯驾、黑耳和克拉克的作品中，得到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在他的想法之中，他觉得他们的教导比他懂得的更加高深。「我看见基督是我的兄弟，一个真正的人，像我一样受到各样的试探。如果祂能够得胜，我也可以像祂的方式一样得胜。」后来，他又进一步地查考，才发现关于基督和祂的工作，在正统教义中包含了神体一位论教导的所有观点，甚至更多，于是他便放弃了神体一位论教派关于基督不完全的教导。

直到他脱离了不可知论之后，鲁本对于一些正统的教义仍然存有疑惑，譬如圣经的无误性和沈沦之人永远的刑罚。事实上，在神学院里他是新神学与破坏性评论者的领袖，在罗伯森史密斯的影响下，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圣经极端批判但没有发表的著作。在神学和基督教拥护方面，虽然他有一些很有影响力，也具有明确正统信仰特征的老师，像李奥那贝肯博士和撒母耳哈里斯博士，可惜他强烈自主的心，并不容易接受别人的话。他对哲学研究的持续兴趣，从他选择神学学士研究超越主义的论文题目上，便可以反映出来。

在神学院里，鲁本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方面，都有很显著的成就，他过目不忘的记性，对他在语言研究上有极大的帮助。有一次班上的希伯来文读书比赛，他读得非常快，甚至连老师都跟不上。不过虽然他在耶鲁得到了希伯来文奖，他主要兴趣却还是希腊文。他在希腊学者路易斯帕卡特博士的指导之下，在这方面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当鲁本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得到纽海文郡西区协会（公理会）的讲道许可。我想，当他的听众发现这个年轻的学者，绞尽脑汁用最基本的证据在证明基督的神性时，一定会有一些不安吧。可是，此时鲁本不再看自己不甚成熟的知识，和长久以来害怕在公开场合说话的个性，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想要成为牧师，就一定要学会讲道。

他的第一次讲道，是在一间小卫理会教堂的祷告会上，当时，他背下讲章，对着群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讲道」。

当聚会开始，我抓住前面长椅的椅背，好让我能够站得起来，同时还继续抓住椅背，免得我会跌倒。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在颤抖中尽可能地把所记得的东西背诵出来，然后便跌回座位之中。

就像许多年轻的牧师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一样，鲁本在聚会结束之后，也觉得非常沮丧，不过却有一件叫他稍感安慰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温柔年长的姊妹来告诉他：「你的讲道让我非常感动，你说话的时候真有感情。」

「感情？！」他感慨地说：「我惟一的感觉，就是怕死了！」

在夏天，鲁本到俄亥俄州不同的地方讲道。当他来到米索不达米亚的小村庄时，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当时那里正在进行戒酒复兴运动，而他被邀请在聚会之中讲道。他非常灰心，不只是因为从来都不曾参加过戒酒聚会，而且还是因为他认为基督徒并不需要完全戒欲。在这么困窘的情况下，他非常苦闷，心里真希望没有来到这里。不过现在，他却觉得有责任去参加聚会。

他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在一天里不停地思考和祷告。结果他作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彻底地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情况愈来愈清楚，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影象我，我应该起来，并且签下誓约。」于是他去参加聚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还没有签署誓约的人都被要求起立，结果鲁本和另外二个人站了起来。「当我看到一个老酒鬼也站起来，我觉得与这种人站在一起，真是非常可怕。但是当我看到也有一个漂亮的小姐站起来，我却觉得和她站在一起真好。」

就在一八七七年的同一个夏天，也正是鲁本毕业的前一年，鲁本的家里发生二件不幸的事情：他的母亲和父亲在三个礼拜中相继过世。他的母亲在七月十五日去世，而父亲在八月三日去世。鲁本非常依赖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因此，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同时失去他们二个人，实在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不过，惟一能够让鲁本感到欣慰的事，就是他的母亲能够在生前，看到她的儿子走上事奉之途。虽然在他转变与蒙召成为牧师之后，她只有活了三年，但或许她已经借着信心，看见神为他预备的佳美之地。

叨雷先生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身亡，也是非常突然，不过却也是由于他在一八七三年经济恐慌中，第二度失去他的财富而面临的经济危机所导致。同时，还由于行政管理部门的腐败与经营不当，破产的原因与一八五七年非常类似——都是因为铁路、工业、和废业上放任的投机与过度扩张而来。东部数百个工业界人士和制造业者，包括叨雷先生在内，都遭受了极大的财务损失。叨雷先生所剩下的东西非常少，而在他死后所遗留的一小部分遗产，也是经营不善。

父亲的去世，让叨雷完全失去经济来源。他从父亲庞大的所得中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只皮火柴盒与二个金袖扣。这和当年比较起来，真是有何等的天壤之别。当年有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兄弟姊妹曾经聚在家里，一起计算他们的财富。快乐的父亲坐在一边，听他们的讨论，也告诉他们他的收入和他所拥有的财富。那天晚上，当他们上床的时候，他们真是觉得自己非常富有。可是叨雷却觉得他非常幸运：「我很高兴我并没有继承财富，那会使我灭亡。」

慕迪的规劝

当波特校长宣布慕迪要来纽海文主领聚会，并且在贝泰教堂讲道的时候，叨雷几乎已经快要结束他最后一年的课业。波特校长告诉学生对慕迪先生要有「非常期待与尊敬」的态度，因为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福音使者」。

几个年轻的神学家，包括鲁本在内，以前曾经听过慕迪所受的教育并不好，于是决定去参加聚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出现，可以给慕迪一些鼓励。但是，究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文学士学位，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神学士学位？他们觉得非常意外，因为这位福音使者丝毫没有受到感动。他粗略地给了鲁本一个劝告：「年轻人，你最好赶快为主工作！」

于是，拾回自己的自负，鲁本和别人一起向他请教如何领人归主。慕迪给了他们一些经文，告诉他们：「现在，就这么去作。」于是，鲁本就「这么去作」。

第一个被他改变的人是史密斯小姐。那是他以前常常在舞厅遇到的一个年轻小姐。自从他在大学改变之后，就没有再看过她，可是现在她却来参加聚会。当他看到她时，他便说服自己：「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去向那位小姐传扬基督呢？」他想：「如果没有，就表示我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来传扬基督」于是他走近那位小姐。「史密斯小姐，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希望你也能接受祂。」

鲁本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如此艰难的战斗，因为她提出各种基于属世立场的借口和辩解，而他则是竭尽所能地去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经过整整二个钟头的缠斗之后，她终于和鲁本一起跪下来，接受基督作为她个人的救主。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定，正如她后来对鲁本说：「我想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拯救那个我以前认识的你，祂就能够拯救任何人。」

这是他事奉生涯的「第一个果子」。对他来说，这比他自己的改变具有更强烈的果效。

那一天下午当我从普莱斯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在阳光中，好像有一道比我平常所曾见过更美好的光芒照耀着；又仿佛绿草、花朵和树木也变得更加美丽，似乎这个旧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变了。

后来在春天他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对教会的牧会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看法。这个年轻的毕业生在俄亥俄州纳尔森的公理教会，开始了他的牧会工作。

第二部

容器的塑造

(1878 ~1889)

第四章 少数的邀请

「我们牧师已经辞职了，所以我们希望邀请你成为我们的牧师。」这是靠近盖兹威尔一间公理教会的委员会，对这位年轻的神学院毕业生所发出的邀请。在确定这个邀请是全体会友一致通过之后，鲁本接受并且在十一月九日开始履行他在新教区的职务。

在他抵达当地之后，他开始懊悔，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的邀请——是他的错误！因为真实的情况显示，会众与前任牧师之间有争执，虽然大部分的会友都想要留住牧师，但是一小部分的会友，因为较有势力，所以便成功地解雇了这位牧师，并且邀请了鲁本。主要支持鲁本的人，是社区中脾气最坏的家伙，而且他还不是浪得虚名，因为过了不久，他又想要和前任牧师起争执。结果后来，他不但成为鲁本一个真正的朋友，还是惟一捐赠遗产给鲁本的人。

因为鲁本只有得到初步的允许，所以由公理会地区牧师组成的圣职任命委员会，大约过了一个月便举行会议。结果委员会全体一致支持他通过测验，并且也正式授予他成为公理会牧师。无疑地，在他关于基督神的测验中，他有很好的表现。为了明白神要他作什么，他决定每个礼拜之中，有五个早上完全用来查考圣经。

盖兹威尔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座落在俄亥俄州北部的绿色山丘上，社区共有九百六十九个居民。不过，这里却不是优秀的神学院毕业生，最能努力发挥的地方。他觉得它「只是一个座落在最没有希望与最顽固的教区内的一间教堂。」这里以二间生意兴隆的酒吧自夸，并且充满了不信和不义。同时，卫理会、浸信会和公理会三间教会的信徒，也常常卷进是非之中。鲁本的教会大概有五十个会友，而其中大部分却都只是有名无实的信徒。

在此，鲁本遇到了最初的一个惊奇。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在群众之中看到卡拉贝儿史密斯时，这位新牧师会有何等的惊讶。她就是在一年多前的戒酒聚会中，遇到的那个「漂亮的小姐」，他们彼此对方都有印象。当卡拉知道有一位新的公理会牧师时，卡拉曾经说过：「我希望他就是我在米索不达米

亚遇到的那个年轻人。」结果当她发现果然是他的时候，她会是何等的高兴与惊讶呢！

卡拉是俄林史密斯的女儿，他是一个船长，并且在大湖的船公司拥有部分股权。她的少女时期十分悲伤，并且也过着十分孤独的生活。她的母亲在久病之后去世，而父亲因为在大湖工作的关系，常常会有很长的时间不在家。卡拉曾经进入离盖镇不远的海林学院读书，可是并没有毕业。离开学校之后，她和亲戚住在盖镇，并且靠缝纫维生。她的信仰背景受母亲的影响，可以回溯到法国预格诺教徒（Huguenot）被迫害时期，她的祖先逃跑到威尔斯。她属于主教派教会，可是却常常到盖兹威尔的公理会教堂聚会。

与卡拉订情

卡拉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女孩，她有着深褐色波动的秀发与棕色的眼睛。整齐而干净的外表，给人一种高贵、有教养的印象，既端庄、安静，又性情温和。卡拉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而是一个很重视实际的女孩。关于后面这几点，她和鲁本非常相像，而他身上，她很快就学会了很多东西。

卡拉向这位年轻的牧师，询问了许多关于她私人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他们彼此吸引对方，于是成熟的友谊发展成为美好的爱情。有一天，他来到她家，鲁本说：「卡拉，我想我们可以订婚了。」结果她同意了，不久之后他们便订婚了。

对鲁本来说，这个决定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他非常喜欢卡拉，可是他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该向她求婚。只不过该作决定的时候，终于还是来了。他找到城外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思考并且祷告：「主啊，除非我能够清楚明白祢的旨意，不然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差不多只有一会儿，他就清楚知道她是神为他选择的。他从来没有懊悔，也没有怀疑这个决定，而且常常用热情的语气，说卡拉是他得到的最好奖赏。

知道这位理性与饱学的叨雷，是如何向他的妻子求婚，一定十分有趣。他是一个温柔而保守的情人，因此在他的爱情故事之中，他的大脑与他的感情，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可以知道一些细节，一定可以找到像史普吉安和慕迪的恋爱史同样有趣的事情。这一对年轻人在一八七九年十月廿二日结婚——这是他到盖兹威尔之后的一年左右。当时鲁本廿三岁，而他的妻子廿岁。教会记录中，描述这场婚礼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婚姻」。会众与牧师都一同陶醉在欢乐之中。而卡拉在六个月前，已经加入这间教会成为会友。

小鲁本叨雷博士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曾经稍微提到这一对年轻夫妇的早期家庭生活。

虽然是一个年轻而完全献身的丈夫，他仍然坦率地计算，如果要完全按照神为他安排的方式去作，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与他年轻的妻子都认为他必须把他的工作与研究放在首位：家务之需只能放在第二位，同时家居生活的社交娱乐，也必须严格地管制。由于奉献在研究中的时间很多，让他们在早年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留给家庭。

因为鲁本要利用额外的时间教德文和地质学，以贴补家用，所以年轻的妻子，常常要一个人渡过许多孤单的日子。她常常会拿着缝纫的篮子，轻轻地溜进书房，忠实而安静地在一旁工作，就只为了能够靠近她所爱慕的丈夫。

虽然鲁本把自己奉献给了工作，但是他仍然有不足的地方。正如同他在后来几年所说的：「我已经拥有二个学位，但是对了解神的真理而言，我不知道在教会工作的人之中，有谁知道的会比我少。」鲁

本不仅不了解地区教会牧师职务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对基督教教义之外的非正统观点，也不甚了解。他教导圣经的错误和普救论（universalism）——虽然这些东西和公理会制度的教义相互矛盾。

理论性的讲坛

同时，他对基督再来的态度，也不甚正确。差不多就在他到达盖兹威尔的时候，纽约正在举办第一届美洲前千禧年会议。这个题目引起大家高度的兴趣，纽约论坛并且详细地刊载了全部演讲内容。鲁本教区的诗班指挥，是地区报纸的编辑，因此他对这次会议非常感兴趣。于是，他来找这位新任牧师，并且问他：「你可不可以说些关于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鲁本努力想要逃避这个问题，于是告诉自己：「如果你听我说关于基督第二次再来这种空幻不切实际的事情，你会变得更古怪。」

另外，他大部分的讲道也偏重理论，并且，他对公开的说话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通常他要把他的讲章一字不漏地写出来，然后背下来，不过，要把它们说出来，实在是非常痛苦。每当他说完讲章，他便疲倦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然后如释重担地告诉自己：「总算又过了一个礼拜。」只是，他又会常常想到不久之后又是一个礼拜，而他仍然要讲道。「一个礼拜讲三堂，简直是在自杀。」——礼拜天下午，他也在纳尔森社区讲道。

他在讲台上的礼仪也很不好，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有拧自己外套纽扣的坏习惯。卡拉每次看到这样，都会想：「如果有人把钮扣拿掉，不晓得会怎样？」

可是如果不看这些缺点，他的一个会友就曾经说过：「经由他的努力，礼拜天崇拜的人数不但增加，而且在教会所有的事工上，都有了新的热忱。」由于受到福音传道家芬尼的影象，他让他的听众感受到应该关心福音牧者的需要。后来，他曾经这么记着：「在牧会之前，我已经读过芬尼先生的传记，和他写的书《复兴讲坛》，因此我知道教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复兴的，而我，正朝这个目标努力。」

复兴的异象

芬尼在福音工作上，蒙受神如此明显的祝福。可是如果说一个人只有看了他的二本书，却没有领受其中复兴的灵，情况还是会非常困难。在为「期待复兴」这一章作结论的时候，芬尼说：

实际上，不管什么时候需要复兴，我们都应该期待。如果我们需要复兴，复兴就是我们的任务。又如果这是一种任务，那是一种可以达成的任务，所以我们更应该让自己复兴，依靠基督与我们同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让我们得人如得鱼的应许，我们应当带着期待成功的自信，竭力去奋兴基督徒，改变罪人。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教会都需要复兴。复兴应该被期待，也可以被期待，并且让罪人归向基督。

芬尼的逻辑吸引了叨雷，毫无疑问地，社区需要复兴。如果需要复兴，复兴便是可以期待的。又如果那是一种任务，也是可以达成的任务。因此，他的决定是：「我们应该复兴。」

于是，他竭尽所能地热心传道，可是开始的时候，似乎进步很慢，然后，在他到达之后大约一年，有二个重大的决定。首先，有一个曾经堕落，但是已经改邪归正的老妇人，开始为了村里的复兴祷告。结果她在里面得到神的应许，知道神已经垂听了她的祷告。后来，这个妇人搬到加州，但是她仍然坚信神会赐下复兴。由于感到神要在他们当中开始工作，所以鲁本决定采取二个重要步骤。

由于他曾经和慕迪在纽海文和克里夫兰（他在一八七八年的末期，参加了这些聚会）的咨询室工作，所以他按照慕迪的先例，开始训练他的会友。因此，这位年轻的牧师对吃惊的会众宣布，在接下

来的三个礼拜，要举办个人布道训练课程，每个礼拜有六个晚上，鲁本对那些来参加的人，强迫地灌输了他们一些有效个人工作的要点。

他的第三个步骤，也是比较冒险。因为他想要联络城里的卫理会和浸信会教会，希望可以举办联合聚会。不过情况却很困难，因为牧师之间所提出的条件，彼此都不能接受，所以鲁本就笃定地说：「诸位先生，我不在乎任何条件，你们可以占有全部讲道，也可以作任何你们能作的事，只要让我们一起联合聚会，求神祝福这个城。」经过不断的变更之后，大家最后终于决定要在卫理会的教堂聚会，而由浸信会牧师的儿子讲道。同时，牧师们也根据鲁本的话，采纳了他的条件——但他的教会却被遗漏了。

在他的会友方面也有很多问题。他们不同意联合聚会，因为他们的座位不很适当且又固定不变。在会友里面，有一个年龄大得足以作他父亲，也是一个最好的会友，在会议决定之后的第二天在街上遇到他，结果他就像三月的野兔一样疯狂地对鲁本说道：「看吧，在你参加为联合聚会作决定之前，应该先问问我们的意思。我们了解他们，可是你却不了解。我们曾经想过要联合聚会，但是每一次都失败。」

鲁本回答：「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事，不要不听话，去尽力作好你自己的事。」

「我不会不听话，只是你应该先问问我们。」

「如果我问你们，我们就不可能会有联合聚会。」

复兴之后的二个礼拜。这个人又来找鲁本，笑嘻嘻地对他说：「你是对的，我错了。如果你来问我们，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复兴。」

教会不断增长

联合聚会持续了九个礼拜，可是不管对这些教会或社区来说，这次聚会的冲击让他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复兴的灵直到鲁本离开盖兹威尔为止，都没有中断。

在社区里面，复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象，福音的灵超越了不同的教派，让各个教会联合在一起。由于他们一起努力的结果，城里的地方选择权始终都能牢固地维护着，直到第十八条修正案废除为止（注1）。

聚会最大的成果，是在这个小社区里面，明显地有许多人得到改变或是改邪归正，也有一些人离开了不信不义。结果，有一些人请来一些不信神的讲师，想要阻止复兴。在鲁本自己的教会，有很多人不断地加入成为会友，光是一八八〇年三月七日一个礼拜天，就增加了廿一个会友。对一个小社区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寻常的数目。在一八八一年年度报告的教会会议记录中，共有卅三个人加入教会——其中有廿三个人是借着信仰告白，而另外十个人则是透过信函。会友的增加，对这间老教堂来说，便有了空间上的问题，于是就在同年，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教会扩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新「会友」诞生，那就是鲁本和卡拉的第一个小孩艾迪斯凯儿，她在同一年的十一月八日出生。

鲁本在处理决志告白加入教会的人时都非常小心。他会非常深入地去了解每一个人，以确信他相信基督，然后，他会在信心上稳固地栽培他们。因此有一些会友，常会有些惊讶，发现在这些人受洗之后，他们的改变居然这么快速。

有一个会友说他是「充满活力、心智锐利……一个祷告、信心和行动的人。」当鲁本愈加进入圣经的应许和祷告的真义之后，他就开始经历一些奇妙的回应。

曾经有一个最特别的祷告，是关于神垂听了一个重病者的祷告。在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牙医，患了伤寒病得非常严重，鲁本去看他。当他到达的时候，病人已经失去意识。医生告诉牧师，病人已经不可能复原。可是鲁本坐在他的身边，突然有一个感动临到他，要他跪下来为这个年轻人的复原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有一种极大的确信进入他的内心，告诉他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于是他就站起来，告诉医生：「他会好的。」

这个医生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一边笑一边说：「叨雷先生，从你的观点看来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不可能会好起来，关键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而他病入膏肓，必死无疑。」

鲁本回答他：「医生，从你的观点看来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这个人不会死，他这个时候不会死：他会好的。」后来他回家不久，有人告诉他这个病人目前已经进入伤寒临死以前的征兆。鲁本充满信心地回答他：「他不会死，他现在不会死，他会好的。」结果出乎医生及众人的意料之外，这个人果然又活了过来，并且还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正常生活。

顺服圣灵的带领

作为一个「信心」和「行动」的人，他与盖镇的二种罪恶，有过一些有趣的争战——就是酗酒和不信神。

有一天早上，当他在书房准备下一个礼拜天的讲章时，好像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去，到汤普生与荷顿酒店，在那里传道。」「不，」他想：「那不是我在耶鲁拿到二个学位想做的事情，去公共场合并且在那里传道。我受训练是为了能够按照最好的讲道法去准备讲章，然后用最好的演讲法在我的控制之下讲出来。」但是这个声音却持续不断「去！到汤普生与荷顿酒店传道。」在确信这真是出自神的带领之后，他终于急急忙忙从书桌站了起来，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向酒店——也是急急忙忙地走，免得失去勇气。

到达之后，他推开大门并且开始说话：「诸位先生，请放下手上的牌，我来和你们一起祷告。」由于他意外的出现，惊讶的顾客们放下他们手上的牌，表现出轻微的恐惧及压抑，但是他们还没有像鲁本那样害怕。这个年轻的牧师跪下来祷告，又对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很快地离开了。任谁都可以想到这件事情，在酒店的顾客之间，引起了一阵议论。

几天之后，有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产生了。当时他偶然遇到另外一家酒店的老板，那是一个邪恶而危险的家伙。这个老板靠在酒店前面的梁柱上，当鲁本走过来的时候，他怒目地看着他，然后，用粗暴的声音批评道：「嘿！我听说几天前你跑到汤普生与荷顿酒店，在那里跟群众一起祷告。」

「是的，没有错。」鲁本回答。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的酒店不够好。」他粗气地问。

于是鲁本毫不犹豫，迅速地走进这个人的酒店，作了同样的祷告。

与无神论者交战

鲁本也常常和这个城里不信的人作战。常常当不信神的讲师来到这个社区，他都会去听他们的演讲。他的目的，是要让城里的人知道他非常了解这些无神信仰的教导内容，他们那些破坏性的论点，并不能困扰一个通过怀疑之火考验的人。鲁本也常常和社区里面没有信仰的人建立友谊，但是他惟一的目的，不过是要带领他们归向基督。

后来，有一件比不信神这个问题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城里复兴工作的开展，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便计划进行一场反攻战争，所以他们就邀请著名的印格索的一个学生来演讲。城里有很多人包括鲁本在内，都去听他演讲。结果鲁本非常高兴，因为他的演讲对听众而言，反而造成了反效果——于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因此立誓绝对不再受无神论者的左右。事实上，几天之后，鲁本遇到这个人并且告诉他，他的演讲为社区带来了许多好处：「当他们听了你在台上漫无目标的胡扯之后，这个城里已经不再需要去反驳无神论了。」

有一个少妇立刻就加入这个年轻牧师的教会，立誓她永远都不会再受无神论的愚弄，结果她成为会友中一个很好的信徒。

对鲁本来说，他和不可知论之间的战争已经过了一回合，但是他对一些正统教义，仍然存有一些疑惑，因此，他感到有作进一步研究之需要。

注 1：一家老戏院前面的牌子上，记载在一八八六年代时，酒店从盖兹威尔消失了。

第五章 神的声音

「鲁本，为什么你不辞掉你的牧会工作，到德国去作研究呢？你懂德文，而且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学者也在那里。」这是霍华贝尔对他说的话。他是鲁本在耶鲁的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并且和鲁本一起拿到文学学位。

「我很想如此，霍华，但是我现在要担负家庭的责任，而且不知道那样的花费是不是很高？」（他的年薪只有六百五十美元，而且「这已经是最高的薪水。」）「不要担心花费，我可以替你付这笔钱。」但是鲁本并不赞成接受资助，他立刻回答：「不，我不能让你这么作，霍华。」「好吧，那么就算是借给你，你可以无限期地偿还。」

在他不停的鼓吹之下，鲁本终于接受了这笔钱，不过他惟一的条件，却是让霍华作为他保险的受益人。于是，他辞掉盖兹威尔的牧会工作，婉拒了全体一致——这一次真的是全体一致，通过留任他为牧师，而允许他离开一年。可是鲁本并不打算让自己在这个教会留有一分责任，因为在他回来之后，神或者会有别的带领。他辞职的理由是「为了身体健康与作进一步的研究」（注 1）。于是，鲁本在一八八二年的秋天，带着他的太太和小女儿，坐船前往德国。

全新的旅程

德国——这个宗教改革的地方。这个国家在宗教改革的觉醒之后，经历了许多年战争与内部斗争的折磨，就在鲁本到达之前的前十年，才刚刚结合并且安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铁相」俾士麦是德国的设计师，在当时仍然是德国的重要人物。就教育和学问而言，德国的大学在全世界都享有极大的盛名。鲁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分别在二所路德会大学，莱比锡和艾兰郡作研究。

源自十六世纪窄而弯曲的街道，和高倾度的房屋，构成了这个奇特与美丽的莱比锡市。它有严峻的传统，并且以作曲家华格纳和哲学家莱布尼兹为荣，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这个城市。巴哈和孟德尔颂也曾经在这里从事音乐工作，而路德则曾经在这个城市辩论过。以大学而言，哲学家斐希特、谢林与哲学家兼诗人歌德，都是这里比较有名的校友，而歌德也曾经把这个伟大的大学，称之为「小巴黎」。

鲁本对圣经研究、教义神学和基督教证据最感兴趣。在莱比锡，他在德里兹、路他德和迦尼斯的

指导之下，从事研究工作。不过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和前面二个人一起工作。他们的研究范围非常吸引他。德里兹是德国旧约批判和希伯来文的首席权威，也是著名《凯尔与德里兹旧约注解》的作者之一。路他德是教义方面的著名权威人士，而迦尼斯的专长则是教会历史。

他们三个人是艾兰郡神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目的都在将路德会信仰告白和新的学问组织在一起——用新的方法来教导旧有的真理。圣史（holy history）中对于整个宇宙管理原则的一个重要观念，认为启示是以神的作为作中心，而圣经正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纪录。

和其他优秀的美国学生在一起，不论是在教室，或是在私人会议中，鲁本从德里兹教授的课程里，都有特别的收获。这位旧约学者对鲁本非常关心，当他知道他的学生要去艾兰郡，就对他说：「你会需要推荐信的。」于是这位可敬的教授就在含泪中送走了鲁本。

在接下来新的一年，鲁本来到艾兰郡。这是一个绿色而充满树木的村庄，它非常整齐与干净——甚至街道上连松树的针叶都打扫干净。不论是城里或是大学里，这里都没有像莱比锡具有那么多丰富的传统和历史，可是它却有一些当代最卓越的思想家在那里教书，此外，在最好的教育设施上，它还有许多丰富的捐助。德里兹教授的推荐信，比鲁本原先想象的更有用。法兰克教授是大学的院长，也是第一个收到推荐信的人，因此和鲁本、卡拉有了很好的私人友谊。他让这位年轻的学生，在他私人的指导之下从事研究工作，并且允许他自由使用他的图书馆。这对鲁本来说，真有莫大的帮助。

在当时，法兰克教授是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艾兰郡神学院里最早的神学家。他在重生的经历上，建立起确信基督教的所有重要真理。鲁本已经读过他一本著名的书《确信基督教的方法》，并且和他一起热心地参与他的研究工作。另外，查恩是新约方面最优秀的权威，是三册《新约介绍》巨著的作者，他也是鲁本的老师。

对年轻的鲁本来说，能够和当代最优秀的神学思想家相互切磋，实在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不过这样一来，却也突显了他自己神学观点的窘态。对于圣史批判和经历的观点正确吗？神的启示中心就是神在历史的作为吗？属灵真理必须由基督徒经历中证实吗？或者神在圣经中启示的中心，是绝对正确而没有错误的呢？

单凭信心

有一天，鲁本从教室回家的时候，觉得他自己的思想混乱极了。他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面，把脑袋埋在手裡，好像就要爆炸一样。当他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听到有声音对他说：「鲁本，我知道一些事情，是你所不知道的。」

从那时候起，鲁本决定要靠信心来接受这些假设——在当时，这些都只是假设——圣经是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于是，不管在实际上或在思想上，鲁本决定「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祂带领我，我都要跟随圣经。」慢慢却是非常肯定地，他从批判而接近圣经，并且是靠着「旧有的方法」接受了「旧有的真理」。

一年的海外经验，对鲁本来说，比起教育方面，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丰富的收获。他去看过历史遗迹、洞穴、艺术陈列馆、博物馆，和其他有趣的地方。他看事物，常常会留下许多意义深远的印象。有一次，他惯例去参观一个古代德国城堡的遗迹。虽然他努力想要想象他们当时的繁荣，但是他的思潮却因为看到一群覆有泥泞的蜗牛，缓缓爬过崩毁的遗迹而中断。这件事情是如此强烈地让他感受到

属荣华的短暂，也帮助他用心在属灵的事上。

另外有一件事，是他在慕尼克的艺术陈列馆，被一幅画深深地吸引。这幅画描述一个接近中布满凶恶乌云的风暴，和一棵在狂风中弯折的树，惊吓的人们和动物四下逃窜，寻求躲避处所。对他来说，这正是一个完美的写照，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躲避的处所。后来，他在一次讲道中，便引用了这幅画中的景象。

在德国，鲁本也很喜欢在寒冷晴朗的夜里溜冰，或是到山里徒步旅行。有一回他在长途登山健行中，遇到一次非常严苛的考验。他和一个很爱喝啤酒的大学同学，在一个非常暖和的日子里，结伴攀登一座高山的顶峰。在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他发现他很狼狈，因为除了啤酒之外，他们没有可饮用的水。虽然他非常渴，但是他并没有妥协。在回途中，他宁愿喝可能有毒的泉水，也没有放弃他的信念。（注2）

他在德国过得非常愉快，卡拉不但照顾他们在德国村庄的家，并且也给他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才使他能够过得很愉快。鲁本原来希望能在德国多留一年，但是由于经费的顾虑，加上卡拉又怀了第二胎，使他无法再留在德国。于是他便决定返回美国，然而不久，他却又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

注1：盖兹威会议记录第四页。这里提到「身体健康」是很有趣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仍然觉得从事牧会工作是在自杀？还是因为他在辞职的那个月——八月时，仍然患有花粉症？

注2：「The Southern Cross」（一九〇二年九月十日）第七五页。他并不觉得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喝啤酒，对他会造成任何伤害，这么作纯粹是为了见证的缘故。

第六章 善意的解释

当鲁本从德国回来之后，他面对一个决定，必须从二个地方选择其中之一服事。一个在明尼波里斯，那是一个正在奋斗，还没有组织的基督徒团体。而另一个在布鲁克林，是一个繁荣而建设完备的教会。对这位博学而有教养的年轻牧师而言，后者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地方。那是东部一间颇有规模的教会，又能提供优厚的待遇，加上布鲁克林也是他最早的故乡。他在那里差不多过了八个年头的童年生活，而他的二个姊妹和一个哥哥也住在那里。可是，布鲁克林除了这些好处之外，他觉得自己对神怀着疑惑的地方，有作善意解释的责任，因此他选择去明尼波里斯作开垦的工作（注1）。

明尼波里斯位在近州界的西北边，与密西西比河相邻，是一个条件恶劣的城镇。就在鲁本去那里之前不到廿年，它才合并为城市。那里的冬天不但很长又非常寒冷，所以东部人常常把那里比喻成另一个西伯利亚，不适合人类居住。可是，那里却也是一个活泼而富有进取心的社区，在城里，甚至到了零下四十度，仍然充满雪车的铃钟声。到了夏天，那里是一个景色悠美的地方，也是一些富有的南方人的避暑胜地。「水都」（就是指明尼波里斯）有美丽的瀑布和廿二个天然湖泊，全部都位元在城里。

鲁本和卡拉在夏天来到明尼波里斯，过得非常快乐。他们有许多欢乐时光，一起在明尼多卡湖划船和游泳、驾车穿过风景秀丽的乡间，或是和他们的小孩在一起野餐嬉闹（注2）。在冬天，鲁本还是很喜欢溜冰，可是对卡拉和小孩来说，这个运动就比较吃力。虽然他新的牧会工作必须占据他许多时间，但是鲁本仍然严格地遵守留给家庭的时间。

迈向新的事奉

有一小群共计十一个人所辛苦建立的教会，是公理会会友的一个家庭传道计画，通常都在郊外聚会。为了了解日后的发展，他们曾经在当地作过户口调查。可是不幸地，这件工作作得并不好，至于提供给鲁本的名单经过查证，更几乎毫无价值可言。同时，当初他们为了努力吸引一个牧师，以致在「户口调查」的名单上，他们甚至从信箱及住址簿中，抄下许多有名望的名字给他。等到鲁本知道这个欺骗的诡计之后，他实在非常困窘。

等到他开始一一拜访这些人的时候，其结果是可以预知的。这些傲慢的明尼苏达人，常常会把大门砰然关上，甚至打在他的脸上。在这种烦恼与愤慨的心情之下，鲁本真想停止拜访的工作。他想，他不也是优秀叨雷家族中的一员吗？难道他的血统会比不上明尼苏达人吗？可是，他却又想到：「难道基督的家不比他更好吗？但是人们是怎么对待祂的？祂被人蔑视和拒绝。」于是，他又平静了下来，不管别人的拒绝，仍然继续探访。有一个人曾经把大门砰然关在他的脸上，鲁本决定要为基督得到他，结果他整整花了三年才成功，一旦他成功之后，这个人即成为教会里最热心的会友。

从另一方面来说，鲁本发现这些明尼苏达人大都非常好客，又非常注重公众利益。明尼波里斯的伐木工人，便是州里最初医院收容计画中的一个部分。这种社会关怀事业，让鲁本也参与了地区慈善工作，同时，公理会联合会也希望让他协助地区与州里的教派工作，因为他们觉得一个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一定可以处理任何事情。结果，鲁本一共加入了七个组织——慈善联谊会、报童之家、州联谊会财务与出版委员会、公理会俱乐部，和另外三个组织。这些组织占用了他很多的时间和责任，使他无法更直接地从事属灵工作，可是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些事情，是不是属于他呼召的一部分。他对着主，自言自语地问道：「我呼召你作什么？」「祢呼召我出来传道。」「那么你现在在作什么？」

那时候，他从书桌上看到放了七个组织资料的公文架，便立刻写了七封辞呈。他决定：「我要作神呼召我去作的事情。」从此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中心目标，放在教导与传扬神的话语之上。

绝不退缩

由于鲁本在牧会工作上的奉献，加上他有很重的责任感，常常有助于他胜过一些很不适合传道的环境。有一次在明尼苏达的西北方，他要对一小群人讲道，正好有一场大风雪来袭，连街上都很难行走。结果共有十一个人参加聚会——九个基督徒和二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来参加聚会，所以鲁本就把他最好的都给他们，后来那二个人都信主了。还有一次，他在暴风雨中走了三哩路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只有一个堕落的管理员在那里。撒但对他说：「不要聚会了，除了你和管理员之外，没有人在这里。」可是他并没有退缩，仍然照常聚会，结果那个管理员后来便重新加入教会。

鲁本在福音事工上的进取心，曾经因为看到三个非常刚硬的人改变，而得到很大的激励。第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刚硬的职业女杀手，当她听过鲁本的讲道之后，她向撒但祷告，求它不要让她悔改。第二个人是一个酗酒的鞋商，在一次酗酒之后，他曾经企图谋杀自己的妻子。在经过这次事件以后，他变得更加自暴自弃。第三个人是某个大学里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曾经五度自杀。「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我所见过最没有希望的人。于是有一天，我告诉我在天上的父亲，如果祂愿意把这三个人赐给我，那么在我这一辈子中，我都不会再对任何人感到绝望。」他们的改变给了鲁本无

法抹灭的信心，去面对最没有希望的情况。有一个他最大的考验，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酒鬼，鲁本对他说：「我要看到这个人得救，不管要我付出多少时间、金钱或耐心。」后来，这个人作了告白，来住在他家，他也是所有醉汉之中卡拉最喜欢的人。不久，鲁本就注意到他热望喝酒的「改变」，于是，鲁本夹带着一股不愉快与战斗的情绪，迅速来到他的房间，刚好知道他正要出去，以及出去之后的结果，鲁本便扑身过去。在一小段时间的拳打脚踢之后，牧师占了上风，显然鲁本的强壮在履行这次「牧师职务」中，让他占了不少好处。结果这个人便安安稳稳地留了下来，直到恢复知觉为止。

这类事情经年累月地发生，鲁本偶而也会对他失去希望，可是最后过了许多年，这个人终于出现在芝加哥鲁本的一次聚会中。虽然聚会已经开始，叨雷仍然立刻走下台，热切地向他致意。因着这样不断的关心和友善，这个人留到聚会结束，并且真正地得到改变。

弟弟的悔改

在他拯救灵魂的经历之中，有一个最为特别，就是他的弟弟斯威福特。斯威福特当时已经和一个热心的罗马天主教家庭结婚。他们想要让他和他新教徒的父母分开。而叨雷则已经为他的弟弟祷告了许多年，可惜却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改变。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之后不久便去世了，而他惟一的小孩莫里还很小，他就又患了类似的结核病。

鲁本知道他的病况危急，急忙赶到布鲁克林，守在他的病床旁边，鼓励他接受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起初，斯威福特伸出手却又缩了回去，转身面向墙壁，他的惟一答复是：「走开，亚基，我不想听。」鲁本觉得很难过也很困惑，他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祷告，而他的祷告更是充满许多诉苦，难道他为弟弟的祷告还不够热切吗？难道使徒行传十六章卅一节家人得救的应许，对他不管用吗？不然他怎么能够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还没有得救呢？

不久有人来敲门，原来是护士过来通知他，他的弟弟希望见他，于是他便赶紧过去。他的弟弟伸出手来，说：「亚基，我已经不久于世，请为我祷告，可以认识你的基督。」鲁本就在那里带领他接受基督。斯威福特还希望他能够收留他的女儿莫里，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地抚养她，鲁本也答应了（注3）。

和开门教会在一起三年之后，他与十三个创始会员在明尼波里斯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公理会）人民教会。同时，他还成为（公理会）市传道协会的监督。叨雷是一个勤奋而充满活力的工人，所以他的工作也随着这二件职务而显著地增加。在三年之中，他每个礼拜有六个晚上，在教导和传扬圣经，并且常常要到晚上十二点才能回家——不过他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自杀。至于礼拜天一天都在举行崇拜——到了夏令时间，往往每天有十个小时。这间小教会的大部分崇拜，都是在戏院、厅院或其他公众常去的场合举行。而他的教会在会友的改变和增加上，在明尼苏达都是居于主导地位。

另外，有一些职务也开始占据他的时间。他开始在礼拜六下午，在公开厅院教导联合主日学课程，有四到五百个基督徒工人常常聚集在大礼堂上。可是因为鲁本教得非常好，所以直到他离开明尼波里斯为止，都是由他上课。

由于他在个人福音事工上的杰出表现，使他有机会参加了首次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基督徒工人联盟的聚会。同时，还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被选为这个联盟的主席，那是一个可以让他完全推动这个组织活力的职位。

不看他在这些牧会工作上的成就，从教义和实际的情况上来看，他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神

不过才刚刚开始塑造祂的容器而已。

注 1：在随后几年，每当他的学生在「大」「小」呼各之间举棋不定，叨雷总建议他们对神有疑惑的地方，应该作善意的解释。

注 2：在他们到达明尼波里斯还不满一年叨雷的家里又多了一个女儿叫布兰屈。而他们惟一的儿子小鲁本亚基，是在三年半之后出生。接着是伊利莎白，那是用叨雷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她是鲁本留在明尼波里斯牧会的最后一年出生。

注 3：小叨雷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私人信件提到此事。可惜当时没有人能够证明斯威福特叨雷将莫里交给鲁本，所以他不能带她走，因此叨雷始终感到很遗憾。不过虽然她的外祖母尽力不让她知道鲁本家里的事，到了后来，她还是和他们有联系，并且也成为基督徒。

第七章 岔路

「我至少有过五十次面对岔路的经验。每一次，我的理性和常识都和圣经相左，但结果圣经都对了，而我的理智全都错了。」所以鲁本在以后的几年，把关于他对圣经的经历写了出来。如同他在明尼波里斯充满活力的牧会工作一样，鲁本对圣经的研究也有同样强烈的热爱。然而就在这样查考圣经当中，他遇到了许多「岔口」。

其中之一，就是基督的二次再临。有时候，他认为那些传扬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人，不但不切实际又非常古怪。当他还在德国，法兰克曾经向他推荐马德森主教写的书《教义》。马德森属于前千禧年派。在仔细地看完这本书之后，鲁本在知性上接纳了这个论点的基本真理。后来，等他到明尼波里斯，他又亲眼看到前千禧年派与后千禧年派之间的辩论，结果前者获胜。因此，鲁本对这个教义的圣经根据留下了极大的印象。不过对于它实际的真实性，他仍然感到困惑。同时，由于他对表征论和预示论根深蒂固的偏见，他甚至曾经说过：「我真希望圣经里面没有启示录。」

也就在他参加国际基督徒工人联盟聚会的时候，有一位代表给他一本强调第二次再来属灵重要性的小册子。「它改变了我对生命的整个想法，打破了世界的权势与胜过我的野心，又让我的生命充满了灿烂的喜乐，即使是在最沮丧的环境之下。」它不再仅仅是藏在心里的教条，而是已经成为「有福的盼望」。于是，他开始在每一封寄给那些为去世的基督徒而悲伤的信里，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十八节。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是关于他对洗礼的看法。从研究圣经发现浸礼是基督与使徒施洗的方式之后，他和他的妻子便重新接受浸礼，虽然他们二个人在小时候，都已经受过点水礼。不过虽然如此，鲁本并不相信受浸洗礼对教派来说真是那么重要。有一次有人问他：「你相信信徒洗礼吗？」他回答他：「我相信，但是我对它并没有偏好。」鲁本只不过单纯想要照着圣经中洗礼的方式去作，并没有打算规定其他人都要如此。

属天的医治

第三件事，是关于借着祷告让病得医治的问题。鲁本第一次在祷告中相信病得医治的经历，在前面盖兹威尔的事件中已经提过：不过，直等到他到了明尼波里斯，他才开始认真地去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多关于身体得到医治的经文，鲁本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对雅各书五章十四、十五节的印象

最深。叨雷相信这一节经文说出了对于严重疾病得到属天医治的方式。

在随后几年，由于他对这些经文的信念，他不但教导这些经文正的一面，他也教导它们反的一面。他要在安静和宁静的家里，「请教会的长老来 | 他们可以……为他禱告」；出于（圣灵所赐）信心的「禱告」 | 可以「救那病人」，而不是让肉体受到强烈的激动，那只会暂时刺激他因为过分的反应而得到短暂的活力。这种活力常常会离开这个宗教庸医的可怜受害者，让他病得比以前更严重。结果，他不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就是被送进坟墓（注 1）。

虽然鲁本不反对药物治疗，而且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找家庭医师，但是他仍然习惯为家里生病的人禱告，并且家里在有人生病的时候，也开始依赖他信心的禱告。有一次，他离开家去参加一个聚会，他的女儿布兰屈突然生了重病。那天晚上卡拉在照顾她。在痛苦中，布兰屈说她真希望她的父亲可以在那里为她禱告。说完这些话之后不久，她便觉得如释重担，很安静地睡着了。过了不久，她就完全恢复健康，回到学校上课。几天之后，鲁本从很远的城市寄了一封信回家，问布兰屈出了什么事。他还进一步说他在半夜，突然有极大的感动要为她禱告。后来才知道，他禱告的时候，正好是她开始复元的时候（注 2）。

耳聋得听见

鲁本自己也曾经有过一次耳疾得到完全医治的经历。那是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得到猩红热所遗留下来的结果。他曾经动过手术，但是多年来，他却深受耳朵流脓所苦。甚至成年之后，有大部分的时间，他都要在耳朵里面塞着棉花。加上鼓膜已经穿孔，因此他很难再用这个耳朵听到声音。有一位耳鼻喉科专家曾经让他得到短暂的纾解，但是不久之后，却仍然是老样子。

有一天在明尼波里斯，他的耳朵非常疼痛，于是有一个想法忽然临到他：「你为别人作得医治禱告，为什么不求神医治你的耳朵呢？」他立刻跪下来祈求医治，结果耳朵立刻就好了。鼓膜也好了，而且耳朵的听力也和另外一个耳朵一样。他把这件事告诉二个耳科专家，于是他们替他检查，结果发现原本的确已经穿孔的鼓膜，现在却已经痊愈了。

在明尼波里斯有很多因为禱告而使病得到医治的例子，不过其中有二个最为特别。第一个是一位生病的妇人。她已经病了四年，并且经历九个不同的医生。她的病被判定已无救治的希望了。她和她丈夫本来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来成为基督徒，可是他们的亲戚都还是天主教徒。当鲁本来看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说：「如果她能够痊愈，我们全部都作清教徒。」

鲁本为她禱告，结果不久就得到确信，知道她可以痊愈。通常他不会这么说话，可是这一次他却这么说：「我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那么快地好起来，并且回到你的工作上。」这个妇人果然如此，并且在下一个礼拜天，走了三哩路来参加主日礼拜。

另外一个例子，是达科塔州一位卫理公会牧师的女儿。这个二岁大的女孩脊椎发育不良，长得非常畸形，使她一直都非常痛苦。他们带她去看明尼苏达的专家，可是专家只说她活不过三年。这对痛苦的父母甚至还去找基督教科学疗法（Christian Science），但是仍然毫无希望。最后，他们带她去找鲁本。当他开始为她禱告，她立刻就得到释放，同时她身体缺陷的地方也得到矫正。那个晚上，是她生平第一次正常地睡着。后来她长大之后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并且也去传道。

恳求圣灵施洗

第四个主要问题，是圣灵充满，或者就如同他说的「圣灵的洗礼」。借着研究使徒行传，他开始相信每一个福音牧师都应该得到这种从上面来的能力。他去找他一个作生意的朋友，并且私下对他说：「我不要再上讲台，直到我领受圣灵洗礼并且清楚知道，或是神用某种方法告诉我要上讲台为止。」为了要得到约翰壹书五章十四、十五节的应许，鲁本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祷告，求神用圣灵为他施洗。

在一个礼拜之内，他果然得到所祈求的，不过他后来说，如果他能够更明白圣经，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日子了。可是，不管鲁本是不是缺少这种知识，神仍然回答他寻求的心。

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时刻，也是我所知道最安静的时刻；事实上，我想我所以必须等候这么久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必须用久一点的时间，才能让我的灵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然后，神终于简单地对我说话，并不是用任何听得见的声音，而是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现在你已经圣灵充满了！起来讲道吧。」

他的经历对他传道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过去的害怕和畏惧如今变成完全的喜乐。至于小时候就有的不正常的羞怯个性，从此也不见了。

我现在不再畏惧讲道，讲道是我生命最快乐的事情。有时候，当我站起来开始说话，我可以感受到祂（圣灵）就在那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祂的身上。这样的喜乐充满我的内心，使我几乎不能克制自己不喊叫跳跃（注3）。

因此，他呼喊道：「我有一种自由的完美感觉，那些害怕和羞怯完全消失。」

灵洗的定义

鲁本非常小心地从三个方面去描述圣灵洗礼的定义。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经历，当事人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圣灵充满。那些在新约圣经时代的人如此，今天的圣徒也是如此。

第二，这样的经历和借着圣灵重生的经历不同，是另外一回事。二者可能同时发生，这在教会正常状态下是应该如此，不过虽然这样，二种不同的圣灵工作仍可以看见。每个信徒都有圣灵，但是并不是每个信徒都有圣灵充满，虽然说，这是每一个信徒属灵生来就有的权利。他不认为圣灵充满是「附带的祝福」。

第三，这样的经历主要往往是以见证和崇拜为目的，并且总是和见证、崇拜结合在一起。虽然经由这样的经历，可以使信徒得到快乐和圣洁，但是这却不是圣灵充满的主要目的。此外，它还能够使信徒在服事上更有力、更有力。因此，他和卫斯理、芬尼、司布真和慕迪等人在牧会上的转捩点，都是源自生命历史承受相同的能力而来。在此之前，他的事奉原本处在模糊不清的地位，可是在此之后，他的牧会工作，却开始有了奇妙的扩展。

第五个「岔口」是所有岔口中最为艰难的一个——恶者永远的刑罚。他过去被教导，并且也相信有地狱和可怕的刑罚，但是对恶者的刑罚并不是永远的，至于地狱最后终究要废除，因此所有的受造物，包括撒但在内，最后都必得救。他自己相信永速的刑罚不会是真的，也不能是真的。「我想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普救论者，并且认为那些不赞成普救论的人什么都不懂。」可是当他愈加查考圣经，他就愈加相信永远的刑罚。同时，

它也让我明白一位具有无穷智慧的神，实在很可能有一千个很好的理由去作这一件事。而我这个无穷愚昧的人，甚至可能连其中一个理由都无法明白。因此，我喜欢并且怀有的普救论从此便烟消云散。

他坚信这个清楚的圣经真理，可以从他许多年后所写的一段话里反映出来：

如果有任何人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节经文，根据它的内容、文字用法和文法结构，可以清楚地教导出恶者的刑罚并非完全没有结束，而是在某个地方，或是靠着某个方法可以悔改或得到拯救，那将会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经文。我从创世记第一章找到启示录最后一章，都没有找到，因为根本就没有。我非常清楚那些人极力主张的一些经文，我自己以前也引用这些经文。但是如果非常诚实地来看这些经文，它们实在没有这些意思。

鲁本不会特别喜欢讲到永远的地狱，不过他并不会害怕说它。他常常承认他非常心痛那些反基督之人死后的命运。而他自己也已经不再有任何知性上的障碍，鲁本在接受永远刑罚的教义时，曾经这么表示：

有一些人可能会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怀疑或否定他们想要怀疑或否定的。我却不是如此。我的意愿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我必须让我的智性管理我，但是，我知道让意志顺服真理和神，比任何事情更能让我的智性更加清楚（注4）。

鲁本顺服的意志，让他在明尼波里斯的最后一年，遇到了另外一个「岔口」。

注1：《医治》Torrey 着，第十三页。鲁本一生都始终相信属天的医治，尽管他到了后来几年并不太强调这一件事。在他的牧会中，他把它看成为私人问题，可是却从来不曾认为肉体的医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偶而会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些事，但是自从在芝加哥牧会之后，属天医治的情形就比较少了。

注2：见小叻雷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私人信件。他同时指出，他的父亲虽然承认青抹脂油只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必须的，但是在早年，他仍然习惯用橄榄油抹油。

注3：叻雷非常醉心与快乐地相信，可是却从来不曾公开过。同时，他也不会认为它们是最重要的。「我宁愿终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喜乐，却有能为基督作见证、为基督赢得灵魂，拯救灵魂，而不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活在这样的狂乐之中。」《The Person and Work of the Holy Spirit》叻雷着（纽约 Revell 一九一〇年出版）第一八二页。

注4：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接受了永远刑罚的观念。虽然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承认它是圣经的教导，但是直到他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冬天，他的内心，才真正坚信这一件事情。《Person and Work》叻雷着，第九二、九三页。

第八章 相信的生活

自从在纽海文参加过慕迪的聚会之后，叻雷鲁本的心中信心便充满了许多困惑。在一篇讲道，慕迪说：「信心能够作任何事情。」这样的思想牢牢地盘据在鲁本的心里。因此，他告诉自己：「的确如此。凡是能够为神完成任何一件事情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带有伟大信心的。所以我一定要有信心。」他努力地想要让信心慢慢增加，可是却几乎毫无进步。最后，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承认：「我完全毫无进展。」

可是直到他更多明白圣经，他才知道「通道（faith）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十 17）从此，他才开始了解信心真正的意义。另外，他对信心的想法，还因为读了乔治慕勒的书《相信的生活》，而受到很大的激励。慕勒非常注重在日常的需要中，去完全而直接地相信神的应许。

我必须遵守绝对不可负债的信条，因我相信负债是不合乎圣经的（根据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因此，我们不可以欠裁缝师、鞋匠、杂货店老板、屠夫和面包店老板的钱；我们买东西必须将钱准备妥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宁可缺乏，也不愿意欠债，……我非常明白，有许多试验所以会临到神的儿女，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罗马书十三章八节的话去作。

经历神的供应

鲁本承认慕勒的书让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也让他完全地忘掉了要成为一间伟大都市教堂著名牧师的野心。它彻底地改变了他对基督徒生命和牧会的整个看法。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他个人开始涌出这样的信念，他相信神应该会直接满足他与家人的一切需要。在那个时候，他还欠好友霍华到欧洲研究的六百元，和房租、杂货各一百元。他下定决心不再欠债，并且要尽快还清旧债。这个决定只有他的家人知道，并且对于冒这样的风险，他也有很大的冲突。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挣扎，但是我在我的书房下定决心，从今以后，要遵守我在圣经里发现的每一个基督徒职责；去神要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说神要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并且不开口向人要求一分钱，只要仰望神，按祂看为合适的供应我。从那天之后直到今天，我都是站在应许之地。

幸运地，有一些「应许之地」的经历，都能完整地记录在他少数现存的日记里。他在每天需要中所遭遇信心的第一步，是要在冬天里购买木材。购买的时间已经过了，可是他却没钱。他求神在礼拜六为他预备这笔钱，以便他能够安排让人在礼拜一把木材送来。礼拜六下午圣经课结束后，有一个外人皮尔斯交给他廿五元，这是他所能记得的，第一次有人这样把奉献交给他。而且鲁本差不多就要昏倒，因为这笔钱正好是买木材所需要的数目。那个人告诉他，有人欠他这笔钱许多年，却出乎意料突然地还给他，因此他决定把它交给鲁本。

一个礼拜之后，他决定求主给他一百元，以便偿还旧债。结果那个礼拜的礼拜四，他果真得到了这笔钱。那是一个执事甘贝尔先生突然给他的。这实在是十分不寻常，因为这个数目，是他在前一年奉献给传道事工数目的四倍。

不久之后，他又收到一笔意外的钱，于是他认真地思考：「我是不是应该使用它，或是把它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后来他想：「神会为将来预备。」于是他就到银行提钱，并且将它用完，只剩下二元。作完这件事之后不到十分钟，市传道协会的出纳戴耳先生，竟然又给他二百四十四元！他在日记里面这样写道：

这样的经历实在非常特别，过去我从来不曾知道这些，直到我踏出相信主的这一步。在那些时候，那些人（给我奉献的人）并不知道我所持有的立场。

这样的事情激励他采取更大的信心的步调，因为他清楚感到是神带领他这么作。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主要我放弃我的薪水，那是一份非常不稳定的收入。靠着祂的恩典，我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日就这么作。我决定让整个传道事工——房租、煤气等等一切——都成为信心的工作，并且从一月一日起，我们开始面对没有任何保障的未来。

借钱给神

由于环境，特别是经济的配合，传道协会终于不得不放弃他们原先反对的立场，而赞成他的计画。在这个决定之中，他同时也背负起家里六个人需要的责任。

鲁本说，这是「钱来了，是足够的，却不是从以前所期待的地方来的。」有时候，他会少吃一顿饭，或者口袋里只剩下几分钱，但是家里和传道事工上的需要却从来不会落空。环境常常是引人注目，而钱，也总是刚刚好，正好能够满足当时的需要。他见证说他从来不曾享受如此安全，而没有担心挂忧的感觉，像这个时候所发现的一样。

自然地，从这里他又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其中之一，就是知道他不能把钱借给神。有一次，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需要，他从自己的口袋里，预付了廿五元给教会，他想：「等钱来了，我就拿回来。」可是钱却没有来。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他看见神并不希望他把钱借给祂，于是在沉重私下悔改祷告中，他说：「主，这笔钱是祢的。」结果在廿四小时之内，有廿一元便回到他的口袋，并且还有更多的钱奉献为传道之用。

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传道所的租金。它和煤气帐单不久都要到期了，可是钱却仍然没有着落。鲁本心想宁可结束传道所，也不愿意积欠一个小时的租金。只是眼看剩下不到二天的时间，而钱却仍然没有消息。不过后来问题还是解决了。事实上，当时的确有一些可靠的经费来源——而且事实上，钱也已经有人奉献——可是却没有准时地来到。像这种危急的情况，鲁本认为那是因为自己有时看重收入来源的保证，过于看重主耶稣自己的缘故。

无障碍的祈求

在传道中，另外有一次也是有一个紧迫的需要，而且需要的钱也没有来。他迫切地为这件事祷告，但是等他晚上就寝的时候，他对神的回答却没有信心。到了半夜，他因为极大的痛苦和身体的折磨而醒来。他求神释放他的肉体，并且再一次为了需要的钱祷告，可是仍然没有答复。

后来，我举目向天并且说：「天父，如果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事情不对，让我知道，我会改过来。」结果神立刻就让我看到，每当我面对麻烦的时候，我常常作的一件事……就是说：「没有问题，我知道没有问题，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对的。」可是每一次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说：「哦，神，如果我觉得这么作不对，我会改过来。」可是却没有反应。于是我呼喊道：「哦，神，这是不对的；这是罪，我现在就改过来。」立刻，神就触摸我的身体，并且我也立刻得到释放，就像现在一样，钱来了，而工作也能继续下去（注1）。

因此，鲁本在他个人的经验里面，学到没有任何罪或障碍能够允许介在相信的灵魂与供应的永生神之间。就像慕勒一样，他也学到这个真理，如同慕勒所说：「人不可能既活在罪里，同时却与神联合，让他带来生命中需要的天上一切需要。」

这些信心的经历，显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在一八八九年的四月中旬，他可以说除了欠霍华的二百元之外，以前所欠的钱都已经还清，并且这笔钱不久之后也还了。所以虽然他的收入远比原先拿的薪水少了许多，他却可以作一些以前不能作的事情——拿到东西之后就付钱。另外，当他开始时在传道上积欠的一千五百元，也已悉数还清。所以他在日记里头这么写着：

主实践了祂的话语（腓四 19）。借着单纯站在神的话语之上，与试着去实践它，我的信心得到了单

纯的成长。有许多次，除了向上仰望之外，我无计可施，但是我却从来不曾失望过（注2）。

鲁本「相信」的生活，让他全然脱离了理论的领域。他对神的信仰，建立在稳固与实际经历的严格考验上，并且他毫无疑问地确信，这位活着的神会回答祷告。或许他从来不曾完全明白祷告的哲学，但是他却能真正让祷告得到回答。

在这个经历上，鲁本以全新的角度认识了信心和祷告，也可以从下面这段令人吃惊的话里，得到衬托：

祷告是打开神无穷恩典和能力之室的钥匙。神和神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经由祷告支取，只是我们必须用这把钥匙。祷告可以作任何一件神能够作的事情，因为神无所不能，所以祷告也是全能的。

虽然鲁本不会到处宣扬这些信心的奇妙经历，但是它仍然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且后来，它也引起住在芝加哥的慕迪注意。

注1：《Power of Prayer》叨雷着（纽约 Revell一九二四年出版）第二〇一、二〇二页。就作者了解，叨雷从来都没有提过，什么是他在公开场合说的障碍。在他的女儿凯儿小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寄给费特先生的信中说道：「他自己告诉我，他最难放弃的东西，就是咖啡。他必须放弃，因为那会让他非常紧张，而他觉得在他的生命之中，不应该有任何东西，足以灭低他宣扬福音的效率。」只不过，他从来不会把这个也当成别人的标准。

注2：《How God……》叨雷着，第八页。说到得胜，在后来几年，他常常会向学生细述：「我冒险了，而且我也赢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鲁本后来在薪水的经济安排上，又回复到一种比较传统的形态。至于他所以会这么作，只是纯粹因为他相信他必须经历这样的试验。他不认为那永远都是基督徒的职责，或是神会带领每个人都经历相同的试验。并且，这件事也让他建立了一个信念：金钱也是一种属灵的相信。

第三部份

建造基督的身体

（1889 ~1901）

第九章 期望一个神人

「你代我向他转达仰慕之意！」

这是当公理会牧师威廉斯用热烈的口吻，描述叨雷在明尼波里斯信心的工作和积极的福音牧会时，慕迪向他说的话。慕迪的义兄佛莱明雷佛，也曾经向他提到叨雷在国际基督徒工人联盟里的特殊表现，因此慕迪的印象深刻。他说：「一个能够如此控制一群人的人，正是我所期望的。」

原来慕迪一直在找一个负责人，能够组织并且指导计画在芝加哥设立的圣经学院。他认为这件事是他所从事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并且也认为这件工作，能够完成比他过去所曾经作过的更多。难道这个年轻人，就是从前和他在纽海文、克里夫兰的咨询室一起工作的人吗？

直到收到以前大学及神学院同学，现任国际基督徒工人常年大会秘书约翰可林牧师的信之后，叨雷第一次知道慕迪打算让他担任某个工作。当他们二个人见面的时候，他问叨雷：「这个夏天，你的耳

朵有没有很痒啊？」

「没有。」叨雷说。「我觉得它们应该很痒才对，因为我和慕迪先生一直在谈你。」然后就告诉他，他们谈话的重点。

早上九点钟

不久，叨雷就收到慕迪寄来的信，邀请他参加九月设立学院的首次会议。可是在信里，并没有提到他可能担任什么职务。结果叨雷弄错了日期，早一天抵达。不过他却立刻被带去见慕迪，慕迪支开身边所有的人，对他说：「我想单独见你。」于是他们单独退进一间房里，然后慕迪把学院的整个计画展列出来。并且在叨雷的惊讶声中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够负责这整件事情的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叨雷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所以慕迪说：「我不勉强你，好好地祷告，等你清楚之后，就尽快回答我。」三天之后的礼拜五，虽然知道这么快就突然离开明尼波里斯的工作，实在非常困难，但是主呼召他到芝加哥工作的声音，却愈来愈清晰。他把他的决定告诉慕迪，于是慕迪说：「尽快回家，然后尽快过来，下个礼拜我会更需要你。」当慕迪问他，他认为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叨雷说：「礼拜二早上九点钟。」

第二天早上回到明尼波里斯，叨雷要他的妻子打点一切东西，准备在礼拜一晚上九点钟前往芝加哥。然后，他立刻迅速有顺序地处理完身边的事务，在礼拜一晚上起身前往芝加哥（他的家人不久之后也到了芝加哥）。在礼拜二早上，他抵达芝加哥，就直接来到学院。当叨雷走进大门的时候，慕迪正好在大厅上，吃惊地看着他。

「你从哪里来的？」

「明尼波里斯。」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来了？」

「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会来的？」

「你说你礼拜二早上九点钟会到这里。」

「看看你的手表吧。」

结果正好是九点钟。从那时候起，直到十年后慕迪去世为止，他就一直深得慕迪的信任。

在一八九〇年的年初，芝加哥以隆重而盛大的场面来欢迎叨雷。自从六十年前的某一天，芝加哥合并为一个城市以来，不知道曾经经历过多少事情——其中，包括廿年前一场十分可怕的大火，造成大约十万人无家可归，和二千一百亩的土地被毁。但是，这里充满活力的居民，立刻又展开重建工作。如今，这个复兴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并且在世界的事务上，它也迅速受到议会的关注——而让东部一些富有与卓越的城市倍感恐慌。这个城市以巨大的财政资源、快速提升的竞争力、令人羡慕堂皇礼堂的建筑成就，与绵延数里栏中著名的赫里福种牛自夸。毫无疑问地，芝加哥已经成为美国的主导城市之一。

堕落之城的亮光

芝加哥也有它黑暗的一面，有时候人们称呼它是「堕落之城（City of fallen souls）」，因为在这里，到处都充满了不道德、醉酒、罪恶和腐败的政治。这个堕落的西方城市，表现出社会中一些最令人厌恶的成份。至于政治上的腐败甚至非常严重，在九〇年代之初，有一些愤怒的市民开始施加压力，来

抵抗他们自己的公民领袖。不过，却有许多「堕落的灵魂」在一八五六年慕迪来了之后，就开始悔改。借着慕迪在主日学校、基督教青年会（YMCA）和他在一八六四年建立的伊利诺街教堂，他在这个城市，投入了超过卅年的漫长福音工作。

慕迪，出生于麻塞诸塞州诺斯费德，在到芝加哥的前不久，才成为基督徒。但是在他开始他的主日学工作不久，他就放弃了他卖鞋子的工作，而把全部时间投入事奉。他在不列颠群岛一八七三～七五年间的布道工作，使他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物。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成为福音界的知名领袖，并且也为美国及海外的各大城市，带来极大的争战。

虽然和伟大的下议院议员同样闻名，他却没有被任命过神职，只有「慕迪先生」这个简单的称呼而已。他受过的正式教育不多，但是在主的工作上，他却有着传染性的信心与热忱。他那宽硕的双肩与结实强壮的体格，有着让人倾服的外表，可是吸引众人的，却是他宝贵的属灵能力。在私人的交往中，他展现的是热情与仁慈，特别是他温柔与殷勤的态度，给人极深刻的印象。由于他无时不在想着领人归主，所以他每天至少都和一个人谈到灵魂。也正是由于渴望能够接触芝加哥许多接触不到的地方，激励了慕迪在一八八七年二月十二日，大胆地组织了芝加哥福音协会（CES）。芝加哥福音协会的异象和目标，正如在组织宪章之中所说的：「教育、教导并维持基督徒工人成为读圣经的人，教圣经的人，和传福音的人。他们应该在芝加哥和它的郊区，特别是在被忽略的地方传福音。」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于是他开始一些课程。可是，愈来愈清楚的感觉是，他们需要一间房子、组织，和正式的工作人员。到了一八八九年春天的会议中，他们终于达成成立学院的共同看法。接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买下了学校。不过，学校正式开始的日期，却是九月廿六日，也就是叨雷从明尼波里斯抵达芝加哥的那一天。

无以伦比的同工

刚开始时，财务负担十分沉重，加上设备不足，也产生了许多障碍。不过，却也因为一些非常慷慨的捐赠，帮助减少了许多财务问题：叨雷在他抵达之后的九个月，在日记里面写下：「自从来到这里，我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有的看起来好像无法克服，但是主在回答祷告之中，已经帮助我完全克服。」

慕迪很少遇到如此忠心的人，而他和叨雷之间的关系，就正像大卫和约拿单一样：「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撒上十八 1）慕迪直率、冲动、没有学问；而叨雷精炼、理性、学识渊博。不过，不看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叨雷较好的聪明才智，他爱慕迪并且顺服他——即使是为他作一些像仆人的工作，如清理弄脏的衬衫和擦鞋等等。叨雷天性高贵、自主，但是他却认为慕迪的属灵洞察力和智慧，比他更加卓越。

依次，叨雷成为慕迪的左右手和主要的密友。慕迪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并且也从叨雷身上学到许多功课。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得到如此完全的信任。慕迪十分信任叨雷对学校老师的意见，同时，在芝加哥的牧会工作上，也赋予他相当程度的自主，正如福音传道家韦伯契曼说的：「实在没有人能够这么全然赢得慕迪先生的信任，而且同样地，也没有人会比叨雷对慕迪更加忠心。」

当慕迪看到第一年的全年工作报告时，他对他的这位监督可以说满意极了。总共有二百五十三位男女学生，分别来自卅一个州和九个国外来的加入学校；他们举行过三千三百八十次各类不同形态的聚会，以及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六次的私人探访：在处理将近一万二千个咨询者中，有二千七百廿九个

人接受了信仰。从这些地方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神的祝福正加添在这间学校，与这位由慕迪选召、充满了神圣灵与智慧的仆人身上。

很难有人可以像这样推行慕迪的计画，并且为学校奠下如此的基础。契曼相信，叨雷「毫无疑问地，正是慕迪先生为这个重要的职位，所能找到最有能力的人。他具有卓越的天赋，让他可以用非常特别的风格来完成他的工作……他是一个拥有最快乐心灵的人，并且以最彻底的方式，对神的话语逐渐建造起精深的知识，使他能以最强烈的热忱来教育学生。」

慕迪找到了他的神人。

第十章 慕迪的新圣经学院

「十一点圣经教义」是学院的课程。当新生们进入教室，他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老师，他以快速的步伐迈进，在手臂之下夹着圣经和教义书籍，在十一点正的时候便站在讲台。于是学生们立刻就明白，时间并不是到「指标十一点」的时候才开始。

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宽阔的肩膀、健壮的体格。他的身高五呎十吋，但是因为硕长的身躯和手臂，让他看来似乎更高。他的体重二百廿磅，却没有赘肉，高额、罗马鼻和强壮的下颌，都与众不同：他整齐的髭髯和过早的斑白（他常常因为在电车上，有比他老的人让座给他而不好意思）让他看来十分高贵。

他穿着一件剪裁极好的外套和一件白衬衫，浆平的领口和袖口与白色领结，他的鞋子擦得极亮，并且他的衣服难得有一点皱纹，都让人对他有干净、纯洁和高贵教养的印象。他那双蓝色、洞察事物的深邃眼眸，有着搜寻般的光芒，但是当他注视学生的时候，却又完全没有一点点威吓的感觉。

接着，叨雷会说：「先让我们一起祷告。」在简短祈求引导和能力的祷告之后——是如此简洁，甚至有人会觉得有些冒渎——他立刻要求学生背诵圣经。他用的方法，一直都是诱导式的。每当读完圣经之后，叨雷便努力问学生一连串尖锐的问题，目的是让学生深入经文的意义，因为他觉得让学生亲自去发觉是非常重要的。

严肃中的幽默

他严肃的外表，常常会让一些新生在背诵经文的时候，忘记一些本来是记得的经文。可是叨雷总是充满同情心地去帮助这些焦急的新生，让他们想起来忘记的经文，并且会这样鼓励他们：「你看，你一直都知道的。」叨雷期望学生能够自己作研究，因此在他的课上，很少会有人说「没有准备」，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一定会问清楚原因，如果原因是可以接受的，他就会很仁慈，否则，他就会非常严厉。在那些犯错和懒惰的学生眼中，他是冷酷的。

他上课的时候，学生都很乐意看着他，而他也从来都不必刻意去引起学生的注意。在课堂上，他威仪的外表和高效率的气氛，是无法叫人分心的。有时候，教室内似乎充满了属灵的同在——特别是当他谈到圣经的启示、圣灵，和基督二次再来这类题目的时候。

并且有时候，在教室里面偶而也会看见叨雷难得一见的幽默感。有一天，一位来自伦敦的年青人威廉伊凡斯在讲道学课上，讲了一篇讲道。讲完之后，叨雷像平常一样严肃地站了起来提出讲评。可是，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请一位学生越过大厅，并且带回一支扫帚和簸箕，然后叨雷对他说：「请把

伊凡斯刚才掉的口水都清扫干净。」这时全班哄堂大笑，从那之后，伊凡斯口齿咬字更注意了。

叨雷的幽默感在非正式的场合往往更加明显。在宴会中，他常常会是表现亲切的主人，用老练的妙语和故事让学生高兴。有一个学生惠德斯华斯，后来成为「伟大委员会祷告者联盟」主席，曾经说过：「在私下的生活中和与学生相处的时候，他很喜欢开玩笑，因此，可以说是「宴乐的生活」——充满着笑声和欢乐。」这件事，令那些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严肃的管理者和老师的学生来说，往往感到非常吃惊。

冷漠下的温柔

他那看起来似乎冷淡的态度，通常会给那些不太了解他的人造成误会。他对学生有非常锐利的观察和同情，特别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来说，他总是作他们的朋友。他的学生伊凡斯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件非常难过的事。「叨雷博士来到我的房间，劝我并且安慰我：在那里，我们彼此把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个伟大的老师和他可怜的学生一起流泪；然后，我们便跪下来一起祷告。」

在安排学校课程的时候，叨雷主要是依据二个简单的原则——「神是否喜悦？」和「对学生有没有益处？」他计画每一个研究课程——不管是英文、圣经教义，或音乐——并且让它们都能辛劳地贯彻和成为实际。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早上是上课，下午是研究，而晚上则是事奉。学生在教堂、布道团、监狱、家庭拜访或街道上，都有安排拯救灵魂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把白天里所学到的，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之中。

叨雷对学生的期待，可以从早期发出的学校公看出：

- 1 彻底分别为圣。
- 2 强烈热爱灵魂。
- 3 建立丰富的圣经知识，特别是如何运用它们来领人归主。
- 4 立志「忍受艰难，作基督耶稣的好兵丁」。
- 5 不疲倦的力量。
- 6 接受圣灵的洗。

这些品格，都可以从他自己的个性和经历中反映出来。他不断地要求他的学生，并且也期待他们去遵守。

叨雷不会诱惑学生或是迷惑学生，像别的来访的老师一样，但是他会逐渐灌输他们属灵的真理，并且为他们的人格建立根基。而其中又以强调时间的价值观为最重要。

看重每分每秒

有一回在学校的圣经会议中发生一件事情，让学生在心中对时间的价值，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有一个传教士参加会议，叨雷特别给他在已经排满的聚会中讲十分钟话。结果从头到尾，他都是一直在抱怨十分钟的限制。突然，他听到叨雷在他后面说：「你的十分钟已经到了，让我们唱……然后，请……博士作结束致辞。」

之后，在晚餐的时候，这个十分不愉快的人希望能再多讲些他的遭遇，但是却被叨雷明白的回绝了：「你已经有了十分钟去谈工作。你可以选择谈它，而不是谈你自己和你所受的遭遇，这是你的不对，不是我。求主原谅你所浪费的时间。」

叨雷在管理自己生活的时候，非常注重细节。每天早上五点钟天刚亮，他便立刻起床。然后，利用十五~廿分钟练习哑铃（除了礼拜天之外）和洗冷水澡。在短短地读过圣经和祷告之后，他便带着热情和洋溢的乐观来到餐桌。于是，在和家人一起早餐及祷告之后，他才开始这一天的工作。

赢得灵魂的心

他的第一件，也是最麻烦的工作，就是每天回答信件。由于他会收到许多数量惊人的各类询问信件，其中除了信仰方面的问题之外，还会有各种像家庭关系、财务的问题，甚至包括诉讼事件等等。有一次，他还曾经协助判定二个人伪造文书的罪，这是因为他熟于分析手稿。从此之后，常常都有许多信，请他协助判定此类问题。除了回复学校信件之外，他还必须写许多私人信件。通常他写的信都不会太短，甚至大部份的信还是他非常费心才写出来的。

早上回答过信件之后，他通常会去散步，然后，再精神抖擞地去上他的教义课程。而下午，则是用来从事研究和写作，但是偶而也会去上上其他课程。到了晚上，他则忙于传道和个人福音工作。那时，他会走进城里最低级的角落，就好像走进上流社会的群众之中一样，而那些地方甚至连员警都不敢进去。另外，叨雷也要教礼拜六的国际主日学校课程（有时候人数会多达二千人），和礼拜天下午的圣经课程。总之，不管是在芝加哥或是在偏远的地方，他的礼拜天必定非常忙碌。

晚上回到家里，他固定在就寝之前，都会有一个小时的祷告时间。因此如果家人在十点之后还起来，他都会温柔地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而且一定要回去。他每天平均只睡五个钟头，但是他却强调他可以睡得非常安稳，并且很少作梦。不过，每天下午午餐之后十五至卅分钟的午休，也可以帮助他应付接下来严密课程的体力上各种需要。

叨雷对学生要求最多的，还是要他们具有爱每一个灵魂的心，和知道如何带领他们归向基督的知识。后来也成为学校校长的詹姆斯葛雷博士，曾经提到叨雷对福音事工的强调：「叨雷先生是……一个赢得灵魂的人，对他来说，几乎比慕迪更能让学校拥有改变人心的美誉，他鼓励并且装备他们能够与人的灵魂面对面，心对心地去拯救别人。慕迪先生给人热心去作这一件事，但是叨雷博士却教导我们应该怎么作。」他全然强调依靠圣灵，把圣经的信息带给家乡的人。

拯救怀疑论者

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学生在非常堕落的时候来到学校。通常，像这样的学生是不可能进来的，可是因为他作牧师的父亲和朋友不断的恳求，他才能够进来。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他几乎是被抓进来的。他才刚进到学校不久，叨雷就来找他。

起初，这个年轻人说：「我犯了最不可以原谅的罪。」叨雷立刻根据约翰福音六章卅七节回答他：「耶稣没有说：『那些没有犯过最不可以原谅的罪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祂乃是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去弃他。』」但是这个学生却仍然反复地说他毫无希望，因为他是在知道真理的知识之后才犯罪，就像犹大一样被邪恶占有。并且他的心就好像石磨一样刚硬，又毫不在乎地来到基督面前。叨雷一直用相同的经文去反击他的异议。

后来，这个学生终于把他的异议说完，叨雷叫他跪下来，跟着他祷告。他要求他一句一句跟着他说道「主耶稣，我的心就像石磨一样刚硬……我不想来到祢的面前……但是祢曾经在圣经里面说过：『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现在我知道我来到祢的面前……所以尽管我感觉不到……但是我相

信祢已经接纳我了。」

结果，这个年轻人开始融化，并且虽然他有极大的争战，却仍然紧紧抓住约翰福音六章卅七节的应许。又过了不久，他便成为一个奉献和有用的基督徒——而且事实上，甚至还是叨雷所认识的人之中非全职事奉，最受神重用的人之一。

不过，叨雷个人福音工作中最明显的特征，还是他处理各种怀疑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能力。他对神真实性永不改变的信念，加上他个人在怀疑论中强烈的争战，都让他很有信心去面对这些人。

有一天，有一个不列颠大学的毕业生，来到他学校的办公室，向他说明他的难处。他说他的情况「非常怪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具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复杂背景，他曾经涉猎神体一位论（unitarianism）、心灵教（spiritualism）、佛教、通神论（theosophy）和其他许多「教」，至于他本人却是完全处在不可知论的状态，既不能确知神的存在，也不能否定神的存在，并且自己觉得他的情况毫无希望可言。

循循善诱的带领

如果按照叨雷一般的习惯，他会先确定这个人到底相信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可以确定在对与错之间是有绝对的不同，于是叨雷要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站在对的一方。然后，就把他的注意力，带领到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他解释说：「现在，耶稣给你一个公平的建议，祂并没有要求你不明不白地相信祂，而是要你照着自己的良心作证，并且答应你，如果你肯这么作，你就可以从不知道的光景进入知道的光景之中。」

然后叨雷问他：「你愿不愿意照着这个方式来作呢？你愿不愿意这样祷告呢？『哦，神，如果真的有神，请祢告诉我耶稣是不是祢的儿子？如果祢能够告诉我祂是，我就答应接受祂作我的救主，并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认祂。』」

「是的，我愿意这么作，可是这没有什么用，我的情况实在非常怪异。」

叨雷打开约翰福音，并且说到廿章卅、卅一节的意向，叨雷又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这节经文，并且去读它？你不必试着去相信它，只要很简单，用公平的心去看它，同时，如果它能够证明它是真的，也愿意相信它？」

「我已经读过它许多遍，还能够引用它。」

叨雷回答他：「我希望你能够用一个全新的方式去读它；每次唯读一点点，但是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求神光照你，同时，当你看见真理的时候，答应你会去实践。」

这个人答应这么作，但是最后还是说：「没有用的，我的情况非常怪异。」不过，过了不久，当叨雷再一次遇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突然跑来对他说：「事情好像不太一样。」

「我早就知道。」叨雷回答他。

「为什么自从我答应你要这么作之后，我就好像被带到尼加拉河上，然后不断顺流而下一样地不由自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所有的不信都全部不见了。

叨雷相信那些诚实的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是最容易处理的。

哥伦布展览会

学校对于拯救灵魂福音事工的重视，主要还可以从一八九三年在万国博览会的努力上，得到证实。那是由五月一日到十月卅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博览会。同时，也为了庆贺发现美洲四百周年，所以又称为哥伦布展览会。

整个事情的起因是来自慕迪先生本身。他因为受到难以计数的观众，即将涌入城市的异象所激励，于是便作了一个一生中最用心的计画。他把远近的牧师，如卫提尔、葛登、皮尔森、英格里斯、莫喜德、狄克森，和麦克尼尔等人都请来。其中麦克尼尔是苏格兰著名的牧师，在那里便整整待了六个月。在那之前作准备的时候，学校发生了二件事，而学校后来则成为整件工作的总部。

叨雷负责管理整件工作，并且执行慕迪的计画。他把聚会安排在全城八十一个不同的教堂、帐篷、戏院、布道所，和厅院举行。学校的学生都忙着作个人工作，分发小册和协助聚会，而学校的重要牧师，则有福音马车，在全城不同的地方举行聚会。每一天都有许多聚会，而叨雷不仅要管理这些聚会，还要亲自出席多场的聚会。

不过叨雷在个性上也过于保守。当展览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为了纪念廿二年前的那场大火而特别举办了芝加哥之日，城里有一个非常大的计画，要吸引许多人前来参加。当慕迪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叨雷，要叨雷在那一天从九点到六点订下中心音乐厅。叨雷非常吃惊。

「为什么呢？慕迪先生，那一天没有人会来的。」

慕迪粗鲁地回答他：「你只要照着我的话去作！」

当聚会的那一天到了，叨雷的心情既焦虑又沉重，料想不会有太多人来音乐厅。他是下午的讲员，但是结果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不但房子里面挤满了群众，甚至连他都走不进通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从后面窗户溜进去，听众那天下午或许会没有讲员。

聚会结果，全然超过原有的期望之外。而慕迪最伟大的福音成就之一，就是聚会的出席人数。在每一天之中，城里不同的聚会，总共有超过十三万人参加。结果，不仅仅在这段期间有许多人向基督作了信仰告白，同时，学校里这个特别的老师，也因而得到相当好的声望。慕迪对这位首席同工在指导工作中的表现，可以说满意极了。

一八九三年另外还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大事。叨雷在二月十六日又多了一个小女儿马格丽特，并且在这个时候，学校也有二件大事。其一，是著名的圣经学者詹姆斯葛雷博士，在这一年加入这所学院。叨雷特别称许葛雷的圣经研究极有价值，而后来，也证实这些研究对学生非常有益。另外，音乐系还来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家陶勒博士。他后来为美国训练出许多伟大的福音诗歌领袖。他对学校音乐系的建立贡献最大。而且，学校第一届毕业的威廉伊凡斯和著名的圣经教师威廉纽卫，后来也都加入了学校。

在同一年，叨雷记下了关于学校的一段话：「在拯救灵魂、促进圣经研究，和提升教会的灵命上，我相信在世界上，没有几个组织能够像这个学校一样，在这个世代中为基督的教会作更多的事情。」

这段预言，已经不断地在实现之中。

第十一章 无可指责的监督

有几声欢呼，首先是布兰屈，然后是小鲁本，接着又是伊利莎白，传入男生宿舍的栏干这头。接

着，就是一连串轻快的跑步声跑下走道。不久，有一群学生也来到走道，在阴暗的角落和裂缝中玩起捉迷藏。他们在那里玩得十分起劲，但是在笑声之中，却有一个学生心想叨雷平常在教室那么严肃，而这些小朋友却可以玩得这么快乐，觉得非常困惑，就问他们：「你们不怕父亲吗？」结果小孩们彼此会意地看看对方，然后爆出大笑。对他们来说，常常都会有学生来问他们这个问题，这是他们记忆中最有趣的一件事。

叨雷和家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温暖、相爱，和快乐的。他们是非常亲密团结的家人，而且比别的家庭都要快乐。家里的每一个人，虽然在个性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很听父母亲的话。

老大凯儿非常用功认真，虽然才十几岁，却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她的身体不像其他小孩好——不喜欢从栏干上滑下来——又常常生病。布兰屈则完全不同，因为她不但漂亮又很活泼、充满活力和欢乐，所以有很多人不能相信她是如此认真地把自己献给主。她的个性外向——是家里的「阳光」——比凯儿更容易结交朋友。

小鲁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他们二个人非常亲密，并且经常一起徒步旅行和外出，所以在作完礼拜之后，常常可以看到他和父亲，站在教堂入口的休憩处。甜美迷人的伊利莎白往往很快就可以吸引别人，她和小鲁本非常亲近。而马格丽特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孩，同时也很亲切、可爱，不过在个性上，就比较像凯儿。

家庭的管理原则

叨雷用一种坚定却很温柔的方式，来管理他的家人，因为在他的心中一直记着一个教训：「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前三 2、4）。在家庭祷告之中，他常常提到这些经文，或是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来提醒他们。后来，小鲁本回忆说：「在我们跪下来作家庭祷告的时候，我好像还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听到他一个一个为我们提名祷告，并且祈求我们能够在「主的教导和劝诫」下长大。」

家庭祷告通常都是在早餐之后立刻接着举行，除非叨雷不在，不然他总是带领大家一起齐声念上一段熟悉的经文。有时候，他们会念不同的经文，但是在星期六、日，他们分别都一定检约翰福音十四章和诗篇廿三篇。在这些祷告的时间里，特别是父亲为每个小孩的祷告，对小孩们的意义最大。他不断努力，慢慢灌输小孩认识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爱与神的话语。

他同时也非常注意小孩交往的朋友，因为他明白坏朋友的影响重大。每当他们提到新认识的朋友，对小孩来说，那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他们很喜欢提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父亲一定会问到的三个问题：「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父亲在作什么？」「他去那个教会？」

叨雷管理小孩的方法非常简单。他规定了一些行为的原则，而不是一大堆的规定，好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作，而什么事情不应该作。他不会经常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他们学会权威的原则。他和他的妻子，期望他们的小孩能够彻底熟悉，并且本能地知道作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高兴，而不必等着他们去教他。小孩很少会有不听话的情形，小鲁本只记得有一次，他的父亲曾经逮住小孩，但是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叨雷只要提高音调叫一声「鲁本！」那就够了。

小孩对父母亲顺从的态度，可以从布兰屈身上的一件事情看出来。有一次，威廉麦克金里总统和海军代将戴魏（就在他马尼拉大捷之后不久）来芝加哥。由于城里实在有太多人想要参加专为他们二

人举办的一场宗教聚会，所以在那一阵子，甚至在芝加哥，他们对所有礼拜天的聚会都很虔诚，但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却都非常清楚，就是想要去看这两个人。

由于必须要有入场券才可以进去，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其中，有一部分入场券是保留给公立学校选出来的一些同学。而布兰屈刚好拿到二张入场券，但是她却拒绝参加。她的老师惊讶：地问她：「是不是你父亲不准你去？」

「不，」她说：「但是我想我如果去了，他是不会高兴的，所以我还是不要去。」

健康的休闲活动

小孩们都很乐于接受父母规定他们的原则，就好像小鲁本后来说：

我们不会因为不能去戏院、跳舞，或参加这类活动而生气——是因为第一：为什么这些活动不受鼓励的原因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第二：我们了解我们的父母是如何不断努力，想要尽可能制造一些有益又正当的美好时光，来满足年轻人渴望的快乐、活力，和刺激。还会有什么舞会，能够和与父亲在林肯公园溜了一下午的冰之后，在老煤气灯开始闪烁的时候，快乐地散步回家相比呢？或是能够和一个深深了解艺术，又深深了解历史与科学的人一起参观艺术馆或博物馆相比呢？这时，谁会在乎一定要坐在那密不透气的戏院中观戏受罪呢？

叨雷会安排固定的时间和小孩在一起，并且把它看成是他们的时间。在夏天的礼拜六下午，他们一起了猎、钓鱼、游泳、徒步旅行、划独木舟、打高尔夫球，骑马（记住他曾有职业性的马术）、野餐，或是打网球。到了冬天的礼拜六下午，他们最喜欢的，便是溜冰。叨雷，这个属于户外的生命，总是游得最久、滑得最久、玩最难的，和钓最大的鱼。除此之外，他们也常常喜欢去参观动物园、博物馆、艺术馆，和其他有趣的地方。

不管叨雷有什么活动，他总是小心翼翼，把礼拜一晚上看成是全家的时间。小孩非常喜欢听父亲说故事，和他们一起玩一些当时很流行，像传硬币、跳房子等游戏。我们不难想象一个精力充沛的父亲跳进房里，在椅子上摇摆着大腿，又一边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跃过房子！」（如果稍微鼓动他，他很可能真的会去试试）。然后，又孩子似地摆出拳击的姿势，在客厅四处追捕小心翼翼后退的小鲁本。

有时候，他实在太过精力充沛。叨雷有过人的强健体格，但是小孩却常常会开玩笑地批评他。有一次在机智问答中，他说：「我能够把全家背上楼！」这种话很难让人相信，但是他们都知道他真的会去试试。结果在愉快的惊叫声中，叨雷把他的太太和马格丽特抱在一只手臂，再把抱着伊利莎白的凯儿抱在另外一只手臂，然后让布兰屈和小鲁本抓着他的背和颈子，将他们一把带上楼。楼梯有转弯的地方，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捕蝇纸的记忆力

小孩还会想要从他另外一个突出的特性去捉弄他——就是他不可思议的记忆力。他像「捕蝇纸」一样的心智，使他具有近超人的能力。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他能够记住每一章圣经经文。通常他可以正确地说出引用经文的经节。所以在家里到了晚上，他的小孩常常会和他玩游戏，不断试着去问他最困难和最容易混淆的经文，结果每一次都是他们输。

家里另外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圣诞节，这时候叨雷有一件自我派定的工作，就是去买坚果、糖果，和水果，预备放在长袜里头，和布置圣诞树。想想看，尊贵的叨雷在圣诞节的凌晨，摸黑偷偷溜下楼

梯，点亮树上的每根蜡烛，而在这个时候，楼梯间却露出许多热切的眼睛在注视着他。当小孩打开他们的礼物，叨雷微笑而快乐地站在那里——只不过手里却拿着湿海棉，以防火灾。

叨雷通常在八月会计画夏天的假期，并且会将全家作完全不同景色的改变。同时，他也会为小孩寻找新和宝贵的基督徒朋友。在诺斯费德圣经会议的夏天里，就特别有很好的基督徒环境，并且也的确大大地改变了小孩。在和家人相处的这些夏天里，正如凯儿后来说：

我父亲常常喜欢作那些我们喜欢作的事情。就如我们常常野餐，父亲也和我们一起野餐，而且看起来是那么快乐。但是，还没有等到我长大，我就已经知道他其实是非常讨厌野餐。

鸚鵡情深

叨雷对小孩非常用心，但是比较起来，仍然比不上他对卡拉的深情。虽然有些人觉得叨雷并不会特别深情，但是只要是他的好朋友，都会注意到他对她温柔的爱和尊敬。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可能，她总是陪他一起旅行。如果他不在家，那么不管有多少事情，他总会每天寄一封信给她。他从来不会忘记生日或结婚纪念日，不管离家多远，都会有他的口信传回来。叨雷在时机不恰当的时候，喜欢搭乘火车，或者改变行程，以便能够提早回家，好让他心爱的人吓了一跳。许多时候，他会在旅行之前，仔细地研究火车时刻，好有一些理由能够多和太太相处。

卡拉深爱她的丈夫，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她却是娴淑、谦虚，而隐藏的。只不过，她对教会的事工却非常热心。她参加芝加哥街教堂的妇女团契、教主日学、并且帮助穷人。通常，她的身体都很好，但是在芝加哥，她的听觉却出了问题。有时候，这会对她的丈夫产生一些困扰，不过后来当她用了助听器，便大大地改善了这个问题。此外，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主妇，对小孩来说，她是一个非常坚强，又很仁慈的管家，他们给她完全的爱和信任。

或许，叨雷留给家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永不改变的属灵乐观主义，甚至在极大的试炼中也是如此。不管什么时候有了困难或是问题，叨雷总会微笑地说：「这也是『万事』之中的一件。」——参考罗马书八章廿八节。这样的反应，于是成为永远无法忘怀的家庭传统。后来，他的儿子鲁本在谈到父亲个人最大的特征时，立刻就毫不犹豫地說道：「灿烂……一种灿烂的乐天。」

亚伯大哥

他的家人在辉煌的证言中，也有一部分谈到关于他如何让他的大哥亚伯得到改变，那是他灵魂争战经历中最得胜的一次。自从在耶鲁悔改之后，叨雷就一直想要感动他的大哥，但是事实上，虽然他已经花了一整个晚上为他祷告，并且也写信给他，劝他接受基督，可是结果却是有一封信很快地寄回来，嘲笑他所作的事情。在彻底的灰心之余，他仍然持续地为亚伯祷告达十五年之久——尽管每一个想要感动他的努力所得到的，都只有更多的拒绝而已。不过，等到叨雷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冬天，主似乎对他说：「你的祷告不会太久了：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现在你只要等着看。」于是，叨雷就等着看。

在经过了许多年之后，亚伯如今也正好住在芝加哥，并且有一天接受了叨雷的邀请来家里晚餐。当他下楼的时候，由于严重的风湿症发作，使他被迫必须留下来，待上整整二个礼拜。叨雷没有直接和他谈到他的灵魂，但是基督教的气氛却留给他极大的印象。他看到小孩是如此频繁，又如此自然地谈起属灵的事，以及他们对基督的爱。在亚伯离开的那一天，叨雷陪他一起走到学校的办公室，因为亚伯打算回家。但是才刚离家不久，他的哥哥就说：「亚基，我想要戒酒（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你

是怎么开始的？」

「就我知道惟一开始戒酒的方法，就是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呢？」他回答：「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之中，你这个基督徒的表现方式，算是最特别的。」

「好吧，那么你是怎么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

于是，叨雷把他带到学校的一间办公室，向他解释生命的道路。结果他就欣然接受了，并且还成为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又过了不久，他也来到学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以平信徒的身分在距离芝加哥四十哩的长老会教堂传道。但是不久，叨雷却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你的哥哥亚伯，在今天早上二点去世。」

叨雷虽然悲伤，但也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他不断地为他的哥哥祷告，已经超过了十五年而且他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注 1：与小叨雷之会面。凯儿后来说：「如果我以前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父亲坚定的生命便会让我变成一个基督徒。我们那些并不认同父亲工作的朋友见证说，他们从他的生命中看不到一点不坚定的地方。」摘自 PAUL 着《Student》一书。

第十二章 芝加哥街教堂

「但是慕迪先生，我现在已经有太多作不完的工作了。」

不过慕迪仍然一直坚持，他很高兴教会想要找他，并且也认为他应该担任这间教会的牧师。「那是我我一直期待的，如果你肯接受这个工作，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所要求的协助，并且找人帮忙你在学校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叨雷终于让步，而成为芝加哥街教堂的牧师（注 1）。

不过，呼召他的情况也很特别。这间教堂是慕迪在一八六四年设立，可是它的许多牧师，却没有很多机会可以从事传道和牧会的工作。在过去，这间教堂有许多杰出的牧师——像艾德曼博士，尼德罕先生、布兰查德先生（后来惠顿学院的校长）等人。由于不久前高斯先生才刚辞职，教会就在慕迪和叨雷的建议下投票，决定聘请著名的葛里格先生。他来自苏格兰的亚伯丁，是一个极有恩赐的人。慕迪早先曾经在英格兰见过他，后来则很欣赏他在诺斯费德的牧会工作。

在这段过渡时期，都暂时由叨雷负责讲台。可是因为他的讲道极受恩膏祝福，于是就开始有许多人祷告，希望这位苏格兰牧师不会接受聘请！后来，等葛里格果真确定不能接受聘请之时，教会便立刻向叨雷发出邀请。

重返牧会生涯

于是，叨雷热心而认真地着手从事他的新工作。不过，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之后，教堂和学校二件工作的双重责任所带来的压力，便逐渐显露出来。慕迪写信给他这位宝贵的同工，于是对他说：「费特觉得你似乎工作过度，我希望不致如此，但是如果你觉得情况不好，为什么不把能够交待给别人的工作交接出去。我们不希望你现在就累倒……你应该让自己保持在强壮的状态下，才能带领大家得胜。」

当他刚刚接下牧会工作的时候，教堂大约可以容纳二千二百人——其中有一千二百人在主席位，而一千人在旁听席位。旁听席位通常只有在特别的日子，或当慕迪先生在的时候才会开放，可是不久

之后，旁听席位就已经不能不开放：甚至在晚上的礼拜中，连每个可以站的位置也都站满了人，有多达二千七百个人在教堂里面。后来，为了让那些不能进场的人也有聚会的地方，只好在学校的教室举行附加礼拜。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有许多人因此悔改。不过大部分悔改的人并没有加入这间教会，那是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由别的地方来的，或是别的教会来的人。有些教会把他们的人送到芝加哥街教会，等到这些人悔改之后，又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教会！他的确是「带领着大家得胜」。

是什么原因让他的牧会工作能够这么成功呢？叨雷简单的答案就是「祷告」。他说他在这间教会担任牧师的第一篇信息，便是：「如果你们的新牧师知道在你们当中，有一些神的儿女，在礼拜六晚上晚一点睡觉，或是在礼拜天早上早一点起床，为了你们的新牧师祷告，他会有多么高兴呢。」结果，有许多人接受了这个挑战，开始热心地为他们的领袖祷告。

另外，他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就是系统化与彻底地训练人去作个人福音工作，就像他从前在盖兹威尔和明尼波里斯所作的一样。他不只是相信一个受过个人工作训练的会友，可以为任何教会带来复兴，他甚至觉得「一个最危险的异端，就是一个人的牧会——只有牧师一个人去作所有的工作。」他常常说：「我并不是靠着我的讲道去拯救罪人。」于是，叨雷便系统化地把这些原则导入行动之中。

他把他的教会分成几个组，在每一组之中都有一个监督和几个工人。这件工作是这个样子：每当有外人来到教会——通常都会有很多人——他们距离个人工作者都很近，如果有一个外人离开，就要有一个个人工作者跟着他，然后在大厅或是在教堂外面跟他谈话。他们会跟他谈到他的灵魂，如果他还不是基督徒，就要邀请他在礼拜后参加询问会。叨雷同时还建立了他的「打渔执事」，他们在礼拜天的下午，在街上或公共场所，四处寻找有可能悔改的人。于是，有许多原本不可能信主的人，都这么信主了。

「火」的讲道

不过，大家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叨雷圣灵充满的讲道并不会让人悔改。有一个十分令人感动的例子，是有一天晚上，一个衣着时髦，在衬衫上头还别着一颗钻石的男子来参加礼拜。当叨雷讲道的时候，这个人非常专注地听着，甚至身体向前倾靠，只坐在椅子的前缘，并且眼光紧紧盯着叨雷。在讲道进行到中间的时候，叨雷为了汇出有力的重点，所以就用夸张的方式问道：「有谁愿意现在就接受耶稣基督呢？」谁知话才出口，这个人就站了起来，然后他的声音便像枪声一样，贯穿了整个教堂：「我愿意。」那个时候，叨雷只好停了下来，对他发出邀请。后来，叨雷说：「我当时并不是为了节省讲道，而是为了拯救灵魂。」

有一次他在教会中一篇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讲道，是来自他对一节经文，有着无法抹灭的印象，「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连续好几天，这节经文不断地出现在他心里，于是他开始为了这件事情祷告：「天父，礼拜天早上不是我讲道；而这却是早上用的经文。」早上是对基督徒的讲道，晚上则针对非基督徒讲道。「我需要晚上用的经文。」

可是，除了「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之外，他就再也看不到别的经文。最后，他说：「好吧，天父，不管那是祢要我在早上或在晚上讲的经文，我都愿意讲，不过我要明白。」这时候，忽然又有二节经文，浮现在他心中，并且在这二节经文之中，都有「火」的字眼。等他跪下来祷告之后，他于是

就有了讲道的三节经文。当他在礼拜天晚上讲道，并且发出邀请的时候，咨询室里竟然挤满了人，其中还有许多人回应了他的邀请，接受圣灵的充满；而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则仍然继续追求基督。

由于教会想要满足每一个阶层的人，正如它在大门上头所贴示的：「特别欢迎陌生人及可怜人来到神的家。」于是在会友之中，便很有意思地夹杂着有钱人和穷人，没有知识的人和知识份子。在能够想到的教会中，它可以算是最一视同仁的教会。在教会的看板上，可看出有许多会友以前曾经是酒鬼或流浪汉，但是如今，他们却都过着足以为人楷模的生活。

不过有时候，也因为大部分的会友都是穷人，所以教会并不能全然地自给自足，加上过去教会对于慕迪福音事工的丰富恩赐又有极大的依赖，所以有很多人觉得他们除了来教会作礼拜之外，并不必有任何形式的誓约。如今，叨雷虽然不会加给他们压力，但是他却认为，为了大家的缘故，他们必须学习如何付出。因此，他教导他们要养成付出的习惯。他也承认那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不过不久之后，教会不但已经可以负担自己的花费，而且还可以在国内外传道事工上，提供可观的协助。

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一些批评，但是叨雷却从来都不会受到私人批评的影响。他的一个会友艾迪斯诺顿回想起有一个礼拜天早上，他在教会的桌上看到有人希望他不要经常重复他的旧讲道词。这样的批评非常刻薄，但是他却很平静而安闲地看完它，然后又继续重复他的旧讲道词。

差劲的家伙

叨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他和教会看板上的人，也有很好的关系，那些人都是由一些曾经是「酒鬼、无家可归的人，和完全被人弃绝的人」，但是现在却过着「足以为人楷模的生活」的人所组成。谈到教会看板上这些人每个礼拜五晚上稳定的聚会，他说：「我曾经告诉一些弟兄，我对他们意见的看法，」认为和他们一起聚会，是「美好的爱宴」，他认为这间教会是他所认识最合一的教会。

就在他接受牧会工作之后不久，叨雷选了学校里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学生威廉杰克比作他的助理。杰克比在上一个春天才刚刚来到学校，他回答叨雷：「哦，我不能作这个工作，我是一个差劲的家伙。」

叨雷反驳他：「不，你可以作得来。凯勒是一个差劲的傢伙，但是神用他。所以你也来试试看。」在叨雷持续的鼓励下，杰克比总算接受了这一分工作。

杰克比是一个「差劲的家伙」，这在过去的确是一个事实。他在十岁就离家出走，并且开始酗酒，先是过了三年水手的杂乱生活，然后加入陆军和印第安人作战。后来，他不光荣地被陆军免职，又因为暴力行为被爱荷华城剥夺了法律保护权。于是，他变成一个赌徒和拳击赞助者，并且在酗酒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后来，杰克比却悔改来学校接受训练，他变成芝加哥一个最可爱的人，并且给叨雷很大的帮助。

柳丁叔叔

甚至叨雷礼拜六下午没有空陪小孩玩的时候，他也代替叨雷陪小孩。他们和这个喜乐又温柔的「叔叔」共渡了许多欢乐时光。他非常爱他们，当他带着许多柳丁来叨雷家的时候，小孩子都认得他的铃声，然后他把柳丁从地板的这头滚过来，这会让小孩们感到非常快乐。

事实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下午的探访里，改变了他的生命。在他还没有担任叨雷的助理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礼拜六下午的探访。有一天，他非常沮丧想要离开学校，不过他仍然打算最后一次去拜访叨雷的家。就在他刚刚踏进大门，马格丽特就爬到他的手臂上，抱着他的脖子对他说：「克比，我

爱你。」于是，他的心融化了。他因此完成了学校的课业，并且成为叨雷的助理。

叨雷在教会也有其他得力的同工，像陶勒是诗班指挥。并且有一阵子，学校里面一个很有才气的年轻学生查理士，也来指导儿童音乐。至于学校事务主任盖劳德，是主日学校得力而能干的监督，而詹姆斯葛雷在叨雷不在的时候，则常常代替他讲道。但是不管是叨雷还是葛雷，他们都很有对小孩谈话的恩赐，小孩子都很喜欢听他们说话。

在这段期间，叨雷依旧负责学校方面的工作，而慕迪则是不断督促叨雷作更多方面的努力。他在一八九四年年底，关于开始更多班级的时候，写道：「看来，我们必须不断向前推进，如果我们站着不动，我们就只有失败。因此在一八九五年，我们必须推进到新的领域。」就是这样，叨雷不断地向前推进。

注 1：《Power》Torrey 着，第四七页。教会创始于慕迪之主日学校工作，但是直到一八六四年才组成伊利诺街独立牧堂，该建祭曾毁于一八七一年芝加哥大火，而后在该地建起北边圣幕（the North Side Tabernacle）——这是大火之后最早建立作为崇拜和教育的公共建筑。芝加哥街牧堂建于一八七六年，是目前慕迪纪念牧堂的前身。

第四部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开了

（1902 ~1905）

第十三章 诺斯费德

叨雷接到邀请，前往较有影响力的纽约市第五街长老教会传道，但是，就在他启程前往纽约之前，慕迪坐着马车来家里看他，对他说：「叨雷，我只是想来拜托你一件事。我想要告诉你应该传些什么，你应当传你自己「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十个理由」的讲道，和「圣灵的洗」的讲道。」

自从他准备离开之后，慕迪总是习惯地一次又一次来告诉他：「叨雷，要记住传圣灵的洗。」叨雷有一回曾经问他：「慕迪先生，难道你不觉得除了这二篇讲道之外，我还可以讲些别的吗？」

「不要想那些，你就传这二篇道。」就像以往一样，只要是慕迪说的话，叨雷总是照着去作！慕迪是惟一敢告诉叨雷应该传些什么的人。

这正是慕迪，他不断「催促」叨雷进入新的事奉。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麻塞诸塞州诺斯费德的圣经会议中发生的。慕迪生在诺斯费德，那是一个古雅的新英格兰小城，有着壮硕的榆树和美丽的树技，布满在它的主街上。在这里，康乃狄格河像一条银带般蜿蜒地流过绿色草地，再流过山丘。对慕迪来说，这里是最优美和宁静的地方。

慕迪觉得这里应该是举行圣经与属灵生命聚会最好的地方，于是就在一八七九年成立了诺斯费德会议营地。后来，它也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同时，慕迪也为那里带来了许多最优秀的属灵领袖像葛登、葛里格、卫提尔、皮尔森、安德列波纳、安德列穆雷、F.B 迈尔，和坎伯摩根等人。

而叨雷也立刻成为那里最受欢迎的讲师。他的信息全集中在圣经、基督的第二次再临、祷告，和圣灵上。其中最后一个题目，特别是他强调圣灵施洗的重要性和必须性，已经成为他讲道的标记。在

他的圣经聚会和教会牧会中，这方面几乎就是引起他冲击最大的地方。

灵洗的确实七步骤

叨雷教导大家，圣灵施洗是每个信徒的权利和恩典。他常常会这么说道：

「我立志把这本书奉为教义，虽然我不认为我已经能够全然作到，但是这却是我的目标。所以，如果这本书用最积极和教义的方式说，只要你确实作了几件事，你就可以得到圣灵的洗，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确信我的相信是不会错的。我一点都不害怕，只要任何一个人确实地作了这几件事，确实作了这几个步骤，他就可以立刻接受『圣灵的洗』。」

这几个「确实的步骤」，他列出七件——接受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为罪悔改、公开承认基督、全然顺服基督、真心渴慕圣灵施洗、为此祷告、靠信心接受。这些步骤都是他客观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卅八节、五章卅二节、约翰福音七章卅七~卅九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和马可福音十一章廿四节而来的（注 4）。由于他讲论及劝导这一件事，结果使许多牧师、神学生和平信徒的生命及事奉，都因此得到彻底的改变。

对真理的执着

不过，却也有一些人在逃避叨雷的用辞，他们相信圣灵施洗只限于使徒时代，或是为了让信徒与基督结合而已。有许多慕迪在诺斯费德亲近的助理和教师都持有这个立场。在一次聚会之后的一个晚上，慕迪把他们都找来家里，然后让叨雷「向他们说明这一件事」。结果，他们平静地谈论了数个小时，但是看法却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慕迪要求叨雷暂时停下来。经过一段认真的反省，他想：

「哦！为什么他们这么挑剔呢？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这就是他们需要的呢？他们是好老师，是非常好的老师，我很高兴有他们在这里；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圣灵施洗正是他们需要的？」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术语的问题而已，它还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信徒有没有权利祷告，并且等候圣灵的能力？在确定自己对圣经术语的信念之后，叨雷于是说：「我不管你们怎么称呼它，你们可以把圣灵施洗说成『圣灵充满』、能力充满，或是你们高兴的任何一种称呼，但是无论如何，我宁愿用错误的名称作正确的事，而不是用正确的名称却作错误的事。」因此，他仍然坚信运用圣灵的能力。

基督再临的演练

在叨雷讲道中强调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基督的二次再临。虽然他对圣经中教导这个问题的众多观点已经整理清楚，但是直到他初抵芝加哥，他在有些时候，还是会希望圣经中没有启示录！不过年复一年，他的信念却愈来愈深刻，于是他对基督二次再临的讲道，也就愈加容易被人接受。

有一天在诺斯费德，当他正好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吓人的事情。当时，听众听叨雷描述主荣耀再临正听得十分入迷，当他说到号角的声音和天上天使的呼喊时，就恰巧突如其来的雷声响彻了诺斯费德的康乃狄格山谷，并且夹带着可怕的轰隆声，与令人目眩的闪光，击中建筑物——塔的避雷针。

这种情形十分吓人，当中有人跳了起来，也有人大叫，但是叨雷却冷静地说道：「哦，坐下吧，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和主耶稣真正再来的时候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慕迪的一个女儿后来提出来

说：「哦，叨雷先生，我还以为主已经真的来了，结果不是，让我觉得非常失望。」

由于受到慕迪的鼓励，叨雷在诺斯费德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建立了夏季住处。因此，就像慕迪一样，诺斯费德对叨雷也具有了相同的意义——是一个快乐而平静的地方。并且在那里所渡过的夏天，也让全家感到特别高兴。而每年到诺斯费德的旅行中，有一件最显著的事，就是在最后和慕迪一起乘坐马车。慕迪就像是叨雷小孩的伯伯一样，而每年在那里的夏天可以和慕迪相处，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于慕迪，则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叨雷一起为教会事工及学校工作作计划和祷告。人们常常都可以看到他们二个人，在清晨一同坐着马车，经过美丽的麻塞诸塞乡间小路，并且讨论着重要圣灵事情的景象。叨雷同时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社交活动——特别是从慕迪坚持他和其他讲员必须在晚间崇拜之后，到他家里吃西瓜或霜淇淋起。

生命的讲员

当然，自从大家觉得叨雷的灵命提升之后，他便开始会经常接到邀请，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工人会议、学生及宣教会议、圣经及宣教会议、福音聚会和大教会的讲员。不过尽管他一直努力把事情错开——因为这些已经影响到他在教会和学校的工作，然而他仍然没有办法不接下每一个邀请。

有一次参加在宾州的基督教青年会会议，就发生了一件事。当时，他是最主要的讲员，可是却意外地分到只有一间小而通风不良，又只有一个洗脸台、一张椅子和一张床铺的房间。当大会中的一个领袖乔治莫海来房里看他，就感到愤忿不平，打算到管理员那里提出抗议。可是叨雷并不想抗议，他说：「如果你能够给我一张小桌子让我看书，我就会感到非常满意了。」难道他不曾告诉学生，要忍受艰难，好作基督的好精兵吗？

当他在西班牙与美国战争期间，担任数个月军中牧师的时候，还发生过更多艰难的事情。当美国军队在确特奴迦和屈克摩迦接受训练的时候，他也在他们那里举行特别礼拜和从事个人工作。在长期燥热中待在干燥又多尘的边界，加上可怕的军中生活，特别是那些因为战争而来的败坏，都为叨雷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另外，叨雷的牧会能力也因为在出版了几本重要的书籍之后，得到了扩展。这些书本的内容，大部分都曾经在课堂上教过学生，并且还曾经全部在他自己的属灵经历上，得到严酷的考验。《如何研读圣经才能有最大的益处》(How to Study the Bible for the Greatest Profit)《何得着完全的能力》(How to Obtain Fullness of Power)《圣灵的洗》(The Baptism With the Holy Spirit)虽属袖珍，但是却适合基督徒生命实际需要的书籍。

命题教导

不过，在这段时间，他最重要的作品，应该算是《圣经在教些什么》——这是一本用严格引导和独特方法研究圣经及其教义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系统神学；不过它却也是一本重量级的圣经书籍，并且只谈论圣经中明白启示的教义。由于它简单明了，又不使用神学术语，带给人们强烈的冲击。书中每个主题的步骤都在陈述一个类别，列出相关的经文，从中描述命题，并且常常为命题的特性作评注，

下面就是一个例子，谈到基督之死的主题：

1.基督之死的重要性：

第一个命题：耶稣基督的死在新约中曾经直接提到超过二百七十五次。除此之外，在旧约中还有许多先知和典型的注解，提到耶稣基督的死。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第二个命题：耶稣基督取得血肉之体，为要经历死亡。成为肉身就是为了死亡，耶稣基督的死不只是祂为人生中的一个事件而已，更是祂生命里的最高目标。祂成为人是为了让祂可以用人的身分死，并且也 为人死。

正因为他觉得必须让学生自己去挖掘圣经里的真理，所以他常常告诉学生他的书是：「圣经在教叨雷一些什么」。

另外，学校的学生也可以从那些杰出的客座讲员中得到益处。有很多诺斯费德会议单上的人都会来学校。当坎伯摩根来教玛拉基书的一系列信息时，学生们便得到很大的鼓舞，而且同时，在这种情形下摩根也同样得到大的鼓舞，觉得那是在作「一件绝美的工作」，并且也是为学生作「一些优良的圣经训练」。

这种丰盛的圣经训练很快地便在校的附近推展开来。一八九七年，延伸部已经在城里不同的地方开办，到了一九〇〇年，圣经延伸班更在圣路易和底特律举行，而慕迪和叨雷，则仍然继续向前「推进」。

生命中最大的考验

也就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这段期间，发生了二件不幸的事情。首先，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六日，叨雷失去了他们九岁的小伊利莎白，这是叨雷家里遭遇到最大的考验（注1）。

一个礼拜六下午，当孩子们从林肯公园回来，伊利莎白开始觉得不太舒服，就直接上床休息。虽然情况看起来并不是十分严重，她就是一直不太舒服，拖到礼拜二才发现是患了白喉。他们立刻请来家庭医生。不过因为医生并不认为情况严重，所以也没有使用抗毒素。不久，她的病情很快地得到复元，而叨雷也寄信给慕迪和其他关心这一件事情的朋友，告诉他们难关已经渡过。

可是，就当叨雷正在和别人谈到她显著的进步时，照顾她的护士却慌忙地跑到楼梯的一头大叫：「赶快上来！」等他们都跑上楼梯，才发现伊利莎白已经闭上双眼而且呼吸急促，她的心脏就像要跳出来一样。叨雷立刻就跪下来祷告，但是还没有等他开口祷告，这一个小生命便已经回到天家了。这件事情是如此突然，此重大打击几乎让叨雷全家濒临崩溃。葬礼十分悲伤，因为疾病的缘故，她的兄弟姊妹都不能参加葬礼，甚至也不能看她最后一面。而除了父母亲和坚持一定要出席的杰克比之外，也没有人参加葬礼。狂风暴雨，而雨滴也毫不怜惜地打着小棺柩。泪流满面，几乎已经无法承受悲伤的卡拉转过身来，对她的丈夫说：「亚基，我真高兴伊利莎白的灵魂并没有躺在那个盒子里面。」

那天晚上，房子里面在消毒，所以叨雷不得不待在外面的旅馆。他是如此孤单，而整晚又是不停的闪电与雷声，极度的悲伤加上睡眠不足，叨雷第二天依旧回到学校，但是就在回到学校之前，他却街上因为哀伤的重担而崩溃。他哭道：「哦，伊利莎白！伊利莎白！」不过就在那个时候，他却经历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如他所述的：「爆发出我以前未曾经历的能力，就在那一刻，我经历了生命中未曾知道的最大喜乐。」（注2）

叨雷对伊利莎白的死感到特别悲伤，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常爱她，而且也因为他对她的死，感到部分的自责。如果不是看到她不寻常的病况和显著的复元，他事后觉得他应该坚持让医生给她使用抗毒素。不过，他所经历的圣灵，却也似乎是神用来告诉他，这也是「万事」之一的方式。

一些最令人安慰的话，是来自慕迪的电报，上面只是简单地说道：「伊利莎白的祷告已经得到应允。」这一句简单的话，是来自前一年夏天，诺斯费德会议里一位讲员的评语。这位讲员提到美丽的品性会产生美丽的面孔，而这个思想正好抓住了伊利莎白，所以等她回家之后，她就这么祷告：「哦，神，让马格丽特成为外国传教士，也让我变得非常美丽。」

尖锐的批判

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情，则发生在慕迪去世的前不久，这一件事，同样的也对叨雷在诺斯费德的事奉，产生了重大的影脣。部份出于叨雷的建议，慕迪读了苏格兰亚当史密斯博士在耶鲁的一篇演讲「隐密的祷告」，于是就邀请他到诺斯费德来。但是他在耶鲁的演讲中，同样也显现出一些问题，而引起了慕迪的担心，可是慕迪并不觉得他应该收回邀请。只不过慕迪却要求叨雷和他及史密斯一起私下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杰出的公理会牧师凯德曼博士也在场。

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史密斯采取了较高的批判观点。慕迪温和地与史密斯讨论这个题目，可是叨雷却是尖锐地质问他。

「史密斯教授，你教导说诗篇一一〇篇并不是在指弥赛亚，也不是出自大衡的作品：而是指约拿单马加比（Jonathan Maccabeus）的一个兄弟，不是大卫写的，而是当时一个不知名的人写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下面二件事情之中，就必定有其中一件是真的——耶稣基督一定知道这不是大卫写的，也不是在说祂自己，可是祂却慎重其事地去欺骗那些听祂讲道的人，所以这时祂的神性便有可议之处。或者祂并不知道，这时祂的神性也有可议之处。不管是那一种情形，你打算如何来面对基督的神性呢？」

史密斯回答：「我并不是把我对基督神性的信仰，建立在诗篇一一〇篇之上。」

「我也不是。」叨雷回答他：「但是为了知道祂就是神，我必须确定当祂面对诗篇一一〇篇之中，关于祂神性的争议时，祂知道祂在说些什么？」

这回，史密斯哑口无言。

后来，当叨雷再一次谈到这一件事情，他说：「慕迪先生支持我所谈论的每一句话，和所持有的每一个观点。后来他告诉我，他告诉史密斯教授，他所作的是撒但的工作。他也告诉我，他很遗憾请这些人（史密斯和凯德曼）来诺斯费德。」

谈话依旧是礼貌、高雅和平静地继续下来。史密斯和叨雷二个人的表现都像绅士一样，并不会记恨对方，但是不幸地，维尔慕迪（Will Moody，慕迪之子）对这件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比较同情史密斯，却觉得叨雷的问题既不礼貌又很挑衅。这件事情在后来几年也有一些影响。（注3）

同时，另外一件对整个基督徒世界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也悄悄地在临近之中。

注1：当小鲁本叨雷谈到这一件事情时，虽然他已经七十岁了，却也依然掉下泪来。他和伊利莎白非常亲近，甚至常常被误认为双胞胎。

注2：《Holy Spirit》Torrey 着，第九三～九五页。叨雷对伊利莎白的死特别悲伤，因为他觉得或许他太过信任医生。

注 3: 不幸地, 维尔慕迪对叨雷问史密斯的问题产生了误解, 并且在他父亲的传记中这么说道:「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他们自以为属灵的态度, 让我们感到可耻。」[D .L .Moody] Will Mody 着 (纽约 MacMillan 一九三〇年出版) 第四四七、四四八页。慕迪的义子, 佛莱明雷威尔对这次会面, 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慕迪和叨雷先生花了整个晚上直到凌晨三、四点, 除了没有同意史密斯先生的观点之外, 他们作了非常清楚和正面的讨论。」《Paul Moody》Torrey 着, 第一七四页。在慕迪去世之后, 这件事情也影响了叨雷日后和诺斯费德的关系。同时, 凯德曼后来还成为叨雷在美国工作时最强硬的对手。

第十四章 慕迪纪念碑

属灵伟人的过世

「慕迪死了!」

全美新闻的这则标题, 震惊了基督教各界。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这位诺斯费德的老百姓得到了他永恒的奖赏。

这位宣教师原本在十一月十二日, 才刚刚开始他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一连串聚会。他们正计划扩大规模, 而且群众也非常多。不过才几天, 这位宣教师便似乎有些精疲力竭生病的样子。于是, 慕迪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形下接受劝告, 回到诺斯费德——在他四十年的牧会生涯中, 这是他第一次临时离开聚会。后来, 他让叨雷来完成这次聚会。

慕迪的病情拖延超过了一个月, 然后, 就在圣诞节的前几天, 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息。在去世的时候, 他留下了二件最遗憾的事情, 一件事是留下他的家人, 而另外一件事, 则是留下神呼召他去完成的光荣事业。他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就快临到, 而他希望自己也能够身在其中。葬礼在圣诞节过后的几天举行, 而纪念礼拜也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举行。

有好几位知名的教会领袖都在葬礼上说话: 不过, 叨雷的一席话却似乎最恰当不过。他引用了二节经文, 第一节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陈述了神在慕迪出生、悔改、个性和去世上面所彰显的恩典。他所引用的第二节经文, 是约书亚记一章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从他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先知的口气:

慕迪先生的去世, 呼召大家向前迈进——呼召他的子女、他的助手、每个地方的圣经牧者、和每一间教会。有人或许会说:「我们的领袖已经走了; 让我们放弃这件工作吧!」绝不! 听听神是怎么说的:「你们的领袖走了; 更要向前迈进。『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去承受那地为业。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因为我怎样与慕迪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他的去世有凯旋作为环绕, 也是神回应我们为这里复兴祷告良久的一种方式。」

二条腿的墓碑

叨雷并没有打算要放慢步伐: 他正计划要「向前迈进」。学校里面的气氛虽然不好, 可是叨雷却让它变得明朗:「虽然慕迪先生是圣经学院的校长和属灵领袖, 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像以前一样地进行。」在这里只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次委托人会议中, 他们投票把学校的名字改成「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尽管在私底下, 大家早已经都这么认定, 但是慕迪却从来都不允许别人这样更改校

名：「只要有我活着的一天」。

慕迪常常说：「我死了之后，我惟一想要的纪念碑，是一个有二条腿，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动的纪念碑——一个得救的罪人述说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纪念碑。」在葬礼上，有许多人都在哀伤地想：「有谁能够接替他的工作呢？」而在他们心中浮现的惟一答案，却都是「没有人」。不过，就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却成为福音界的慕迪纪念碑。

在慕迪去世之后还不到二年，有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出现在福音的景象上。第一件事情，是叨雷出版了一本书《如何为基督工作》，这是传道方法上一本最不朽和最广泛的书籍之一。书里的内容，叨雷都曾经在课堂上教过学生，并且在稍早之前，也曾经出现在学校的公约之中。它特别重视个人见证，虽然这样的题材已经包括在许多教会工作之中。同时，它在传道和教导上，也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帮助。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叨雷说：「在基督的教会中，充满了许多想要为他们的主人工作，却不知道应该怎么作的人。这本书想要告诉他们应该怎么作。里面没有未曾试过的理论，而是许多曾经经过实际经验尝试，并且得到成功的工作方法。」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并且也帮助许多人得到第一次领人归主的经历。其中一件最明显的，就是慕迪的女婿费特，在他去世之后接手了学校事务。

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慕迪去世之后的一个月內。就在一月份祷告周结束的时候，学校女监史崇小姐问叨雷：「为什么不至少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祷告会，并且也为全世界的复兴祷告？」这个建议打动了叨雷和全校，于是在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到十点，也就是叨雷在上完普通圣经课之后，他们便一起祷告。

复兴祷告运动

参加祷告会的人数，不久就增加到将近四百人，而祷告会结束之后，叨雷又会和几位亲近的助手退回他的书房，为全世界的复兴祷告直到清晨。这个祷告小组通常很少会在礼拜天早上二点以前结束。

有很多人会在祷告会举行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来问叨雷：「复兴来了吗？」

「没有，就我们所知还没有。」

「什么时候会来？」

「我不知道。」

「你还打算继续祷告多久？」

「直到复兴来了为止。」

有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日本，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不过复兴运动仍然不像祷告的人原先所期待的那样热烈。可是到了十一月，明显的复兴迹象却开始出现在叨雷自己的芝加哥街教堂。并且，联合的福音事工，也推展到了芝加哥的北边。叨雷说：「我一直在期待一次震动全国的大复兴，但是却从来都没有想到，它会首先从我所牧养的教会开始。」只是，他们还是在期待一个更大的复兴运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呼声

就在祷告会进行了一年之后，在一次正常聚会结束后的一次较小的聚会中，叨雷很自然地被圣灵带领，作了一个他一生中最特别而不寻常的祷告：「我被感动向神祈求，差派我到全世界传扬福音，并且让我能够看到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纽西兰、塔斯梅尼亚、印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

德国、法国和瑞士都有上千人得救。」

这样的祷告十分让人吃惊，不管是叨雷或是他的助手都觉得：「他怎么可能离开这么大的教堂、不断增加的会友、和重责大任？他怎么可能离开学校，特别是自从慕迪去世之后他所承担的更大的责任？」尽管「怎么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自从那一天之后，叨雷知道他将会是全世界复兴的一个媒介。

过了不久，有二个陌生人，威任先生和巴伯先生从澳大利亚来参观叨雷在教会礼拜和学校上课的情形。几天之后，这二个人决定和叨雷定约。他们解释说他们奉派到大不列颠、加拿大、和美国，要找一位合适的宣教师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带领聚会。他们认为叨雷正是适当的人选，并且问他：「你愿意来澳大利亚吗？」

虽然叨雷觉得主的带领，正像哥尼流派来找彼得的信差一样，但是他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离开芝加哥。」他又说：「不过我会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并且让神作决定。」

「好的，」这二个人信心十足地说：「你一定会来，我们会为你祷告！」事实上，巴伯先生甚至还坚持要见叨雷太太，因为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澳大利亚好好地招待他们二个人。

几个月过去，到了十月，当叨雷正在圣路易参加一个圣经会议，有一封从墨尔本打来的电报，要求他立刻决定是不是要在第二年的春天去带领聚会。于是叨雷便离开会议作祷告，并且得到了清楚的带领，所以他回复了只有一句话的电报：「是的。」以利亚身上的灵很快地便降临在以利沙的身上！

同时，在教会和学校方面，情形也变得明朗。正如同圣灵对安提阿教会所说的话：「要为我分派……扫罗。」圣灵也这么对他们说话。于是，看来似乎是最大的问题，便迅速地得到解决。在学校方面，自从慕迪去世之后所作的一些调整，正很适合地应付在叨雷离开之后。费特是董事会很有能力的执行秘书，盖劳德是很好的事务主任，而贵格燕麦的大企业家可罗纳尔如今也是委托人董事会的一员，并且对学校也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圣灵协助及财务协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葛雷博士，他已经分担了叨雷一部分的行政责任。

叨雷在芝加哥街教会几年的牧会中，一共增加了超过二千位的会友。

神不可测度的力量，可以作我们的帮助。每一年，在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让它大大成长并且发扬光大，或者让它变成失败的一年。它会如何呢？……我们教会的成功，并不是那么倚靠那些神差派到我们中间传扬圣经的人，而是倚靠这间教会里每一个成员的忠心。

不过幸运地，教会却可以聘请到很有恩赐，又有奉献心志的浸信会牧师狄克森博士，在他不在的时候代理他。这样的选择得到了叨雷衷心的支持，因为他觉得狄克森是「一个聪明的牧师，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正统，而且……有冲劲！」

宣道之旅

当他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叨雷还作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信——大约有五千封信——寄给那些他认为可以真正为他祷告的朋友。

神已经为我打开到全世界传扬福音、教导圣经伟大基要真理的路……我写信给你，是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求神在这件工作上面为我祝福。站在人的观点，它的成功必须仰赖更多的祷告，难道你会不愿意每天虔诚祷告，求神祝福我们，并且传扬圣经吗？求神能够因为我们的见证和教导，让祂的名

字得到最大的荣耀。

有一件他所面临最麻烦的工作，就是要为每一封信亲笔签名。

到了十二月廿三日——几乎正好是慕迪去世后的二年——叨雷和他的太太便开始了宣道之旅。布兰屈、小鲁本，和马格丽特则和叨雷的姊姊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凯儿在先前则已经进入麻塞诸塞州的霍力约克学院，并且住在学校。虽然说耶诞节不能和小孩一起渡过，会让叨雷有些失落感，但是还是有人可以替他们在小孩的袜子里面放满东西。

不过他们孤单的感觉还是减了不少，原因是船上的人都要求叨雷要带领大家举行耶诞节礼拜，他们甚至还要求他要独唱！在写信给盖劳德的时候，他说：「告诉陶勒，如果不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上过音乐课，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说，有许多人在船上晕船，但是「我却没有那种乐趣。」

途中，叨雷还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匆忙的聚会中讲了二堂，然后便开始了他在日本廿九天的旅行。他一共去了仙台、横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山口和长崎等地。在这些地方，他一共带领了七十二场聚会，而且「每一场聚会，都有明显的结果，许多当地人都公开地接受信仰。」在京都二天，总共有一百十九人信主，其中还包括二个佛教和尚。在神户则有八十二个人信主。而在离火车站十公里远的山口，更有超过六十个人信主。在东京，他对超过一千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徒聚会的人传道，并且有许多人信主。

有一场让人印象最深的聚会，是在一所大学举行的。当时有人劝叨雷不要传道，只要谈谈道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叨雷回答他：「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算有，我也不会说。」结果，他还是说：「对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应该怎么作呢？」

他首先陈述了基督的神性，然后说明祂为罪所付的赎价，最后，他要求那些愿意悔改并且接受基督的人站起来。结果有一会儿，众人寂静无声；然后，有一个日本人站起来，并且还像士兵一样地立正站在那里。接着，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而牧师们也随着忙成一团。第二天，在名单上一共写着一百卅一个愿意接受基督的名字。当初「建议」叨雷的人于是告诉他：「我要回去传福音。」

初来中国

离开日本之后，叨雷到中国待了卅一天。他通常每天都有四堂聚会——二堂对英文听众，二堂对中文听众。这些聚会一共在上海、杭州、苏州、福州和广州举行。有一些贵族的家人、政要和商人信主，包括当时在中国一个最有钱的富翁的女儿在内。这位年轻的女孩怕她的父亲会因此剥夺了她继承财产的权利，不过事实上，她的父亲对她能够成为基督徒却很高兴——甚至比叨雷还要高兴。

三月底，叨雷离开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他遇到了聚会的诗歌领袖查理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叨雷学校以前的学生，出生于田纳西小山上的小木屋，他的父母亲非常贫穷，可是却非常敬畏神，同时还极有音乐天赋。年轻的查理士很早就表现了歌唱的才华，并且进入玛力威尔学院学习音乐。毕业之后，他受聘为学校的音乐指导。

不过，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查理士放弃了他在音乐方面属世的工作，并且决定进入芝加哥的圣经学院读书。他有强烈的心志接受特别的基督教训练，尤其是在宗教音乐的领域。他建立了很好的圣经基础，并且有许多机会可以借着诗歌敬拜神。包括许多不同的活动，像在芝加哥著名的「地狱的厨

房 (Heii' s Kitchen)」中，担任一个夏天的主唱、指挥芝加哥街教堂主日学校一千八百人的唱诗，和协助史迈里博士的福音聚会。

在一八九四年的秋天，亚历山大加入了宣教师麦任威廉斯的工作，并且继续他的音乐事奉达八年之久。在这件工作上，他表现了指挥诗班及在大型聚会中带领诗歌的成熟才能。以宣教工作而言，他们二个人的合作非常成功，虽然他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一九〇一年，威廉斯决定到欧洲和圣地旅行，由于他的离开，给予亚历山大有较多的自由时间可以安排自己的福音工作。后来，叨雷知道了这一件事，于是便邀请他同赴澳大利亚。他比叨雷稍早到达澳大利亚。

第十五章 一个有神在他背后的人

我带给你一段来自书中之书的信息：「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祂而来。」我在这个机构里面很快乐：在过去七个礼拜中不断增加的祷告也让我很快乐——不过我并不倚靠这个机构，也不倚靠这五十个布道团，或是诗班，或是这四个秘书，或甚至英勇的主席：我只是不断地仰望神。而且朋友们，神也一直都在垂听……我不是凭着自己的自信才这么说，而是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听见神的声音。你们和我将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复兴。

为了这次聚会，墨尔本作了十分周全的准备。早在一八八九年，在叨雷抵达前不久才去世的圣者约翰麦克尼尔牧师，就和其他四位牧师，开始为了复兴而在每个礼拜六下午祷告二个钟头。除此之外最初邀请叨雷到澳大利亚其中之一的妻子威任太太，也发起家庭回圈祷告小组，在每个礼拜祷告。借着叨雷所写的一本小书《如何祷告》，她受到「彻底祷告 (Pray Through)」这几个字的激励很大。结果大部分因为她的努力，当叨雷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有二千一百个家庭祷告会正在进行。并且在聚会开始前的二个礼拜，甚至有超过四万个人参加了这些祷告会。除此之外，在预备这次的聚会时，他们还拜访了城里的每一个家庭二次。

市郊被区分成五个传道中心，分配给这些区域中每一个福音教派的当地牧师和宣教师。可以利用的大型厅院，包括卅个帐篷都被用来举行聚会。在开始的前二周，聚会都集中在十五个传道中心进行，但是到了后面二周，聚会则改在墨尔本可以容纳三千个座位的市政厅举行。每个晚上都挤满了人，甚至有许多次下午的弟兄聚会也是如此。而叨雷则负责带领市政厅的一切聚会。

五旬节的火

不论是仪态或是外貌，叨雷在讲台上都令人印象深刻。有一个人这么记着：

「他坚挺的身躯、宽硕的肩膀、雄纠纠的面貌，和坚定的眉毛，给人非常强壮的印象……，并且在近看的时候，他那带着明亮肤色、明眸双眼和明朗灿烂笑容的脸庞，也让他看来依旧充满了年轻的活力。」

虽然叨雷只有四十六岁，但是他过早斑白的头发，却也让他有着一股高贵的气质。澳大利亚的英国听众，对他「高贵的外表」印象特别深刻。有许多人还把他比喻成维多利亚之子，国王艾德瓦德七世。

不过，叨雷最引人注意的事情，还是他那罕见的力量。对大多数的人们来说，有一件事情总是令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叨雷常常是在对良心和理性说话，而不是在对感情说话，并且他也很少提高

音调说话。他的讲道十分直接和尖锐，让许多人以为会有人站起来并且离开，可是人们却仍然还是留下来——而且还有许多人因此而悔改。就好像有一个布道会的领袖说过：「这只能说是属天的恩赐——无法解释但却毫无错误——『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讲道中，我们可以看见五旬节的火。」

叨雷对良心和理性的呼求，以下面这段他对「生命剧本三幕（The Drama of Life Three Acts）」这个教训,所说的一些话最具有代表性。谈到浪子的时候，他说：

他开始思考。这是任何一个迷失的人所能够作到最好的事情之一。我曾经听到一些人说他们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自己这么以为。对他们自己以为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我愿意大胆地说：我可以让你们看到一些因为他们没有思考，所以他们不是基督徒的人。啊！今天晚上在听众之中，有多少人还不是基督徒，是因为你们不曾思考，因为你们不愿意思考，因为你们不能思考……今天晚上，在这里只要我能够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思考，我就能够让你们得救。

发出真信心的挑战

叨雷另外一个让人吃惊的特征，就是他在讲道结束后的呼召方式。有些人以为他会采用一些比较简单而广被采用的宗教方式，但是叨雷却不采用填写卡片或举手的传统方式。他用的方式非常简单、明确和有效。有一天晚上，他在霍桑市政厅对听众说：

我要请今天晚上那些还不是基督徒，那些在审判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再有什么理由可以对神搪塞他为什么会拒绝基督，并且愿意因此在今天晚上就接受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人站起来。如果只是让一个人举举手，我对这个人的得救，并不会有什么信心。如果你真正对你的灵魂，一个基督为他而死的灵魂认真，那么今天晚上就在大家的面前站起来。

他只会对那些真正、明确而公开的决志者有兴趣。

有一幽刀雷最受欢迎，和最令人感动的讲道是：「你还在等什么？」「天堂：它像什么？」「审判」「地狱，谁会去那里」「三火（Three Fires）」「最伟大的审判」「不信的原因、结果、和医治」「隐密处的需要」和「英雄与懦夫」。

整个布道会中，有一件最特别的事情，就是叨雷会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另外举行聚会。他的讲道题目，包括了圣经、祷告、圣灵和不信。他的信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十个理由」特别迫切，因为破坏性的批判论已经开始侵入澳大利亚。慕迪以前就曾经说过：

卅年前，人们不会怀疑福音。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借着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作了什么，……而我的工作只是帮助他们下定决心，去作一些他们已经知道应该要作的事情。可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问号在每个地方产生，所以我们需要一位元教师，他能够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告诉大家福音是什么。

叨雷深深明白这个新趋势——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破坏的批判者。因此他的目标，不仅仅只是传扬福音而已，他还要「教导圣经中最伟大的基要真理」。

完美献唱

并且，除了叨雷强而有力的证道之外，还有他的助手查理士亚历山大「像阳光般绚烂」的歌声。亚历山大差一点就错失了他在墨尔本布道会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如果不是因为神大能的膀臂，那么可能在他刚刚到达澳大利亚不久，就必须重回美国。原来，因为误会的缘故，委员会并不知道亚历山大要来，所以他们便请来很有才气的维戈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不过维戈却完全毫无私心地坚持让亚

历山大负责这一件工作。于是，原本一些十分严重的妨碍，便这么轻轻地渡过了。

这位美国诗班领袖，对他在墨尔本的第一场聚会，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们非常担心音乐场面过分壮观，所以就明白地告诉他：「不要作傻事。」事实上，委员会并且已经通知各个布道中心的教会，「诗班不可以超过五十个人，只可以唱孙基（Sankey）诗歌本里面的诗歌，不可以看到诗班指挥的指挥棒，诗班不可以坐在讲台上，只能坐在下面。」

对于委员会所提出的这些警告，亚历山大并没有说些什么，他只是面带微笑，并且把手伸向委员们。他和蔼的态度似乎征服了他们的忧虑。

但是，这位高瘦田纳西人闪亮的黑色眼眸和绚烂的微笑，却似乎征服了更多事情。从他在墨尔本市政厅的第一场聚会开始，他便立刻赢得了大家的心。他让人们——甚至是那些不会唱歌的人，都从心里大声地唱出赞美诗歌。明显地，他影响了诗班和会众。

亚历山大把会众都变成诗班——这是过去没有人作过的。他教他们唱歌，而他们也喜欢他每一分钟的唠叨、揶揄、称赞、批许和鼓励。他的诗歌带领和独唱让听众预备好接受信息，并且也使许多人因此悔改。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大家对查理士伽伯力所作的一首诗歌「荣耀颂」，所产生的反应。这首诗歌迅速地在整个墨尔本流传开来，并且也证实曾经帮助许多人因它而悔改。它熟悉的歌声，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

当我一切劳苦试炼都过去，
我将安息在美丽彼岸，
和我所爱慕的亲爱的相倚，
会有荣耀永速为我存留。
哦，会有荣耀为我存留，
荣耀为我，荣耀为我，
当我藉祂恩典得以仰望祂面，
会有荣耀，荣耀为我存留。

澳大利亚的听众还特别喜欢「No Not One」「数主恩典」「信而顺服」「喜乐在祂」「凡事顺服」和「宝血能力」这些诗歌。亚历山大温柔的歌声「我迷失的小孩今晚在那里？」和「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感动了许多人决志归主。

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为亚历山大在这四个礼拜中的表现，报以热烈的喝采，甚至包括委员会的委员在内——即使他使用指挥棒，在讲台上指挥庞大的诗班，而且还唱许多不是孙基的诗歌！叨雷觉得亚历山大是当今最杰出的福音诗歌领袖——并且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他能够有杰出的表现，叨雷也不会带他到澳大利亚。结果，每个人在聚会结束的时候，都因为那「强劲的证据和甜美歌声的美妙结合」而悸动不已。

在墨尔本的聚会中，一共有八千六百四十二个人信主的纪录，于是到了最后，在市政厅又特别为了他们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奋兴聚会——只有这些人才可以参加，以作为整个布道会的结束。叨雷对他们说了七个如何过成功的基督徒生命的基要步骤——这一件事情，后来则成为他结束每一次布道会固

定的信息：

- 1 要确信你的生命和事奉，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之上。
- 2 保持公开及不断地向世界承认基督。
- 3 把每一件罪赶出你的生命。
- 4 全然顺服神。
- 5 每天研读并查考圣经。
- 6 常常祷告。
- 7 为基督工作。

环澳之行

同时，布道会对社会也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效果。有许多不好的生意人改变了他们的方式。结果，当地的一个法律督导官员说，如果聚会继续下去，监狱就只有关门大吉了。在聚会的期间，他们除了管理庞大的群众出席的情形之外，就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作。

当叨雷被问道：「墨尔本奋兴聚会的规模和结果，是不是和你所预期的一样好呢？」他回答道：「是的，一切就像当初所预期的，……虽然我喜欢在福音布道会中，看到人们立即地悔改信主——并且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的确看到了——我更愿意看到教会大大的兴起，而让复兴不会在布道家离开之后，便宣告结束。」

墨尔本奇妙的改变，也让澳大利亚的其他城市，寄出许多邀请函。于是，包括维多利亚的华纳布林、本笛哥、玛里波罗和德兰；塔斯马尼亚的隆西斯顿和哈伯特；悉尼和新南威尔斯等城市在内，便形成了一个巡回布道路线。这些地方的聚会一直连续安排到下一个秋天。大部分的城市都作了类似的准备，只不过都没有墨尔本来得盛大。

在华纳布林的聚会，是整个巡回布道的第一个城市，却也是一场「艰苦的聚会」，并且恰好和墨尔本的聚会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尽管叨雷所传扬的，是内容强烈的讲章「在天平的度量下，你会发现自己的贫乏」，可是却看不到什么果效。叨雷说：「对于这样的信息，我不知道竟然会有这么差的反应，可是我并不会气馁，因为我知道我的力量在那里。」

有许多人说，在这么小的乡下地方，实在不可能期待有太好的结果。同时，华纳布林除了是一个艰困的地区之外，有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而这个地方同时以快马和生活放荡闻名。另外还有一些人说，叨雷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要求那些和主站在同一边的人站起来。「为什么呢？」他们说：「在华纳布林你不能这么作，因为如果你站起来，那么全城都会知道！」

可是，这样难过的事情，并没有让叨雷灰心。正如同后来他在西德对一群牧师所说的：

如果我们相信神，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如果我们相信圣灵，如果我们愿意心志坚定，相信没有什么事情会难倒主，并且愿意辛勤努力，那么就算是在最令人丧气的环境中，我们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得到复兴。

而他，也的确是辛勤努力！

结果，最后一堂聚会果真令人难以忘怀，甚至连华纳布林的《旗标》杂志的报导——起初，它原是猛烈地批评布道会和传道师——都这么说：

昨天晚上，市政厅外的景象，是过去华纳布林前所未有的。叨雷博士和亚历山大先生成功地「引导」大家，经历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经历，甚至足以让那些最顽固的怀疑论者都相信，……并且当叨雷博士释放完信息之后，牧师要求大家公开承认决志归主的时候，大家都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一种无法形容的奋兴似乎震撼了整幢房子。结果现在，人们都愿意站起来承认自己归向基督。

你在那里渡过永恒？

经过一个礼拜在吉隆成功的布道之后——在那里，从一开始他们便收到非常热烈的回应，于是便开始了他们在包勒市的聚会。在包勒市，叨雷谈论了一些批评跳舞的教训，结果大大地惹恼了当地一家跳舞俱乐部。于是他们便向叨雷挑战，邀请他来参观俱乐部，以便他可以亲身看看，知道这里没有什么下流和不正当的活动。不料十分出乎他们的意料，叨雷竟然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且还在聚会结束后，来到这家舞厅。

他们招待他进去，并且为他在台上安排了一个位置，以便观察跳舞的人。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位观察员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不但是一个跳舞的好手，而且还十分清楚各种不同的舞步。他注意到有一些原先安排的舞步被删掉，并且用华尔兹来代替。跳舞的人拚命地跳着华尔兹，又改采一些新的舞步，来代替他们以往跳舞的方式，并且常常跟不上节奏。于是，迷惑又困窘的舞客，只好一个接着一个退回座位上，不过，就在他们打算溜走的时候，叨雷却把他们通通叫回来，并且在那里对他们讲了一篇简单的信息：「我要在那里渡过永恒？」结果，舞客们都听得十分专心。

从前，每当他说到类似抽烟、跳舞、赌博和喝酒这方面的题目时，他都会遇到很多阻碍，因为有很多人都有这些嗜好，甚至连基督徒多少也是如此。大家把这些看成是「良心问题」，叨雷同意。但是如果有人问他：「这些事情是不是完全是个人的良心问题？」叨雷会回答他：「是的，而那里也正是我想要把你的良心放进去的地方！」

不过，我们必须知道，当叨雷坦白又毫不妥协地讲道时，他绝不会故意去强调它，好激怒他的听众。在他讲道之前，他总是这么祷告：「不要让祢的仆人说应该说的话，赐给他恩典免得他遗漏应该说的。」

举例来说，在包勒市曾发生了一件事。有天晚上，当他正在讲道，有一些很有教养的中国人也来参加聚会。在叨雷的讲道「你在那里？」中，叨雷问了一个问题：「你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本来他并不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并没有必要这样说，而去激怒会众，可是他却有这样的感动。结果第二天，中国人又来了，并且在聚会结束后，每一个人都走到前面。当叨雷问他们的领袖为什么他们要信主时，他说就是因为他前一天晚上问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神的儿女，因此结论是：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他们决定要成为神的儿女。

得着钢琴手

在本笛哥一个礼拜的布道中，发生了一件事，并且也因此而改变了叨雷和亚历山大以后的事奉。有一个年轻人是市长的儿子，他不是基督徒却应邀为聚会弹琴。这位哈克尼斯非常讨厌福音，但是为了让他虔诚的父母亲高兴，他却答应了这件差事。

不过很快地，他便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现布道会比他原先所预期的更加激烈。叨雷察觉到他的敌意，于是便和他讨论成为基督徒的事——可是却只有得到他无礼的答复。亚历山大非常欣赏

他的音乐才华，所以也对他特别注意。最初，他也是反抗亚历山大的诉求，但是，这位田纳西人和蔼的微笑却得到了最后胜利。在一个礼拜之后，他悔改了，从此哈克尼斯便成为叨雷聚会中最固定的钢琴手，并且在叨雷的晚年，他还是他非常亲密的助手。

在本笛哥的一次聚会几乎变成悲剧。当时叨雷正好说到关于地狱的题目，而空气中也充满了审判的气氛。正当他准备开始呼召的时候，却突然爆出轰然的碰撞声。有一些诗班的椅子垮了，还有一些诗班的班员掉到离讲台稍远的地方，而群众更是陷入混乱。但是镇定的叨雷这个时候却大声地用着权威的语调嚷道：「坐下！」听到他的声音，大家不由地都坐了下来，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混乱。不久之后，诗班班员毫发无伤地站了起来，并且很有秩序，然后叨雷又依旧进行呼召。有超过五十个人走到前面决志信主。后来叨雷问哈克尼斯：「你刚刚想结果会怎样？」而他的回答令他十分莞尔：「我想他们不会太快又掉下来。」

公驴的噪音

有一些情况叨雷并不能完全控制，不过事情还是会有例外。有一次在澳大利亚的某一个城市，当叨雷正在讲道的时候，他听到一只澳大利亚公驴正在发出扰人的嘶叫声。对他的讲道来说，这会产生一些干扰，于是最后他显得有些愤怒地停了下来，并且问道：「那只公驴在那里？」

事实上，噪音是由几个躲在屋顶上顽皮的小男孩所弄出来的。于是一个事先已经想好的答案，便从房子上面的横梁传了下来：「在讲台上。」叨雷在这个时候似乎觉得少理他们为妙，于是仍然继续讲道。

这位宣教师的下一站，是在马里波罗的八天布道。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个外表不俗、身材很好，又很英俊的男士，在一次聚会结束后来找叨雷，问他：「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和我作对？」

「我为什么和你作对？」叨雷惊讶道：「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的意思是说，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也不想成为基督徒，但是我却是一个有道德并且正直的人，关于这点，完全没有人可以否定。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和我作对？」

「你没有接受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并且顺服祂作你生命的主人，向世界承认祂？」

「没有，先生。」

「那么，」叨雷直直地看着他，然后说道：「我控告你严重地背叛你神圣的君王。」

于是一朵乌云笼罩在这人脸上，他立刻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几个月过去了，叨雷继续在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一些城市传道，又回到离马里波罗有四十哩远的包勒市，作第二次的短暂布道。在一次聚会结束之后，这个人又来找叨雷，对他说：「我老远地赶到包勒市，是因为想要告诉你，你已经不能再控告我严重背叛的罪名。」于是，他们二个人便跪下来，这个人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忠诚不再背叛；让祢成为我的君王。」

塔斯马尼亚的全胜

在德兰短短三天的布道之后，这位宣教师接着来到塔斯马尼亚的美丽小岛，准备在隆西斯顿和哈伯特举办布道会。

在这一段十八个钟头横跨海峡的航行中，可以算是叨雷所曾经经历过最难捱的旅行。他的同伴全部都留在船底，但是强壮的叨雷却决定要和这条船的船长，一起待在甲板上渡过风暴。突然间，船长

粗糙而自大的声音脱口而出：「黄金律、（马太七 12）我都作得不错。」

叨雷一直都在小心地等待作见证的机会，于是便立刻回头问他：「你都遵守了吗？」

船长点点头。

叨雷又说：「可是你的道德并不能让你进入天国。圣经上面说，你全部的义不过都像破衣一样。」结果，没有多久，船长便在叨雷有力的见解下弃械归主。

在隆西斯顿二个礼拜的聚会，搅动了整个城市甚至到极深之处。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进深和对社会的强烈冲击，才是布道会所结的最大果子。

有一个牧师也是委员，记下了一段有关叨雷有力的证道的话：

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刻骨铭心的冲击，听到一些真理的声音……事实上，大家在他结束讲道之前都已经相信了。而他，不管是从以赛亚、约翰、保罗，或任何一个属灵的作者中所引用的经文，都足以保证让大家确定生命中一些最严肃的问题，并且毫不延迟地立刻采取行动。……他只是把我们都摆在那一本我们一生都在读的圣经上面，好像是圣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问题也总会有结局。他让这样的圣经素质，成为所有行为根本与最后的凭据，这是不论学者、近代思想或现代注释所介入的修正，都不曾作到的。而他竟然可以用冷静沉着与压倒性的信念去完成它，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

其中一个听见圣经真理「声音」，并且决定「立刻」信主的主要人物，就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聚会的詹伯克，他是重量级拳击的优胜者，也是塔斯马尼亚的议会议员。

他最初和叨雷接触的原因十分有趣。因为叨雷经常被称作「博士（Doctor，与医生同字）」，所以伯克以为他是医生，就请他来看他生病的太太。当叨雷知道别人以为他是医生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惊讶！不过，其实他也可以算是属灵的医生。后来，他说服伯克来参加晚上的聚会。结果，叨雷的「英雄与儒夫」的讲道感动了伯克，于是便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的改变在隆西斯顿？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隆西斯顿的报导早已经搅动了哈伯特市，而叨雷也高兴地期待着在哈伯特市会有相同的祝福。有一些最引人注意的聚会，是一些特别为小朋友举办的聚会。因为通常叨雷都会在这些喜欢听到他来的地方，为小朋友举办聚会，就像在哈伯特一样。如同以往叨雷常常作的，他会说乃缦故事里的那个小婢女。而那些愿意信主的小朋友，也会受到非常小心及彻底的照顾。后来的几年证实，那些在他牧会生涯中信仰最坚固的人，就是那些当年参加他聚会的小朋友。

迎向挑战

也就是在哈伯特的布道会结束之后，塔斯马尼亚对这位美国宣教师，有了一个全新的称呼。「当他说他认识神，比他认识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更多，并清楚说到「我有神在我背后」时，听众都相信。」于是从此之后，他就以「一个有神在他背后的人」而闻名。

在包勒市短短几天的第二次布道之后，他来到悉尼和新南威尔斯，举办了为期二周半的布道。有许多人觉得或许对叨雷聚会中最大与固定不变的印象，就是在中午为弟兄们举行聚会。于是，有许多商人、专家会和许多普通的劳工，一起蜂涌地挤进聚会的地方。叨雷会和他们谈到圣经、基督复活，和不信等问题。

在这些聚会中有一段最受欢迎的时间，就是安排给大家问问题的时间。他要求大家先把问题提早一天给他，以便他可以思考：不过，他也常常会直接回答问题。叨雷特别喜欢回答问题，在他的回答

中，会显明出一般常识、智慧，和一些幽默。他敏捷的反应，常常会让听众感到十分愉快。这些问题包括了各种类型，同时也常常反映出新神学和破坏性批判论的影响。下面就是他回些问题：

问：一个人可不可以接受进化论的学说，并且同时又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进化论的支持者，并且同时又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我以前也相信进化论，并且同时相信圣经的启示。但是如今，我已经放弃了进化论的学说，不过并不是因为神学的缘故，我放弃它是基于科学的理由——那只是一个完全没有证据的假说……进化论的学说是科学的，从头到尾，它都只是空论和推测。

问：你认为牧师应不应该讲圣洁（purity）方面的题目，或是忽略它，像许多牧师一样？

当然，我不太相信太多圣洁的聚会（purity meetings）是好的，我也不太相信把太多这方面的书，拿给一个年轻人看是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看太多这方面的书，他就会开始去想它。只要仔细地挑出一本书给他看，再和他私下讨论，让他可以明白，然后告诉他把这些东西忘掉。

问：基督教是不是常常站在无知的一方而反抗文明？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所有伟大的大学都是由基督徒所创办的？有那一所伟大的大学是由不信的人所创办的呢？

问：祷告如何和一般的因果关系一致呢？

祷告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神从起初就已经知道会有多少祷告，并且把这些祷告都放在祂的计画中，好去安排一切。

问：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打乒乓球？

「嗯，」叨雷带着一付好像在和一个抽象问题奋战的架势回答他：「如果他能够专心，用很多时间认真地练习，那么我想他可以！」

在悉尼另外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通常，叨雷是不会在讲道中指名道姓地提出别人的错误，但是有一次在他的讲道中，他说有一位芝加哥的自由派牧师，曾经说基督是被当时的正统人士钉死的。针对这一点，叨雷却说基督应该是被当时的神体一位论教派（Unitarian）钉死的，因为祂被控自称是神的儿子。结果，当地神体一位论教派的牧师和委员们因此愤慨不已，并且在当地的报纸刊载声明，要求叨雷收回他的话，不然就要证明他的论点。叨雷于是宣布会在第二天回答这个问题。

牧师的改变

第二天，当群众聚集准备聚会的时候，空气中可真是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神体一位论教派的牧师和他的委员们都受邀坐在教堂前面的座位。叨雷对这些人非常客气，不过却不给这位牧师有机会反驳。原来叨雷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他记得一个和这位牧师相同姓名的人。叨雷说，如果他记得的事情是真的，那么他就不会让这个人和他一起站在讲台上。叨雷非常小心地说道，他并不是要指责这位牧师，不过除非他可以知道他们二个人并不是同一个人，不然他就不会让他说话。结果，群众发出喝采，而这些人则是开始坐立不安。并没有人出来否认叨雷所说的话。

然后，叨雷巧妙地引用了约翰福音十章廿七～卅三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六五节，和约翰福音十九章六～七节，来证明他的观点。他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理由，是因为当基督说祂是神的儿子时，犹太人才将祂钉死。结果不到一个月，这位神体一位论教派的牧师，就因为诈欺罪而被判刑七年。

七年之后，宣教师韦伯契曼正好来监狱探访，遇到这个人，发现他已经彻底地改头换面，而且还成为一个基督徒。于是契曼便问他，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的，他说：「就是在七年前叨雷博士对基督神性无懈可击的一席话之后。」在他出狱之后，他又回到祖国美国，并且还成为一间福音派教会的牧师。

在悉尼，叨雷和亚历山大结束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福音布道。为期五个月的聚会，完全超出大家原先的期望，有一共将近二万人悔改，一个更深的基督徒生命，和一些伟大与持续对基督徒聚会的冲击，福音派教会的奇妙团结，及整个社会的明显改善。这样醒目的情形，并没有被大家忽略，相反地，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看……也都在期待。

第十六章 马其顿呼声

「我们需要这些人来我们这里。」

有许多廿世纪马其顿呼声的异象：「来帮助我们」的呼声从各地教会发出。叨雷和亚历山大首先拜访了纽西兰的几个主要城市——威灵顿、基督城、和唐那丁。卅天的聚会（每个地方各十天）非常成功。其中他们带领最成功的地方是基督城，在那里群众甚至多到坐在屋顶上参加聚会。

在纽西兰的布道会中，他们有一项新而不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从基督城旅行到唐那丁的时候，也在途中的一些火车站举行简短的礼拜。在这些聚会中，有许多请求会从各个角落发出。其中有一次在某个地方十五分钟的礼拜，竟然聚集了二千人。他们的礼拜程式简单而快速。每当火车逐渐靠站，他们便立刻进行。哈克尼斯和亚历山大立刻跳上临时搭建的讲台，散发诗歌，并且带领群众唱几分钟诗歌。然后，叨雷便接着传讲一些圣经的教训。

纽西兰受布道会的冲击很大，有一个人这么见证说：

一九〇二年在纽西兰的历史上，将会是值得回忆的一年；这三场布道会，至少有三点是非常特别的一——首先，是全世界的祷告支持了这次布道会的成功，其次，是参与的教会非常同心，最后，则是基督徒差不多对所有的教义都因此有了奇妙的认知。而整个运动也因此盖上了神圣灵的印记。

离开「南方大不列颠」的海边之后，叨雷回想这些基督徒，是「一把点燃的火，让神的每一个儿女，都竭尽所能地让它广传。现在是传福音的日子。让每个人都明白，并且将它发扬光大。」离开纽西兰之后，这位宣教师再度回到墨尔本，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离别礼拜，然后便坐船前往印度。

同行的人，如今多了钢琴手哈克尼斯和亚历山大的秘书路伯，因此在他们前往印度的途中，便多了许多乐趣。他们有一些时间可以轻松一下，好从前几个月的沉重压力中纾解出来。不过叨雷仍然没有太多的闲置时间，只是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便可以陪叨雷太太。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去观光，参观金矿场，或是到乡下去采些野花。

印度第一个果子

就在叨雷坐蒸汽船前往印度的时候，他在船上遇到一位印度教的领袖，这个人甚至公然地生活在罪恶之中。当这位领袖努力地为他的宗教辩护时，叨雷却只有简单地回答他一句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位印度教徒没有想到叨雷会回答他这一句话，因而感到十分震惊。可是后来，他却找叨雷问他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结果，这位印度教领袖便成为叨雷在印度所结的第一个果子。

他们一行人首先在马度拉上岸，然后便花了几天的时间，在许多印度教徒聚集的地方传福音。有一天，当他们来到一间很大的印度教庙宇时，有一个婆罗门的僧侣向叨雷走过来。他告诉叨雷那些来向庙宇俯伏敬拜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吠陀（古印度经文）难道没有说吗？」

叨雷立刻回答他说：「凡是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于是，他便直接向这位困惑不已的僧侣，说明了基督和祂救赎的能力。虽然这位僧侣并没有承认基督，不过看来，好像他并没有忽视叨雷所说的话，和这些话所带来的深深悔悟！他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他最确信的一个信念：「一个人是不是相信圣经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够对神的旨意忠心，那就可以了！」

他们原本计画只在印度稍作停留：先是到加尔各达几天，然后就立刻到孟买。可是叨雷说：「神有其他的计画，所以我们也只有照着神的计画去作。」于是，他们把可伦坡、马德拉斯，和贝那瑞斯都加进行程，结果便足足待了六个礼拜。

有二件最值得回忆的聚会，分别发生在加尔各达和马德拉斯。后面这一个城市的非基督徒学生特别喜欢听叨雷讲道，结果虽然一整个礼拜都是可怕的季节风，他们还是来了许多人。对于这些听众，叨雷这么说道：

在这些聚会中，那些自称为异教徒的人，专注力十分特别。事实上，他们甚至公开称赞我一些非常强烈的真理的陈述。我毫不犹豫地指出印度教义，对从罪恶的权势下得到赦免、平安和释放的看法是完全不恰当的。同时，我也强烈地剖析了基督的神性、赎罪，和其他印度教痛恨的教义。我常常不知道当我直直地看着他们，并且对他们说：「只要你有勇气承认，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印度教从来都没有给过什么人平安。」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什么暴动，可是暴动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看到这些真诚与沈思的面孔，不由得让人产生怜悯之情，并且在心中想到，对他们的一生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基督工作在印度的起始

大约有一百个来自不同生活领域的人，包括一些军人和七个医科学生，都公开地接受了基督。

不过，有许多人觉得叨雷对印度造成的最大冲击，应该是他在马德拉斯的十周年传道会议上，对四百位传教师所作的四天演讲。他给了他们「对神新的信心，和对全然顺服与圣灵充满的生活所能带来的能力的新视野。只有永恒才会显出叨雷在纪念会议中演讲的长远影响」（这是基督工作在印度的开端）。

另外，他还受邀到一间非常著名的教会学校，对学生演讲。这间学校虽然接受教会的赞助，可是他们却不教导或宣扬福音，因为他们怕激怒学生。结果，反而使得很多学生变得非常讨厌基督教。叨雷毫无畏惧的「演讲」不仅成功地让许多学生信主；并且也改变了学校的方针。

不列颠的邀请

从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等地布道会的惊人报导，震惊了不列颠岛的教会中心。当这位宣教师人还在印度的时候，他们便决定「如果神打开了这扇门，就请他来英格兰和苏格兰几个月吧。」原先，叨雷他们是打算回到纽约附近——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一整年——但是英国的弟兄却殷勤地邀请他们。同时，他们的心受到教传工作的惊人成效的激励，也渴望在不列颠岛会有同样的结果。所以，既然神已经打开了这扇门，他们也只有前往英格兰。

一月九日，在伦敦伊克济特厅的欢迎会上，有许多著名的教会领袖，像曾经和慕迪一起负责大型布道会的劳德金耐德：著名的布道家司布真的儿子汤玛斯牧师，及葛里费斯博士和皮尔森博士。

他们在欢迎会上说了许多话，不过其中却以伦敦浸信会牧师，也是慕迪晚年的好友迈尔，所说的话令人印象最为深刻。

我非常不愿意失去在伦敦介绍叨雷博士和亚历山大先生的机会。首先，叨雷博士目前正在芝加哥，而且已经在芝加哥这一个十分先进的地方牧会多年，而芝加哥也是全美国最进步的城市之一……，对于一个能够身处芝加哥首善之区多年的人来说，这表示他是一个有胆量和大脑、有肌肉和力量的人。

第二，叨雷博士并不是因为在他自己的国家无事可作，所以才来这里。我发现有一些人之所以开始从事宣教工作，是因为在家乡有很多人对他感到厌烦。但是叨雷有一间很好的教会，和一群很好的会友，那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去那里牧会的地方。

第三，从我自己和慕迪先生亲密交往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没有人比叨雷博士更能得到他完全的信任。

第四，我想我们应该满心感恩，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位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叨雷博士。他明白自己的信仰，并且也毫不畏惧清楚地将它陈述出来。任何人只要听他说上半个钟头，都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并且他也能够让他的听众明白他的看法。如果伦敦所有的时钟都指向六点半，而叨雷却说时间是七点钟，我也宁愿相信叨雷博士。

第五，叨雷博士值得信赖，因为他不会只传一半一半的福音。有时候，拯救就好像好歹可以从后门溜进天堂，并且在死的时候可以自欺欺人一样。我们需要让福音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连结。

正如同以往叨雷在欢迎会上的惯例，他会引用诗篇六二篇五节，并且带着先知般信心的眼光说道：早期的复兴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限制。但是如今在这个邮政、电报、报纸和一切现代通讯都很便利的时代下，澳大利亚的复兴，就代表了全世界的复兴，而你和我，正在跨越基督教会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时代的门槛。

前面三个礼拜的聚会，都是在北伦敦的麦德梅公园会议厅举行。起先，会议厅里大约只有坐了一半人，而冷清与低沈的气氛，也似乎影响了会众。但是，在亚历山大火热的诗歌下，加上叨雷直率的证道，激励了会众的反应和行动。而这些聚会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唤醒大家拯救灵魂的责任，并且预备他们的心，接受接下来在伦敦的聚会。他们在不列颠岛真正的布道会，首先是在爱丁堡举行。对一些人来说，从这里开始福音布道会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苏格兰的首都，是一个充满着教会传统的地方。在这里，很少有地方会比教会更进步和体面，而且，由于受到传统大学的影响，使这里看起来，很有浓厚的书香及文化气息。也因此，保守的苏格兰人在公开的聚会中，反应自然会比较犹豫。

拒绝高等批判

只是如果不看这些事情，和二月间寒冷与多雨的天气，他们从第一次聚会开始，便有非常明显的回应。叨雷那合乎逻辑与理性的论点，满足了中午对生意人的聚会和晚上对大学生的聚会，而使聚会非常成功。叨雷提到有一天晚上，在保留给大学生的座位中「有很多人站起来接受基督，比这幢房里其他座位上的人更多。」事实上，叨雷把爱丁堡联盟的学生工作，看成是他四个礼拜布道会中，最有价

值的工作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布道会中有许多人悔改，而且也因为这么作的结果，有助于阻挡高等批判思想的潮流。

叨雷对那些关于圣经高等批判及其拥护者的观点，从他在爱丁堡的一段话中，便可以更加确认。当费特在布道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寄了一封信给他，建议在慕迪学院采用一位「高等批判」的讲师时，叨雷立刻回信给他，说道：

这件事情已经够了。在这个年头，让我们至少保留一间学校是干净的。你不太清楚在这里破坏性的批判论曾经造成怎样的伤害，和如今逐渐升高的抵抗力量。……只要我们采用了一个虽然只有一点点污染的人来学校，那就会大大地削弱那些想要为神争战之人的力量。我们不必和敌人联手。想都不要想。就政策上来说，这是我们能够作到最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有许多人、学校的朋友，都想订定这个政策，如果真的这么订定，我也会是其中的一个。

不列颠岛许多地方邀请他们举办布道会的声音不断地蜂涌而至。这件事情鼓励了叨雷对费特说道：「我猜想我大概必须离开二、三年。」他们的下一站是格拉斯哥，在那里因为有爱丁堡布道成功的缘故，所以他们受到比较公平热情的接待。可是从一开始，负担即变得很沉重，因为他们必须为弟兄和姊妹分开举行聚会。在四个礼拜的聚会当中，有将近三千个人登记决志。早年曾经在慕迪——孙基聚会中工作的大会秘书同工威廉赫特斯先生说，这一次的布道会在许多方面「都比一八七四年的布道会更成功」。他惟一的抱怨，是「聚会时间太短」——因为不管是爱丁堡或是格拉斯哥都想要延长时间。

经过苏格兰亚伯丁的另外一场布道会后，他们便来到贝尔法特，这是爱尔兰岛的一个繁荣的新教徒城市。这里的回应非常热烈，而他们最大的问题，便是要怎样才可以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地方来聚会。最后，叨雷建议委员会：「为什么不在市场试看看？那里可以坐得下七千人。」这正是叨雷说话的口气，不过至少，那里确实可以容纳群众。没有想到，在圣乔治市场的第一场聚会，在里面就挤满了七千人，而外面也还有六千人！有很多人悔改。整个布道会大概有四千个人决志，而其中在最后几天的晚上，便有一千二百廿个人信主。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会像贝尔法特一样，让叨雷在离开的时候，感到如此遗憾。

当他们要离开回到美国的时候，贝尔法特有好几千人聚集在海边，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惜别会，看着他们离去。他们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礼拜，而等船要离开岸边的时候，亚历山大还用手帕带领大家唱着「神与你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

在航行回家的时候，有许多旅客原先不太想靠近他们。但是亚历山大和蔼的微笑，和叨雷热心地参与甲板上的游戏（他十分熟悉这些游戏），很快地便改变了大家的态度。等到航程结束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成为船上最受欢迎的旅客了。

圣战归来

当船开进纽约的港湾之际，叨雷因为想到家人在码头等他情景，而变得非常紧张与兴奋。不过，对于要和纽约记者见面的事情，叨雷反倒不会觉得兴奋。他非常害怕他们轻率的评论，并且宁愿没有这一件事。

在芝加哥，他们为他举办了一场几乎是这个大城有史以来，人数最多一次的盛大欢迎会。由芝加哥一位主要的教会律师米耳斯主持，他对挤满会堂的群众说道：

叨雷博士，一个打胜仗的英雄回到我们中间，他来自一场圣战，一场救赎并提升人类灵魂的战争。在每一个文明的土地上，在中国、日本、印度和夏威夷，他的工作和价值，都被认为是慕迪真正的继承者。因此，让我们欢迎他。在他旁边的是查理士亚历山大，一位甜美的歌者，他的音乐让半个世界都跟着歌唱。

接着，他介绍叨雷，并且让叨雷对大家说话，他谈到在布道会中所遇到那些特别蒙福的事情。但是，他最引人省思的，却还是一番挑战的话：

那些觉得大家需要一本新圣经，一本比原来老圣经更好的圣经，一本经过清除整理的新圣经的人应该看看我们的经历。在十八个月传扬福音的期间中，有三万个人信主，证明这一本圣经，这一本老圣经，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正是廿世纪所需要的。

短短二个月的「休息」中，叨雷和亚历山大匆促地参加了许多圣经会议，分享他们在布道旅行中圣灵降临的祝福。时间过得真快，不久，他们便又预备好要重回不列颠群岛，因为他们已经答应对方，要在那里待到一九〇五年的春天结束为止。

只不过有一件事，叨雷这一次下定决心非作不可——就是全家要一起去。凯儿（注1）和布兰屈分别已经廿一岁和十九岁，而且又没有上学。小鲁本差不多已经十六岁；而马格丽特则是十岁。他们为他们找了家教。除此之外，布道团还多了葛莱丝撒克逊小姐，她负责为布道会设计进一步的圣经课程。而他在慕迪教会的前助理杰克比，和学校的音乐老师陶勒，后来也都加入了他们。

当他们准备前往利物浦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而叨雷觉得先前的成功，只不过是复兴的起步。「当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時候，神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伟大的事业，但是祂还有更大的祝福。将来神会比过去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注1：凯儿在前一年三月因为精神状况不佳而离开霍力约克学院，但是后来她又回到学校。

第十七章 二个热心的渔夫

「要为伟大的事业祷告、期待，和努力，但是其中祷告最重要。」

这是叨雷在不列颠岛第二阶段复興运动中，散发的数千封明信片里所写的几句话。叨雷期待到利物浦举行聚会，并且他的希望也总是从神而来。结果利物浦的聚会不但超过这位宣教师上一次在不列颠岛的成就，并且还为他们接下来二年半的布道工作调整了步调。从一开始，聚会的地方便显得十分拥挤，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只好分别为弟兄和姊妹分开举行聚会。而最后一场弟兄及姊妹的聚会，则是这群宣教师在整个布道旅行中，所经历过悔改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单单在最后一天，便有二百一十个妇女和四百五十个男士公开决志。

一整个十月，叨雷和亚历山大都待在苏格兰的唐迪工作。这里是圣徒麦其尼、宾威廉，和麦克佛森的家乡。叨雷在他的第一篇证道词中，说麦克佛森写的书《复兴和复兴的工作》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这和有天晚上，在我心中产生一个祷告，祷告神有一天会差派我到全世界去传扬福音有很大的关连。」

在布道会的期间，也有许多明显的反对声浪出现，甚至在报纸上还有不少篇幅被用来讨论叨雷的神学观——特别是他对地狱的看法。不过这么一来，倒也让大家对布道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另外，

也有弟兄警告叨雷不要公开进行呼召，或者至少不要那么公开。因为稳重而保守的苏格兰人通常不会有回应。不过叨雷还是很固执，他认为公开表明信仰是神的方法，所以他不肯考虑采用别的方式。后来的情形发现，公开呼召不但不会引起什么明显的不良反应，而且通常都会有许多人回应呼召。并且事实上，还有二个曾经犯了奸淫和谋杀的人，因为读了报纸上叨雷的讲章「审判」而信主，然后这两个人还表示愿意公开认罪，甚至被吊死也在所不惜。

停雨助阵

在唐迪还发生了一件事，这是叨雷整个福音工作中，祷告蒙神垂听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个地方一直是以阴沈多雨的气候「灰色日子」闻名，在布道团来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在整个布道会的期间，也差不多每一天都在下雨。不过后来，叨雷却建议露天聚会，以便可以照顾那些没有教会可去的人的时候，想想布道委员会可真是吓了一跳。可是叨雷却仍然不顾大家的反对，坚持举行。他们把聚会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二点。一整个早上都是倾盆大雨，所以他们就一直不停地祷告，希望不要再下雨。结果，在一点五十分时，大雨突然停了，于是，他们举行了四十五分钟的礼拜，然后，等祝祷结束之后还不到五分钟，便又开始下起倾盆大雨。

在他们前往英格兰曼彻斯特进行十一月份的布道之前，他们在金钱的处理上，还遭受到一些恶意与不实的诬陷。那些控告布道团借着布道而收取高额布道费，并因此得到一大笔金钱的谣言四处散播，使他们不得不发表一本小册子，以作澄清。

叨雷让自己在财政问题的态度上，保持清楚的立场。他指出他保留学校发给他的薪水，以便他尽可能可以不去想财政上的问题。所有给他的奉献，在扣掉实际的花费之后，也都是送回学校。同时，在每一个地方，他和亚历山大也都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当地的委员会。他们「有时候奉献很多，有时候很少，有时候连一毛都没有。」他拒绝为自己的聚会设定多少数目的奉献，并且常常自掏腰包付钱——有一次，他因此必须向雷威（Revell）出版社申请四十英磅的版税。

在这一件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之后，叨雷便继续他在曼彻斯特的布道会。在那里，有相当多各个阶层的人悔改。布道会同工亚自亭德牧师说：

举例来说，一个教会唱诗班的廿八个男孩、一大堆被看不起的人、数不清的酒鬼、蹒跚走到贫民区喝酒的教会神职人员，……放荡的牧师儿子、异教徒、看守教堂的人、那些心中充满现代思想困扰不能平息的人，和拥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妇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改变，是有一位曼彻斯特很重要的异教徒讲师，在悔改之后不久，便立刻到印度当传教师。

在寒冷的天气下，经过三个礼拜在苏格兰一些小城市的布道旅行之后，这群宣教师终于有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愉快圣诞假期，可以休息并且轻松一下。不过不幸地，亚历山大却在耶诞节生了一场病，结果只好在伦敦的旅中渡过他最孤单的日子。叨雷和他的家人则是一起住在一个愉快的海滨渡假小城「南湾」。

接下来从一月到三月，一共有六个礼拜的时间，伯明罕布道会用更多的祷告和计画，来迎接这群宣教师。他们租了一幢很大的厅院作聚会之用，不过，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这里并不适当，因为有好几千人在第二场布道会进行一半的时候，便被迫离开。伯明罕的布道会比以前任何一次的布道会，

用更多的精神去吸引大家注意神使用叨雷和亚历山大的奇妙方式。结果，总共有七千七百个人悔改的记录——这是他们在不列颠群岛布道人数最多的一次。

布道会主席，虔诚的乔伟特博士说：

这次布道会，丰富了这个城市的基督徒生命，少有教会没有因为这次的努力而获益的。一股属灵的盼望横扫全市。我听说有一些教会的祷告会的情况原本一直都很不好，但是如今却有了改变，并且生气蓬勃。牧师们再一次把他们的眼光定睛在这一件重要的工作上面。成千上万的人归主名下：「这是主的工作，在人的眼中看为奇妙。」

扫荡行动

叨雷把这些伟大而成功的原因，归给「那些照着使徒模式事奉——依照使徒行传二章中，神复兴模式的计画——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热心事奉！」在伯明罕第一个晚上的聚会中，大厅里便挤满了人，叨雷好不容易才完成呼召。然后基督徒们对靠近他们身边的人谈道，接着又走到街上去对更多的人谈道。乔伟特还说：

当叨雷博士讲完道，你会本能地感觉到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二位宣教师于是投入工作之中。让我在内心深深觉得，好像这二位热心合作的渔夫，正在为他们的主拉网。

在伯明罕的布道会中，还有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就是周六午夜的扫荡行动（Saturday Midnight Sweep）。教会的同工到处地在街上，寻找醉汉和流浪汉——大约有三千个人——然后把他们带去参加大厅的午夜聚会。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各式各样的人见到宣教师们的情形！他们醉酒的程度不一，说着脏话、又模仿台上的动作。但是，亚历山大的歌声，不久便普遍地缓和了众人的情绪，让大家变得十分安静。然后，原本一直双手抱胸的叨雷便接着站起来讲道。结果，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中，一共有百册五个人站起来接受基督。

当这个布道团在伯明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严重而不寻常的危机。叨雷得了十分严重的感冒及咳嗽。过了一个礼拜六下午，大家都怕叨雷不能完成他的讲道。亚历山大于是急忙打电报回学校「为叨雷的声音和健康代祷」。结果有很多人热心地为他祷告，而第二天早上他奇迹式地完全复原了。他回忆道：「昨天晚上，是这三个礼拜以来，我第一次可以睡着。」

忙碌中的喜讯

同时，也就在这里，这个宣教团之中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亚历山大和海伦凯德伯里小姐订婚。凯德伯里小姐当时是布道会一个热心又很有毅力的同工，也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商人，慈善家和虔诚的基督徒理查凯德伯里的女儿。由于她热心的奉献，使亚历山大对她产生注意。同时，凯德伯里小姐也受到亚历山大和他坦率的属灵气质所深深吸引。他们很快地陷入热恋中，在伯明罕布道会之后不久便订婚了。

他们的订婚意外地让布道团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整个布道团如今包括秘书在内，一共有十二个人，先都应邀到凯德伯里位于马文山的漂亮家中作短暂的休息。可是只有亚历山大却奇怪地看不到人。二天之后，有一个秘书麦克林驾着马车到叨雷休息的地方，交给他一封由亚历山大写的信，宣布他订婚的消息。看了几行之后，叨雷吃惊地抬头问道：「这是真的吗？你知道他不是开玩笑吧？」等到事情证实之后，叨雷于是在晚餐的时候，把这个愉快的消息告诉大家。

叨雷告诉亚历山大：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知道你的婚姻会很美满，以前很少有人结婚会让我这么高兴。年复一年，凯德伯里小姐对你会愈来愈重要。你觉得你现在正在恋爱，不过除非你已经结婚多年，否则你不会明白爱是什么，就像叨雷太太和我一样。

可是布兰屈和小鲁本显然没有叨雷那么高兴，因为他们和亚历山大非常亲近。小鲁本一直要亚历山大「留一点角落给你的老「搭挡」」，而布兰屈则问他：「你还会是我的「查理士叔叔」吧？」这一对快乐的恋人计画等春天布道会结束之后的七月在伯明罕结婚。

这群宣教师接下来是来到爱尔兰岛的首都——都柏林。在都柏林他们遇到相当多各样的困难，不过最严重的，却是教会之间互相的嫉妒。这甚至比那些警告自己教友，不准他们参加布道会的罗马天主教人员，产生更大的障碍。叨雷记下有二个天主教徒讨论布道会的对话。第一个人说：「都柏林的人并不喜欢叨雷的讲道。」另外一个人说：「怪了，为什么呢？」

「因为他企图把大家和圣经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不过，尽管在开始的时候遭遇许多困难，布道会的情况却逐渐有了改善。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都柏林的教会空前地联合在一起。有超过三千个人决志，其中来自天主教会的人数是新教徒人数的三倍。

从四月到七月中旬，他们分别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布莱德福、布莱登，和布莱克布林等地工作。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是由乔治慕勒辛苦负责的布里斯托，而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则是布莱德福。在那里，赞助的教会既不热心又缺乏预备，加上不同心的牧师之间彼此敌对，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七月十四日，亚历山大和既有恩赐又温柔属灵的海伦凯德伯里小姐，在伯明罕依照简单的教会（Quaker）仪式结婚。叨雷家人代表亚历山大的亲人，而由布兰屈担任「查理士叔叔」的伴娘。这一对快乐的新人，在美国渡过愉快的蜜月旅行之后，便定居于田纳西。

亲子时间

而叨雷一家则照着他们往来的习惯，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德国和瑞士渡假。他们参观了艺术馆、博物馆、观光区和历史古迹——都是叨雷最喜欢的。通常叨雷在参观有趣的地方时，家人休息的时间都会比较少。有一次在巴黎，家人都回旅馆休息，只有叨雷和已经非常疲惫的小鲁本仍然继续观光。结果小鲁本为了不断跟上父亲而愈来愈累，在过马路的时候还竟然睡着了。如果不是因为叨雷拉住他，他差一点就会撞上巴士中的马车。

叨雷也很喜欢徒步旅行和爬山。小鲁本常常和他一起出去冒险，有许多次，叨雷父子二个人总是喜欢大胆地爬到陡峭山峰的最高点。不过，对小鲁本来说，这个时候从圣经、文化到科学，都能够和他的父亲在各个方面无所不谈，才是真正宝贵的时刻。叨雷特别喜欢指出和解释地质形成的问题——这是从他在大学时代，詹姆斯达那博士教过他之后，他就一直保持的兴趣。

叨雷太太在瑞士的信中说到：「叨雷先生现在真是活得愉快；他喜欢散步和爬山，而这些户外运动也正是他所需要的休息。」这还包括他在早上三点半钟起床，去爬六百卅呎的高山！他总是随时都可以徒步旅行，并且大家也常常可以看到他和马格丽特、布兰屈或小鲁本一起散步。不过小鲁本可不是完全能够享受和叨雷在一起一天走上卅哩的乐趣！」

夏天的时间看起来似乎特别短。不久，已经到了九月，于是他们全家又回到英格兰，准备在波尔顿的聚会。杰克比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他们，协助他们作一些个人工作。借着他的见证常常可以帮助许多人。最难忘的一次是在波尔顿，他对着一群迷失的人作见证，结果有一百六十个人接受了基督。

世人的肯定

有一位美国编辑，对这一位「没有煽情能力」和「雄辩能力」的传教师，竟然可以如此成功大感意外，所以就来波尔顿拜访他。结果，等他看到庞大的群众和他们对叨雷信息的回应时，在吃惊之余，他只作了一个结论：「只有神才有这个能力。」

十月的时候，这群宣教师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来到威尔斯的卡迪夫举行布道会。有许多人都来参加聚会，结果这些威尔斯人对亚历山大的诗歌反应十分热烈，但是却很少人接受呼召。叨雷认为这是由于卡迪夫：

是一个有相当多已经作过信仰表白人口的地方，而且事实上，在那里当一名教会会友是很流行的。可是在那里，有许多人的信仰只不过是形式的，他们并不了解神真正重生的恩典。

并且，这里还是少数几个让叨雷感到如此难以推动基督徒去作个人工作的地方。布道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应付」叨雷。不过，叨雷不停地告诉他们基督徒作见证的责任，然后又指定一个特别的日子禁食祷告。从那一天以后，布道会的情况便完全改观了。后来，布道会的结果非常成功，甚至超过在波尔顿的布道会。

但是，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复兴并没有停止。在这群宣教师离开之后，聚会仍然继续进行——而这正是叨雷常常设定要达成的目标。他们每天晚上聚会持续了一年，有许多人因此悔改。复兴之火传遍了整个威尔斯，而这也就是著名的威尔斯复兴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二个月里，这群宣教师又回到利物浦，在那里举行他们的第二次布道会——这是他们在不列颠群岛惟一个举行过二次布道会的城市。第一次布道会的成功，鼓励他们再一次回到这里，而这一次，他们更是扩大准备的规模。他们从曼彻斯特运来足以容纳一万三千人，是全大不列颠第二大的竞赛馆，并且予以重建。

但是，夸耀人所作的努力，在一开始似乎反而变成一种障碍。叨雷写信告诉费特说：

在布道会早先和开始之前，大家都喜欢夸耀一些人的作为，吹嘘我们场地的浩大，数不完的座位等等，我相信这会让圣灵十分伤心；可是后来大家都发现，必须不看人的作为而高举神。

尽管场地的位置不是十分恰当，不但离市中心有三哩之远，又没有电车可以到达，但是人潮还是不断。每天晚上座位都坐满了人，而到最后一天的布道会，他们甚至举行了二场只能站着礼拜的聚会，而且还挤满了一万五千个人，同时还有许多人只能待在外面不能进来。

在叨雷所有的聚会中，他总是习惯给那些诚实的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一些挑战。他应许说，如果他们是诚实的，他就能够在怀疑的阴影下，让他们确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并且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

在利物浦有一个人，他怀疑每一件事，不过虽然如此，他却回应了叨雷的挑战。在他们谈过话之后不久，这个人写了一封信给叨雷，说他已经相信了。叨雷在一场聚会中读了这一封信。突然间有一个人红着脸跳了起来说：「我在这里。」叨雷立刻告诉他：「好吧，就站在椅子上面，向大家作你的见证。」

这一件事情带给大家很大的冲击。

布道会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叨雷在中午举办的圣经研究。由于布道会的时间限制,所以他比较集中在系统性的教导上,像救赎、因信称义、重生、成圣、圣灵和圣经。结果,叨雷还遇到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粮食交易所邀请他在那里作了十一次的演讲。

在利物浦的聚会当中,还有一项特别的事情,就是为了庆祝亚历山大的婚礼而举办的喜宴。诗班为了祝贺这一对新人,于是决定请利物浦所有的穷人吃饭。他们一共送出二千三百张邀请函,结果在那一天晚上,大厅里面挤满了来宾。在吃过晚餐之后,他们又举行礼拜,一共有二百七十个人公开地决志。

为主受苦的心志

在利物浦的布道会期间,布道团还遭受到不列颠周刊出(British Weekly)严重的对抗。虽然叨雷的布道会以前也曾遭致批评,不过他们不管在报纸上或公开的场合上,总会有许多称赞。回想起基督的话:「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叨雷说明道:

哦,我常常想,我是不是能够替我的主分担一点痛苦!我觉得我总是过得太舒服。我希望他们偶而会对我说一些不合情理的话。感谢神,最后他们总算作了,不过这并不算一回事。我常常想,如果他们偶而对我丢丢石头,那一定会很舒服。

不列颠周刊早年也曾经尖酸地批评过慕迪的布道会,如今更是毫不客气。他们收集了城市里一些举行布道会的牧师们的意见,并且把它们刊成一系列的文章。大部分的文章都没有好话。上面刊出有许多人觉得布道会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普遍来说,对国人的宗教生活更是有害。

叨雷在《主日学校新闻》(Sunday School Chronicle)中回复不列颠周刊,并且提出强烈的理由,指出为什么这些信件并不能对布道所产生的长远价值作出真正的评估。一个人只要看看周刊上面这些牧师的名字都可以了解。在争论之中,他曾经写信给费特,说道:「这些人大多是非常小心地从那些一开始就反对这件工作,或是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这件工作的牧师当中选出来的。」

他把这些反对的信件分成三类:

1.向来强烈反对福音真理和福音工作的人所寄来的信。例如有一封信,是由一个神体唯一论教派的牧师所写的。还有另一封信的牧师是,每当叨雷到达一个地方之前,都会去那里攻击他。

2.因为住得很远,或是因为漠不关心,而从来没有参加过布道会的牧师所寄来的信。

3.那些小到几乎没有听过的教会的牧师所寄来的信。

从来没有多少信主的人会加入这些教会。谈到这些大部分都只是接纳小孩作他们会友的非福音教派和漠不关心的教会时,叨雷告诉费特:「只要我们稍微花一点工夫,那些年纪大到已经可以自己作主的人,大都自然会离开那些教会。」

批评比赞美更有益

从另一方面来说,叨雷也发现没有一封反对信,是由英格兰的教会牧师所写的。相反地,从这些牧师那里所寄来的信中,他反倒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并且,他们教会也自然表现出很好的结果,同时,在他们的信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教会和一些原本是虚有其表的会友,在他们的属灵生活上也得到觉醒。而且,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对道德与伦理方面的问题,也变得灵敏。这些信的另外一个明显

的特性，就是有许多小孩也得到改变。

不过叨雷并不会轻视这些批评。他深深地感受到一个福音布道会的推动必须足够小心，因此他非常努力，想要从这些批评之中学习。有一次，他曾经对一个朋友这么说：

我常常发现批评比赞美对我更有帮助。我想有许多弟兄都需要赞美……但是我的个性却认为批评，甚至是一些恶意的批评……，都比赞美对我更好。

他对不列颠周刊批评的惟一困扰，是他们处事不公的不幸政策。除此之外，他并不觉得这些文章能够产生任何实质的伤害。

不过，从批评之中，他也为他以后的福音布道会订定了三件改进的事项——这三件事情都不能算是新的制度。

- 1.更加努力，小心选择及训练从事个人工作的人员，以便他们可以正确地教导别人。
- 2.坚持立即和当地教会联合，以便可以团契、教导，和礼拜。
- 3.强调悔改的人所应该加入的教会教派。

最后一项原则，在叨雷寄信给芝加哥的费特时，更有强烈的表现：

把慕道友的名字交给那些反对福音真理的牧师，或是那些不相信悔改的牧师，真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把一个刚刚决志的名字交给这些牧师，就好像把一只羊送给一只豺狼去蹂躏一样。将来我打算建议这些慕道友，加入那些相信圣经和宣扬圣经的教会，并且远离那些把圣经踢到一边的教会；同时，一定要加入那些欢迎他们的教会，而不是冷淡的教会。

叨雷要大家注意五旬节，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复兴。

耶路撒冷几乎全部反对使徒。使徒受到当时许多最杰出宗教领袖无情的反对，如果《耶路撒冷周刊》当时要各个犹太会堂的领袖，找出这些聚会对于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有什么长远的影响，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会堂的领袖，会写出有利于使徒的报告，或是说他们增加了许多会友。

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叨雷所经历的，正如同保罗一样：「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在利物浦有一个牧师，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叨雷的神学观点，却决定要亲自来参加聚会看看。结果，他在邮报（Post and Mercury）中写出了他的观点：「部分因为有人反对、有人支援，也部分因为一个牧师必须对任何能够在公共场合得到极大回响的传道人，有强烈的专业兴趣。」他说他是一个「属于基督的绅士」，是一个「既不会说任何话也不会作任何事，去抵挡最挑剔的批判」的人。听完这位传教师智慧、稳健与高雅的讲道之后，他带着一颗「确信这位讲员是一位用诚实心灵疼爱主耶稣，和一位福音的信心仆人」离开。这位牧师就是著名的爱安麦克莱仁（约翰华生博士）。

圣诞假期的时候，叨雷一家又匆匆赶往德国。他们想要在耶诞节以前赶到，因为他们计画要在那里休息并且吃一餐豪华的圣诞晚餐。不过他们却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发现每一个城市的餐厅都没有营业，所以只好待在火车上吃面包和香肠。他们这一次一共参观了科伦、德瑞斯顿、柏林、海德堡、慕尼黑、爱尔兰郡，和莱比锡。叨雷有机会在莱比锡大学演讲，并且告诉他们他自己当学生时候的见证。他曾经想要用哲学来满足自己的内心，但是却「发现没有什么用」。叨雷特别喜欢向他的家人介绍这两所大学，并且告诉他们他的大学生活。

短暂的假期让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休息，因为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对叨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二月份他和亚历山大，即将开始在世界的一个大城——伦敦展开工作。

第十八章 五旬节之风

时间是一个潮湿的礼拜六晚上七点钟，但是却仍然有好几千人挤进可以容纳一万一千人的皇家亚伯厅。其中不乏许多议员、银行家、律师、医生、军人、商人、普通工人，和别人看不起的人，不久便坐满了这个大型的圆型会场、私人包厢的每一排、旁听席，和阳台。而且虽然这只是一场为「弟兄」举行的聚会，却仍然有一大群妇女在外面苦苦守候，在七点半时阳台上最后剩下的座位都已坐满。

然后，大家都非常安静，好像是事先都已经讲好的一样。接着，有一个容光焕发、满面笑容的人站立讲台。群众们进出欢呼。亚历山大止住大家的欢呼，说道：「让我们用祷告开始。我发现如果我们先和主说话，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的天父，今天晚上要从我们的歌声当中祝福我们。有许多人会触摸到祂，并且得到平安。」

他大声地唱着诗歌，并且把在他面前的广大群众也都变成一个庞大的诗班。他不断地说着：「注意看我的手」：劝大家：「要用心去唱！」又开玩笑地说：「你们唱得不错哦！」就好像催眠一样，群众都盯着这位身材高瘦者的手势，回应他的每一句话。他们不只是在唱歌——而是唱得就好像他要他们唱的一样。

不久，他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前一个礼拜六弟兄聚会中有些人信仰改变的情形，然后，又请那些来帮助作一些个人工作的剑桥学生，出来作他们的见证。于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述说他们的经历。

然后，他大声地唱着「荣耀颂」，又大声说道：「我要你们用全部剩下的生命来唱这首诗歌。」唱完第一节之后，他要求那些愿意为他心爱的人唱这一首诗歌的人来唱。当这些人在唱歌的时候，大家都深受感动。然后，剩下的几节，会众则是愈唱愈大声。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会唱一首温柔而迷人的诗歌：

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她的的祷告主已经听见。

告诉她这个消息！

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

与她一同分享天堂的喜乐。

是的，告诉我亲爱的妈妈我会在那里。

群众虽然都很感动，但都静默无声。

然后，叨雷会马上站上红色讲台，作完简短的祷告之后，便立刻进入信息。他提到他和伦敦记者见面的时候，记者问他：「你是不是想用这种讲道的方式来改变人类？」

「什么意思？」

「你的讲道并没有诉诸感情：你只是用理性的方式来讲道。」

他于是对台下的听众说道：

诸位先生，我曾经有过许多年的人生经历。我的教会是一个很多人的教会，可是我却发现——并

且这也是我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要让一个人真正得到改变，就必须经由他的常识，对他的良知说话。我想教会大部分的讲员，都很少去评估过一般人的思考能力，特别是一般的工人……。如今，我把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都看成有智慧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对你们讲道。我把你们不能逃避面对基督的理由，摆在你们面前，然后接着，我还要很有信心地要求你们站起来，并且接受基督、而我相信你们都会这么作。

理性的传道方式

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叨雷对他的听众，陈述了基督，不过却丝毫没有企图想要靠口才和一点点的感情，他只是很有理性、简单而直接了当。他很少会有改变、作手势，或提高音调，但是听众却十分专心地听这一位长得很像艾德瓦德七世国王、有力而高贵的人说话。他灰色的眼眸，看透每一个人的灵魂；仿佛是在对每一个人说话。

然后，讲员突然停了下来，作简短的的祷告后，他说：

现在，不再有诗歌，也不再有任何说教，我想要要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有谁愿意在这里，就在此刻顺服神的爱，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顺服祂成为你的主人，开始在世人的面前公开承认祂，并且从现在开始的第一天，都过着讨祂喜悦的生活——在这一幢房子里面，每一个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请站起来。

群众先是一片沈寂。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站了起来，直到房子里面每个地方都有人站起来。叨雷说：「神祝福你，……你……还有你，……我不能注意到每一个人：但是只要你站起来，说：「我愿意。」我们都会听到，甚至虽然我看不到你。」

当群众不断地站起来的时候，亚历山大则是温柔地唱着诗歌：「当我仰望奇妙十架」。又有人继续站起来。于是到处都有喜乐的声音说着：「阿们」、「哈利路亚」。

接着，叨雷便用命令的口气，要求那些站起来的人「到前面来」。于是，会有长长一串人，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有钱人和穷人，都走向讲台。叨雷于是要求这些人面向听众，并且跟着他说：「我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主和我的君王。」然后，就会有许多从事个人工作的同工，找一个位置和这些决志的人一起的祷告，并且进一步分享生命经历。而其他的同工，则是对其他的听众谈话。大约五~十分钟之后，叨雷会把这些决志的人集中到前面，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要如何过坚强与有用的基督徒生命的一些要领。

而亚历山大会在一旁唱着诗歌：「赞美神，一切的祝福从祂而来。」于是在这个伟大胜利的时刻，群众热情地唱着诗歌，使得整幢房子都充满了歌声。亚历山大要求大家离开，可是大家仍然唱着诗歌，所以他只好继续带领他们又唱了卅分钟的奋兴诗歌，然后才作结束的祷告。

这是亚伯厅礼拜六晚上，弟兄聚会结束时常常都会看到的情形。整个礼拜六的聚会中，有一些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聚会。在布道会期间，有二场在礼拜六下午特别为小孩子举办的聚会，在他们所有的儿童工作之中，也是非常杰出的。每一场聚会，都有大约一万二千个小男孩、小女孩和他们的监护人参加。

伦敦跟着复兴

伦敦的布道会是从二月四日开始，但是整个福音布道团在不列颠群岛的工作，最主要却是从他们

稍早在麦德梅的聚会开始。原先对这个城市，他们并没有打算事先协调或是作任何系统性的尝试。可是这个时候，情况却已经有所改变。所以他们就作了很好的安排，有大约七千个非常固定的同工——包括四千个诗班成员、一千个招待员、六百个陪谈员、八百个逐家探访同工，和六百个委员会同工。同时，原本通常会让人产生宗教厌恶感的刊物的广泛宣传，对布道会竟然也产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帮助。

不过，新闻界也不是完全都没有怀疑。在布道会开始的第一个晚上，有一个伦敦的资深记者，在礼拜开始之前来拜访叨雷。

「你们已经借下这一幢房子连续二个月？」

「是的。」叨雷回答他。

「而且你们希望每一天都会坐满人？」

「是的。」

这个记者有一点点吃惊，他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会想要在这里举行任何方式的聚会超过二个礼拜以上。就算是葛莱德司通（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自己，都不可能让它连续二个礼拜都坐满人，而你却真是希望二个月都坐满人？」

叨雷回答他：「来看看吧！」

结果，光是那一天晚上，那一个记者看到的就已经够了。大厅里面不但坐满了人，而且房子外面估计还有一万人进不来。

不过，在第一场礼拜时有一些值得担心的事情发生。有很多人担心亚历山大不能顺利指挥这么多的群众，可是没有多久，他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大家的心和声音。不久，整个城市都在唱着他们这位「亚历山大大王」的复与诗歌。

不作基督徒的代价

第一场聚会，叨雷带着极大的说服力谈到「不作基督徒的代价」。在呼召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公开承认基督的人是一个英国陆军军官，他坐在讲台上。这个人不久之后，便成为一个热心的同工，而他的改变也是布道会中一件影象很大的事情。

不过，如果对伦敦所造成的冲击判断，或许最明显的改变，应该是亚述林，他是音乐厅的一个歌唱家和演员。他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并且不久之后，他还在他以前表演的音乐厅举行礼拜，并且作他个人的见证。

同样地，他们也在甘诺街旅馆的大型会议室中，为商人们安排了很受欢迎的午间聚会。叨雷在这些时候，仍然是讲些有关圣经、圣灵、复活、祷告和异端的题目，并且也留出一些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有一天，他的讲题说到：「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有二个人立刻站起来，唐突地表示要问讲员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人是坐在会议室中间；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坐在讲员后面的座位上。二个人都是同时立即开口。叨雷在惊讶不已的听众面前迟疑了一下，然后就用手指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结果这个人试图逃避这个问题，可是叨雷又问了一次。叨雷尖锐而宏亮的声调，让这个人踌躇了一阵。然后叨雷说：「各位先生，这个人羞于说出他的名字，所以我也为他感到羞耻。」结果，这个人跌回他的座位。同时，站在叨雷后面的这个人，也变得非常安静。然后叨雷又突然

转过身来问他：「你是不是也羞于说出你的名字？」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叨雷对一些不诚实和扰人的批评感到有些不能忍受。例如，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看到你说你很像基督，你可不可以好心地告诉我们，你能不能走在水上？」结果群众都笑了。不过等大家的笑声停止之后，叨雷说道：「是的，我可以走在水上……（停了很久），比走在威士卡上面更好！」

很少会有叨雷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有时候，他会把一些尴尬的情况变成好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在亚伯厅，当他的信息讲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有一个坐在第三排的彪形大汉却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他沉重的步伐产生非常可怕的声音，并且他的靴子还很不客气地轧吱作响。叨雷阻止他，可是他却丝毫不在乎自己造成的干扰，仍然继续朝门口走去。当他快要走到出口的时候，叨雷突然大叫：「在我们国家，轧吱作响的鞋子表示它们是不值得买鞋子。」结果群众哄堂大笑，然后，等叨雷继续讲道的时候，大家早都已经把刚刚的那一件事情忘、掉了。

叨雷给伦敦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英国的血统，高贵又皇室般的外貌，而且更因为他那令大多数人困惑的稀有能力，总是可以令男女老少都愿意信主。他不会大声说话，却总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听见他的声音——这是过去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在皇家亚伯厅办到的。当他站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绝不会矫揉做作。他看起来和一般的传道人真是完全不同：虽然他的讲道总是会有神奇的结果。

有一个助理乔治大卫斯就说：

在他的工作中有一个最棒的特征，就是在他释放信息之前一定要作的简短祷告。有二至三分钟的时间，他似乎忘记了这个世界的事情，只仅仅站在神面前；并且叫人能够看到他为人得救的祷告，常在礼拜结束后即可以得到结果，这实在令人觉得非常奇妙。

伦敦人也发现到叨雷太太和她的丈夫之间非常亲密，这会让他们想起著名的首相格莱斯顿和他的太太。她陪他参加每一场聚会，并且有很多人还会从一些简单的对话或是小动作之中，发现他们彼此对待对方都非常温柔。他们是无法分开的，甚至在公开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叨雷太太默默而谦虚，始终是她先生力量和灵感的来源。同时在布道会里，她还参加了个人工作。

为期二个月的布道会在三月廿九日礼拜三结束。大厅里坐满了人，同时外面还有好几千人进不来。那一位在第一天晚上来拜访叨雷的记者又来找叨雷。叨雷走向他并且问他：「这里有没有都坐满人啊？」那位元记者笑着回答他：「的确都坐满了人。」

叨雷认为这一些布道会，是他所曾经看过最特别的布道会：「那里没有兴奋的喧闹声，只有神亲自降临的威严静默。大家都似乎坐在那里，被神圣灵的能力所吸引。整场讲道之中，大家的兴趣都很强烈，有时候甚至是非常强烈，然后，等呼召的时候，大家的回应非常快又非常多。」

伦敦福音委员会主席劳德金耐德说：

它完全超乎我们原先最乐观的期望。这里从来没有一场连续举办的聚会，会有这么多人参加。慕迪和孙基的聚会也没有吸引这么多人来参加，而且他们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我们向那些原先打算传递信息的人传递了信息，并且也向非常多未料到的人传递了信息。

出国来参加浸信会世界会议的狄克森，是金耐德布道会结束时的特别来宾。他带着热烈的确信「五

旬节的风正在神的教会之中刮起」离开了结束礼拜。

布道团在四、五、六月之间，是待在布雷斯頓、南伦敦和河滨大道（都在伦敦）。这些地方的聚会场所，最多都只能容纳五千人，但是它却给住在伦敦不同区域的人，有机会可以参加布道会。布道会虽然不像在皇家亚伯厅一样特别，但是却也一样继续地搅动着伦敦市。

宁愿赢得灵魂

连续五个月在伦敦的工作，一合计有一万七千个人登记决志。这是他们所有福音事工的最高峰。有一天晚上在布雷斯頓，他说了一些话，而伦敦人也都相信：

我宁愿赢得灵魂，胜于当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或皇帝；我宁愿赢得灵魂，胜于当指挥军队的伟大将军；我宁愿赢得灵魂，胜于当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或文学家。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野心，就是尽可能多赢得一个灵魂。哦！拯救灵魂不论是男是女，这是唯一一件值得去作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作这一件事。

但是这样竭力工作的结果，却开始耗损他的身体，特别是他有时候最多一天要讲道八次，而平常最少也要讲道五次。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叨雷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过度劳力的征兆。可是在布道会期间，委员会却还因为看到这些惊人的结果，而热心地请叨雷在他休息的那一天晚上——通常是礼拜一也能够出来讲道。不过，叨雷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相信他需要有一天的休息，并且也尽可能维持这个习惯。如果不是这样，他恐怕也没有力气结束在伦敦的布道会。

事实上在夏天，他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可以再一次回到德国休假。因为在柏林，他只要参加一个基督徒会议，然后所有的时间都是他的。可是不幸地，伦敦委员会却替他在柏林安排了几场讲道。

叨雷太太从德国寄信给盖劳德的时候，似乎对这一件事情感到有些困扰：

他们在他休息的那一个礼拜，为他安排带领布道会，每天二场而且一连四天。我实在不喜欢这样，而且觉得这样作是不对的。不过既然他们已经作好安排，而且在柏林也有信仰觉醒的情形，加上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叨雷先生便同意完成这个礼拜的工作。……有一天下午，在一场聚会之中有四十个人决志。虽然他必须藉由翻译讲道，但是他却很高兴可以向德国人传福音。

叨雷太太同时还说，她的丈夫在那一天早上，上楼吃早餐的时候，在电梯里面昏倒——这对平常身体一向都很健康的叨雷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不过在晚上的聚会中，却有许多人信主，特别是他还是他坐在五千人的帐棚里对着大众讲道。

整个夏季所剩下的时间，对叨雷和他的家人来说，实在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他们作了许多以前常作的休闲活动，并且玩得非常尽兴。在夏天，叨雷另外在德国里本斯莱也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会议。有一次他在海关遇到一些官员，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些人用怀疑的态度，要求他拿出结婚证书。结果叨雷愤慨地说道：「我是一个牧师，并且我在整个欧洲大陆到处讲道，而你们却向我要结婚证书。这可真绝！」

结果这些官员可是吓坏了，而小鲁本对他父亲的反应也是大感意外。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他这个样子说话。不过后来他的父亲却低声窃笑，原来父亲是故意的。叨雷对他解释说：「小鲁本，有时候你必须照一个人的蠢行，回答他一些蠢话。」

很快地夏天便过去了，他们如今正准备要在英格兰的雪菲德、朴里茅斯，和牛津举行最后三场布

道会。这是三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每个地方的人都不一样。雪菲德是一个工业中心，有许多制造刀剑的工人；朴里茅斯则是大约有二万五千人口的军事与海军中心；而牛津则是一个大学中心，有非常多的学生。在他们的布道会中，雪菲德和朴里茅斯都有许多人信主，可是在牛津愿意信主的人却比较少。

首先，在牛津有许多反对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信主的学生在内。但是叨雷和亚历山大二个人，借着和学生在宿舍房间及一起晚餐的个人接触中，却大大地改善了他们之间的界隙。在他们全世界的旅行中，就以他们和牛津学生所作的个人接触最多。

唯一的一扇门

叨雷认为在这二群很有教养而且聪明的人心中，的确会有一些特别的障碍，但是这却不会改变他的信息。在对「市民和大学里的人们」讲道时，他曾经在他的一篇讲章中，明白地指出：

通往骄傲的道路有二边：一边是高贵的，而一边则是邪恶的；可是这却是同一条道路，并且通往同一个地方。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想要靠着学问和艺术得救。想要靠着上教堂听牧师讲道，和穿过五彩缤纷玻璃窗上的光芒，借着优美古雅无与伦比的风琴所弹奏出来的美妙音乐，深扣你心并且充满在你心中，使你充满愉快的感觉，让你觉得真美，令人感到安慰和快乐，而你觉得这正是艺术宗教，可以使你得救。可是这些并不能救你。……到天国只有一扇门，每个人都只能走这一扇门。每个人都只能以罪人的身份，走过这一扇门。

在布道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过这一件事情却是直到布道会结束以后大家才知道。有一个大学里面非常杰出，不过却曾经在他的班上公开否定基督教义和行为无误性的人，竟然在布道会结束之后，主持的一个福音布道会中，宣布他接受他以前所否定的真理。他说：「幸亏有了叨雷博士，我才得以在神里面。」

当牛津布道会要结束的时候，整个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甚至连叨雷都觉得这一段时间是「在这个国家所花的时间当中，最有价值的。」对四年的国外工作来说，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结束。姑且不管不列颠岛还有许多大城市都在邀请他们——「英国人还想留我们多待几年」——甚至连瑞典和南非也包括在内，叨雷他们却已经准备好要回美国。这是一段很有意义，却也是非常辛苦的四年，而叨雷在这几年当中，甚至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聚会。

在不列颠岛布道会结束时的访问中，有人要求他为布道会的主要特色，作一点评论。他说：

倚靠神；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祷告；从神而来的极大盼望；相信全部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坚持传讲古老的教义，并且证明它在得人归主的事上是大有功效；和强调倚靠圣灵的位格与工作。

不列颠岛一些有效，登记决志的统计数目，大约是：

格拉斯哥	三千人
亚伯丁	二千人
贝尔法斯特	四千人
利物浦（第一次）	四千人
曼彻斯特	四千人
伯明罕	七千七百人

都柏林	三千人
布里斯托	四千五百人
波尔顿	三千六百人
卡迪夫	三千七百五十人
利物浦（第二次）	六千人
伦敦	一万七千人
朴里茅斯	三千五百人
雪菲德	三千三百人
牛津	八百人

总数有大约超过七万人，不过这并没有包括所有不列颠他们曾经去过的城市。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不列颠大部份的城市，叨雷布道会的结果，都超过了慕迪的结果。」（注1）。

不过，叨雷最关心的事情，并不是当时的决志。他常常告诉基督徒，如果复兴是真实的，那么「它就不会结束」。小鲁本后来说：

甚至到最近几年，我都还会遇到一些从英格兰和苏格兰过来，当年在我父亲的布道会中信主的人。常常会有人告诉我，他布道会的果效比其他人的布道会，对那些国家的宗教生活，具有更持续与深远的影响。他们把这一切，归因于他理性而避免情绪化的讲道，他只要求大家加入教会，深入研究圣经（注2）。

十一月廿八日，大家在利物浦为这群宣教师举行了盛大的离别礼拜。他们给了他们一本签名簿，上面有住址，并且还有他们在不列颠群岛拜访过的每一个城市的委员会会员的签名。上面记着：

每当想到你们，我们都会感谢神。我们感谢祂，因为你们帮助许多人得救，因为你们明白的见解，也因为你们殷勤的讲道。我们感谢祂，因为你们为我们所打开的圣经之路；因为你们为老灯台所点燃的新亮光；因为你们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因为你们挥动「圣灵宝剑」所带来的奇妙结果；也因为，你们帮助许多人了解并且体会天父的爱、圣子的恩典，和圣灵的交通。

接着，叨雷引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这二节主要针对那些刚刚才信主的人，作了简短的讲道。而在结束的歌声之中，叨雷还是像往常一样，很快地便溜走了。

注1：《Modern Revivalism》William McLoughlin, Jr. 着(纽约 The Ronald Press 一九五九年出版) 第三六七页。叨雷的估计比较保守和谨慎，他觉得大部份的统计数目都有偏高。

注2：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小叨雷之私人信件。就在最近一九七二年，作者坐船通过英份海峡的时候，还遇到一位苏格兰自由教会的牧师，他非常愉快地跟我回述起他母亲在唐迪参加叨雷布道会时，如何信主的情形。

第五部

提供生命的话语

（1906 ~ 1928）

第十九章 值得尊敬的先知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是耶稣对自己在加利利的看法。而叨雷的情形也差不多。就好像他一位很亲近的朋友所说的：「叨雷直到全世界其他地方对他的肯定传回他的家乡之前，他的价值从来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肯定。」由于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印度和不列颠群岛对叨雷的尊敬，使美国人相信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知。

来自家乡的排挤

不过尽管海外布道工作的结果，甚至超过一些最有信心的人的意料之外，而产生极大的冲击，但是还是有许多人怀疑叨雷和亚历山大，是不是同样也能够在他自己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在美国的宗教领袖不禁对这股新兴的福音趋势，产生极大的疑惑和阻碍。在这群宣教师抵达美国海岸之前，便已经形成很大的反对声浪。

有一群公理会牧师到英国观察完他们的福音工作之后，提出很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有一个人是住在布鲁克林的凯德曼博士，他说：

我非常赞同这些诚实的宣教师的工作，但是我反对他们提出任何会造成教会分裂，并且到处激起有思想的人反对的独特的神学观点。我们并不想靠着一些老旧过时的传统、一些已经被稳健、虔诚，和建设性的基督教学问所丢弃的东西，来赢得这一场争战：如果这些因为个人看法所产生的传统，必须放进作为救赎的必要教义，那么我就拒绝和任何一个这种曲解神真理的人联合。

他所反对的东西，主要是针对三件教义——完全的启示和圣经的无误性、基督代替性的赎罪，和对邪恶永远的刑罚。对叨雷来说，把这些传统的教会教义称作「独特的神学观点」、「老旧过时的传统」、「个人看法」和「曲解神真理」似乎是有些奇怪。所以他觉得凯德曼的批评，应该只是时下自由主义思想成长下的单纯反映。

其他的批评，也有集中在悔改的有效性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批评，是反对任何「认为救赎能够使人离开地狱而进入天堂——也就是脱离可怕的灾难而进入天国的快乐；让任何人以为除非他的本性得到改变，他才是『得救』。」的复兴。他还说，一个真正的复兴，应该是「进入更高和更圣洁的生活，……使教会更刚强、恶行变弱、作生意时有更高的诚实标准，在政策上有公德心、圣洁的社交生活和爱家。」

无心之过

自从叨雷的布道会对个人、教会和社会的生活，产生特别明显激烈的冲击之后，这样的反对意见似乎显得有些奇怪。著名的福音派牧师皮尔森说：「不管叨雷到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不仅会有明显的改变发生，而且所有的福音工作也都会受到刺激。……我们如果愈靠近来看这一件工作，便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不过，基于芬尼和慕迪布道会的固定特征来看，他也说「看到叨雷先生的服事也有相同的结果，似乎是快了一点」。

还有其他的批评，是认为他们有商业化的倾向，而且布道会的组织也过于庞大——同工的数目、诗班的数目、听众太多，总之，每一件东西都太大。不过，叨雷对这一点似乎比对那些批评这件事的人，有更强烈的感受。他稍早曾经在信中对费特说到：「有许多商业行为和愈来愈大的组织，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工作之中，而我怕会因此愈来愈减少对神的依赖。」

商业化的倾向是无心之过，不过有很多人很快便觉得，销售亚历山大深获喜爱的小红皮诗歌本，

已经变成一个问题。虽然批评的人有点言过其实——亚历山大并没有从中赚取私利——但是叨雷还是作了明确的限制，不准它们在美国销售，以抑制这个倾向。

就布道会的「庞大」而言，叨雷原本也只是计画让布道会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就是只有讲员和唱诗的人而已。不过，布道会却大大超乎每个人原先的期望，以致不得不增加同工并且扩大规模。叨雷原则上并不反对扩大规模；不过等到有些人似乎以为必须这样，才可以让布道会成功时，他反倒感到困扰。他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要「依靠圣灵，一件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必须在圣灵中祷告的环境下进行。」

活力四射

再来的批评，就是关于情绪方面的问题。不过，很少会有人敢针对叨雷的布道会，说他是一个情绪化的讲员！而事实上，反倒是有一些人批评聚会太缺少情绪气氛了。叨雷的态度可以从他有一次和记者见面的时候，反映出来。「我不太清楚我是不是完全主张从前的复兴方式，让情绪成为主要的工具。……当我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一名律师，然后把听众都当成陪审团。」（注1）就好像叨雷时常说的：「我不是那种会过度情绪化的人。」

那些反对这一件事的人，通常是针对亚历山大，特别是他唱一些像「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这一类的诗歌。亚历山大本来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是不太想唱这一类的诗歌，可是当他看到早先和麦任威斯一起带领的聚会中，可以得到真正的属灵效果时，他才决定把这些诗歌固定放进聚会之中。

不过，不管别人对美国的复兴抱持着批判和保留的眼光，可是叨雷并没有受到影响。在芝加哥参加完简短的欢迎会和会议之后，叨雷在一月份便前往加拿大多伦多主领他在北美的第一场聚会。这一位元被多伦多记者称为「活力四射」的人物，在可以容纳四千人的梅西厅里，对着几乎无法控制的群众讲道。在四个礼拜的聚会期间，大约有四千五百人决志，这也是他很成功的一次布道会。

在布道会的最后一天，有二个兄弟几乎旅行了一百哩来听他讲道。其中有一个兄弟这么形容礼拜的情况：

我们很早就到了，可是大厅里面却挤满了人。叨雷博士说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可是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他重复提到的以赛亚书五三章：「那知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

这一位和他的兄弟一起来参加聚会的十六岁少年走出来作了重大的决定。他就是奥兹华史密斯，也就是多伦多后来非常著名的人民教会的牧师。而他的兄弟后来也作了牧师。

从二月到四月，这群宣教师在费城举行了他们在美国的第一场聚会。他们作了大规模的预备，就像在墨尔本的聚会一样。有二个很大的兵工厂分别在城里的南边和北边，被改造成聚会之用。前一个月的聚会在北边举行；而后二个月的聚会，则在南边举行。他们每天通常都会有九千人来参加聚会——下午大约三千五百人，晚上大约五千五百人。

在费城为生意人举办的聚会，反应特别热烈。而且叨雷总是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不过他们还是增加了二项新的创举来帮助这些人。第一，就是他们在旅馆或是餐厅，特别是为生意人举办了奋兴午餐会。他们安排的节目十分简单——只有诗歌、基督徒商人的见证，及亚历山大的一点讲评。而另外，则是在市中心开辟协谈室，由刚刚加入的宣教同工威廉负责，用来说明那些有心灵上需要的人。

剧院妇女工作

布道团同时对学生工作也有很大的兴趣，他们总共在城里的四所学院和三所医学院举办演讲。而叨雷还应邀到宾州大学演讲：亚历山大也到威尔森校长的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不过最特别的一件事，还是叨雷接受邀请，到剧场妇女安息日联盟（Theatrical Woman's Sabbath Association）带领聚会。虽然叨雷拒绝去看戏剧表演，但是他却从来不会不肯和这些人或是这些团体一起聚会。

叨雷反对戏剧表演的理由也很简单：

剧院是一个公共团体，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公共团体，今天，真正存在的剧院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它。有些人可能会把戏剧表演想象得非常圣洁崇高，想象戏剧是社会影响力当中最高尚的一种；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怎么去看戏剧表演，或是戏剧，而是今天真正存在的戏剧本身，这才是问题。

他和这些妇女一起诚挚的聚会，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对剧院的评语。而事实上，费城剧院经理估计他的聚会，差不多花费了他们至少六万元。

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聚会也是在下午举行的。这个时候比较不正式，而叨雷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回答一些圣经问题。其实礼拜六的全部时间，他都是用来回答问题。听众非常喜欢听他回答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反对者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渲泄他们心中的怨气，甚至问叨雷敢不敢把这些问题念出来。而叨雷的回答却是：「念出来？为什么不念出来？我很愿意把任何问题都念出来。」每一个想得到的问题，他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包括二个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该隐到哪里娶太太？」和「鲸鱼怎么把约拿吞下去？」

天生的幽默

有一个下午聚会的时候，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是在前一天晚上聚会时，就在叨雷走上讲台准备讲道的时候，哈克尼斯却走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后来，等哈克尼斯又回来开始准备聚会结束的伴奏时，叨雷从讲台上走下来，跟他讲了几句简短的话：「当我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可不是在给你信号，说你可以起来出去走走。」因为这些话讲得并不是很小声，让诗班都觉得很好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是一个很严肃的场合，大家都会捧腹大笑。

第二天，叨雷似乎觉得他对伴奏有一些太过苛刻，所以在下午聚会之前的十五分钟，他笑嘻嘻地走向哈克尼斯，对他说：「鲍伯，我希望你讲十分钟话。」

「但是我要说什么呢？」

「告诉大家你的经历。他们听你弹琴，也唱过你的诗歌。他们会很想听听你说话。」

当叨雷用他习惯的称呼介绍「鲍伯」时，哈克尼斯低声问他：「你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想说一些能够配合你的话。」于是，一向都希望保持礼拜思想连贯性的叨雷说：「不作基督徒的代价」。然后又加了一句话：「随你讲多久。」

结果，由于哈克尼斯非常熟悉叨雷的讲章，于是他列出整个信息的几点大纲，并且针对每一点又作了二~三点很好的说明，把叨雷要讲的东西都讲了。等他走下讲台时，尴尬不已的叨雷马上叫亚历山大：「查理士！查理士！过来这里！带三首诗歌。他偷了我的讲章。我必须赶快再准备一篇。」于是，亚历山大捧腹大笑地迅速「带」了三首诗歌。后来，每当他们愉快地谈到这一件事时，叨雷总是回答：

「那可不是玩笑；那是窃盗行为。」

费城的布道会不但是美国最长的一次布道会，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布道会。总共有将近五千人信主——而他们当中，有不少还是当地商界和政界的领袖。

根据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中说：

该运动最令人震撼的一个特性，是当地的复兴使得许多费城的教会，增加了一大群会友。这么多人加入教会，甚至我们常常听到有超过一百个人同时加入一间教会。

叨雷对后面这一件事情感到特别高兴：「我想这一件事情，比在兵工厂举办布道会更值得高兴。」他还说：

就赢得灵魂、就唤醒那些称作基督徒的人的兴趣；就唤起教会，和就充满全市宗教感觉的极大影响力来说，布道会是成功的。我对我在这里的工作感到很开心，而且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也会非常愉快。

事实上，因为叨雷非常喜欢费城，于是他便决定把他夏天的休假住所，从诺斯费德迁到费城。

五月和六月，他们是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加拿大的渥太华工作。这二个地方的聚会也很成功，特别是在后面一个城市。同时，这二个地方也都有一个名人决志。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南方最杰出的牧师山姆斯摩重新归主，并且还因此在亚特兰大地区，产生了感电效应。在渥太华，则有加拿大中量级拳击冠军亚福亚伦信主，并且不久之后，他还进入慕迪圣经学院进修神职。

暂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在亚特兰大，则是遇到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当时，仍然住在伯明罕的亚历山大太太生了一场重病，使他的情况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虽然他在渥太华的布道会中，还是表现得很正常，可是在他的心里，却是渴望回到英格兰的「田纳西」那里。等布道会一结束，他便立刻赶回到她身边。在他回到她的身边不久，她便接受了一场非常重大的手术，当时，她的生命有好几天都是处在非常危险的光景。而医生要求她必须得到完全的休养——特别是海上旅行——对她的复元是必须的。因此，亚历山大只好暂时结束他与叨雷的工作，以便可以陪她。

叨雷写信给住在伯明罕的朋友时说道：「在他离开她的这几个月里，他跟随神的呼召，并且在这俩国家传扬福音，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奉献，不过我现在不会同意他离开他的太太。」他又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分开不会太久，而且我们很快又可以在一起服事。」

整个夏天，叨雷都忙着参加各种短期福音工作和圣经会议，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待在一些非常著名的会议营地，像是加州的贺门山、印第安那州的惠诺那湖，和诺斯费德等地。

那一年的秋年，小鲁本到宾州伊斯滕的拉法耶特学院读书。叨雷原本希望他也能够到他以前就读的耶鲁读书，可是因为小鲁本出国的缘故，所以他必须多等一年，才能够获准入学。而叨雷觉得拉法耶特可以让小鲁本获得实质的教育，并且它也比较靠近他们在费城的新家。凯儿、布兰屈，和年轻的马格丽特则是和他们父母一起住在家里。

叨雷觉得他对秋天的布道工作，并没有充份的准备，因为整个夏天沉重的服事让他精疲力竭。他写信告诉费特说：「我需要好好休息，才能在纳许威尔工作，我一整个夏天都没有休息。」他还说：「我

因为花粉症而卧病在床。昨天晚上是我超过四个礼拜以来，第一次可以躺在床上睡着。我虽然不会十分痛苦，但是咳嗽却使我睡不着，所以我必须坐起来才行。」这是使他在夏末创受困扰的慢性花粉症。

亚历山大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件麻烦的事情，使他不能回来和叨雷一起服事。亚历山大之所以会比原先计画的离开更久，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太太的母亲意外去世。这个原因使他们必须再回到英国。从亚历山大不能给叨雷一个明确的保证之后，他于是只好聘请慕迪圣经学院的陶勒带领诗歌，以及查理士布特担任独唱的工作（注2）。

亚历山大曾经说布特这位男中音：「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橙花在里面」，但是不管是陶勒或是布特，都比不上「查理」的聪明绚烂与他在讲台上的指挥能力。不过，这二个人在布道会音乐工作上的价值，在纳许威尔的秋季布道上，很快地便得到了肯定。

清醒的听众

纳许威尔的布道会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困难。这些「圣经地带」的听众，对福音布道会总是漠不关心。于是有一天晚上，叨雷对着他的听众大声说道：「到底要怎样才可以让你们清醒？」（注3）可是等到布道会要结束的时候，听众却已经变得非常「清醒」——事实上，整个城市都受到影响。在结束聚会时，他受邀到著名的赖曼会堂为已故的山姆琼斯宣教师的纪念礼拜中讲道。在他们结束纳许威尔的布道会之后，便前往奥马哈，然后第二年一开始，就开始在克里夫兰工作。

叨雷热忱地写了一封信寄给费特，谈到克里夫兰的聚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有这么深的感动，……克里夫兰一直被人称作是宣教师的「墓园」，但是神却让我们大获全胜。」不过事实上，在聚会的时候，还是会有老鼠在大厅听众之间穿梭跑动，而且也会有一些无赖在外面对着房子丢石头！

叨雷和克里夫兰报（Cleveland Press）的记者，作了一次有趣的言方谈，并且报导了他平常的生活作息：

我在睡饱了之后起床。练习哑铃直到肌肉舒服，然后跳进冷水浴缸。再来早餐。节食吗？哦，才不。任何东西会摆在我面前我都会吃个精光。早餐之后，我通常会有一点轻松的散步。如果时间充裕，我就会走得比较久。不过在那之前，我必须口授一些信件。这是我最麻烦的一件工作。……散步之后，我便回到旅馆开始读书和思考，……我的工作在下半的聚会时开始，从那之后，除了少数片刻的休息之外，我会一直忙到将近午夜。

有时候压力很大，但是我不会依靠兴奋剂的帮助。……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从不担心。我一向都很强壮、健康。……神一直都很恩待我。

冷酷的特性

不过，当年最特别的一次布道会，应该是在水牛城的那一次。叨雷说那里的聚会，会让「我们在这个国家所作的一切见证，都黯然失色。」并且同时「我们从来都不敢期望在第一个礼拜，会有如此了不起的结果。」在一次聚会结束后，有七百〇二个人决志归主。贝里监督俯身靠近叨雷：「这简直就是五旬节嘛！」叨雷的讲道像闪电般撞击听众，并且让水牛城快报（Express）的记者因此形容他的讲道，具有像马特科顿、爱德华滋，和查理斯芬尼的「冷酷的特性」。

刚刚进入夏天，惠顿学院就在一九〇七年六月廿日，颁授给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知」神学博士学位。他们是因为他「在福音界和教会教育上杰出的工作表现」而作了这个决定。事实上，叨雷已经有

过许多次被推荐获得荣誉学位的机会：不过他却觉得博士学位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都拒绝了。

这一次他所以会改变心意，主要是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情况。由于他罕见的圣经学识和他在德国的研究工作，使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叨雷博士」。站在诚实的立场，他觉得他必须跟别人解释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学位。不过常常如此，也为他增加不少困扰，所以最后他终于心软，并且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他选择接受惠顿学院的学位，是因为这间学校坚强的福音立场，同时也因为他和该校的校长布兰查德博士之间的友谊。

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和以往同样忙碌，不过他却有二次重要的会面，并且这二次会面对叨雷日后的服事，也都有很重大的关系。

第一次会面，是和他以前在明尼波里斯时的朋友「爹地」荷顿。荷顿和一个有钱的平信徒史提瓦特打算在洛杉矶设立圣经学院。因为他们认为叨雷是圣经学校的主要权威，所以他们二个人都很渴望得到他的意见。叨雷博士觉得洛杉矶是一个设立学校很好的地方，因此就同意在一月份举办三个月的福音布道会，在可能的将来，他和这间学校会产生任何的关系吗？

而另外一次会面，则是和宾州曼彻斯长老教会的牧师约翰莫道克麦克印尼斯博士。麦印尼斯曾经拜访过诺斯费德，并且对聚会中极大的属灵冲击，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感觉有需要建立另外一个类似的会议营地，以便中部几州容易参加。由于知道叨雷也有同样的兴趣，所以麦克印尼斯便设法取得叨雷的同意，答应除非先看过曼彻斯才能决定地点。叨雷博士稍微有点勉强地同意，在秋天回芝加哥的时候，在那里稍作停留。

注 1: Mchoughlin, Jr., 着，第三七一页。一九〇七年一月廿一日，叨雷在寄给费特的信中，谈到吉帕西的服事时说：「当然，吉帕西不断诉诸感情的作法并不是我的路线，我觉得如果能够有智慧地处理，提供给那些人接受的立场，并且带领他们理智地接受基督会更好。」

注 2: 在叨雷的布道会中，亚历山大是一个完美的配搭，不过如果说：「没有亚历山大，叨雷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宣牧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Modern Revivalism」McLoughlin Jr., 着，第三七四页。叨雷博士有许多年没有亚历山大的同工，但是仍然有许多很好的布道工作。亚历山大后来几年加入宣教师韦伯契曼，在全世界从事福音布道旅行。

注 3: 叨雷博士对南方听众的个人诉求力比较微弱。他通常对北方和东部的听众的欣求比较有效。

第廿章 日落坡

火车缓缓地爬上密布密林的蓝脊山。当叨雷从火车上，向外凝视着似乎是无路可行的景色时，心里想着：「或许我不应该答应麦克印尼斯，我已经决定要在别的地方设立会议营地！」

不久，他的思想却随着火车的突然停止而中断，那里正是曼彻斯，海拔一千七百呎、风景如画的宾州小村庄。这里许许多多绿色木板套窗的白色小屋，显示出它一些悠久的新英格兰魅力。麦克印尼斯在那里迎接他，并且立刻就带他来到一处充满夕阳的宽阔土地。

站在小丘山顶上的景色，看来十分令人吃惊。层层起伏的山丘加上高高低低的美丽森林，点缀着秋天的色彩，并且沐浴在渐渐西下的日暮下，叨雷马上热情地说：「这是我曾经看过，举办圣经会议最美的地方。」叨雷博士和麦克印尼斯于是一起跪下来祷告，并且立刻决定要把那里买下来。

在他返回芝加哥的途中，相信会有许多关于曼彻斯的想法，在他心中交错出现。有时候，叨雷强烈地感觉到需要一个可以避免自由主义侵入及着重强调圣经研究及祷告的会议。以前主要的问题曾经是：「要在那里举办？」但是如今，他却已经可以开始订定会议程式的明确许划。他想：「可不可能在下一个夏天就举办呢？」不过摆在眼前的，还有一个芝加哥的聚会需要准备。

在芝加哥，他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他和慕迪先生，不管是在学校或是在芝加哥街教堂一起服事，都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而且这里，也是过去六年来世界复兴首先兴起的地方。

平信徒兴起

叨雷应邀带领十、十一月的布道会，这是由芝加哥平信徒福音委员会所赞助的。这个委员会在当年稍早才由「一群原本没有关系的商人团体，和好几个不同教派的年轻人为了特定的福音事工」而刚刚成立的。因此，这个「为了提升芝加哥福音工作的平信徒责任体」在成立时，便采取了一些明确的步骤。

在叨雷所有的布道会中——就像慕迪一样——至少总会有一位有钱并且又有影响力的平信徒在委员会中。例如康佛斯是伯德文机关车工厂的老板，华纳曼克是费城一家有钱的百货公司老板，而负责亚特兰大聚会的亚萨甘德，则是富有的可口可乐大企业家。平信徒是纳许威尔聚会中主要的负责同工，同时，在芝加哥的布道会也是完全由平信徒所赞助。贵格燕麦总裁可罗纳尔更是芝加哥的指引明灯。

这种责任转移到平信徒身上，不但显示平信徒在福音事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也显示出牧师间相互合作的困难。叨雷在稍早还发现甚至「有一些牧师似乎以为他们只要来参加，并且表示同意的态度，便算是尽到责任了。」有一些对福音工作较新的自由态度，影射了不少牧师。不过，芝加哥的布道会却有好几位牧师提供了很大的协助（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牧师咨询委员会），当然同时，这也包括了慕迪圣经学院的学生在内。

布道会作了很大的准备工夫，他们在靠近市中心空旷的地方，立起可以容纳五千人的帐棚，以作为晚上聚会之用。同时，他们还订下大北戏院三个礼拜，作为主要针对生意人的下午聚会。

聚会非常成功。芝加哥论坛（Chicago Tribune）中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八个礼拜有三千人悔改。」上面说：「统计证明这是阿利根尼山脉西部举行过最成功的一次布道会。」在聚会中，一共有二千零四十八个人公开地走出来，签下决志卡。在大北戏院的下午聚会中，叨雷加强基督徒如何确认圣经的真确性，在布道会中也有很显著的成就。像往常一样，叨雷对生意人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而平信徒福音联盟，也从原来的六十个人增加到二百七十五个人。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下午的聚会（注1）。

叨雷十分期待一月份起在洛杉矶展开的为期三个月的工作；不过，打算作为聚会之用的场地，却在聚会开始的前不久，遭受许多指责。由于并没有其他适合聚会的场所，所以他们只好取消聚会。这一次的聚会原本是为了在洛杉矶设立新的圣经学院而举行的。不过，虽然遭遇这次挫折，圣经学院仍然如期成立。

同时，叨雷博士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曼彻斯圣经会议。当他还在芝加哥的时候，他曾经和亲近的同工一起开会，讨论会议计画。然后，他便对基督徒发出呼召，对第二年的夏天：

如今，我要邀请所有那些爱神话语，相信神垂听祷告，以今天教会和世界景况为己任的人，前来宾州曼彻斯参加圣经研究、祷告，和灵修会，日期是从八月廿一日到卅日。

舍不得布兰屈

当他回到费城，他在十二月为他的女儿布兰屈完成了婚礼。她嫁给了乔治亚州伯顿的特惠格斯。过去，她一直是家里的「阳光」，因此，她的离开对家人来说，是件很舍不得的事。当她的父亲说到：「布兰屈，你愿意接受这个男人……」时，他甚至还失去往日的冷静，而有些说不出话来。这一对快乐的新人后来定居在亚伯顿。

冬天和春天很快地便过去了。虽然没有办法到洛杉矶工作，但是叨雷博士在一些大城市（例如那年三月在底特律）和小城市的福音布道工作仍然很忙。其中有一次，他在一个小城市还发生过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当时，叨雷博士接受邀请到一个中西部的乡下城市布道，那里原先说要搭建一个可以容纳二千五百人的帐棚聚会，可是等他到了之后，却发现只有一个临时赶工、搭建起来而且坐不到一千人的帐棚。那时，他对这种情况和委员会的表现十分冷漠。他指控说：「你们对神不诚实，没有照约定来作。」然后，他又预言说第二天会有一场暴风雨并且毁掉礼拜。尽管大家反驳说以后这个时候都不会下雨，但是第二天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倾盆大雨把会众都淋湿了，同时也毁掉了帐棚和礼拜。于是，他们只好一直在一间教堂聚会，直到帐棚修好并且扩大为止。

不过，由于叨雷博士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使他忍不住一直不断地在指出委员会应该为这一次事件负责。结果，使得委员会不愿意再继续聚会。后来，叨雷也发现到自己的不对，于是便和同工哈克尼斯一起祷告，承认批评的罪，并且祈求更大的胜利。后来，整个情况便完全改观了，在结束的时候，委员会对工作有很大的赞许。

小鲁本的献身

不久，已经到了夏天，鲁本从拉法耶特学院回家，全家在威斯康辛心湖渡过他们的暑假。多年来，全家聚集在一起，一直是叨雷家族保持的习惯。从来没有任何更有趣、更好玩和更尽兴的时光，可以和全家在一起渡假相比。并且叨雷博士也总是带领他们作一些——有时对休息来说，是非常激烈的活动。

当他们在心湖渡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全家在主日有一起作礼拜的习惯。有一个礼拜天，他们来到附近的一间小教堂，听了一篇无疑是相当差劲的讲道，其中毫无新意。但是鲁本却发现他的父亲竟然非常专心地注视着那位牧师，以致他感到有些困惑。

鲁本知道他的父亲非常了解讲道的内容，所以就问他的父亲他为什么可以这么专心。他回答他：「鲁本，我来教会敬拜神——不止是为了听讲道。不管是谁讲道，只要你的心思敏锐，你都会有收穫。甚至会有一连串的想法引发出来，并且使你获益。」

在夏天期间，鲁本也参加了诺斯费德会议。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学生自愿要成为传教士者上签名。多年来，他一直拒绝教会的呼召。在他的心中，他盼望进入医学界，正如他的父亲也曾经盼望进入法律界！甚至在他还只有五岁的时候，在芝加哥听到戴德生和其他布道会的人所讲的话，也使他传道事工有着深刻的印象。不管如何，他一直觉得他是「注定」要成为传教士。不过最后等他顺服时，那实在是一个很快乐的决定。他的父亲对他的顺服非常高兴，并且「对这一件事显得非常兴奋，虽然他从来没有在私下谈过这件事。」而他的儿子即将成为一位传教士的事实，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却也是一件难过的事情。叨雷博士希望，在一些事情上面能够得到儿子的协助。

到了夏天，叨雷全家从费城搬到了「叨雷居」，这是一幢座落在靠近曼彻斯中心、洛卡斯特街的二层楼红色砖块房子。虽然会议只有在夏天才会举行，但是有好几年的时间，这里却是他们整年都可以住的地方。

超宗派主义

叨雷并且加入麦克印尼斯牧师的曼彻斯长老教会。同时也悄悄地离开他原先加入的公理会教派。虽然从外表看来，他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在教派间走动的人，但是他还是相信应该成为当教会的会友。于是，他成为长老会会友，「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应该属于一些明确的信徒团体，并且对它负责。」而且，长老会的强烈正统立场也很吸引他。

不过，叨雷博士并不重视教派的差异。他曾经说过：

长老会和卫理公会、浸信会和公理会、路德会和主教派……之间的原有差异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更正确地说，它们对我而言，从来就不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他相信横隔在教派间篱芭的高度，不但应该尽量减低，让大家可以在上面握手，而且还应该可以跨来跨去。他的超宗派主义（interdenominationism），还可以从他在加入教会时所回答的话里看出来：「我是一个主教长老公理浸信徒！」他还常常进一步解释说，他的母亲是长老会信徒，父亲是普救论信徒。他在主教派学校和公理会学院读书，并且在二所路德会大学作研究工作。他接受浸信礼，他的第一篇讲道是在卫理公会教堂讲的，而他的太太则是主教派信徒。

为了和他自己无教派的精神一致，当叨雷到达曼彻斯之后不久，他便到不同的教会作礼拜。有一次，他们全家来到当地的一家卫理公会教堂，而牧师邀请叨雷博士在礼拜之前，能够作五分钟短讲。通常会婉拒这些邀请，但是那位牧师不断坚持，结果大出鲁本的意料之外，他的父亲作了一番即席的短讲，内容精致，而且完全不同于他平常的讲章。礼拜结束以后，他问道：「你怎么办到的？」叨雷博士回答他：「鲁本，我的心就像一个分类架。我只是把东西都收好，等到适当的机会再拿出来。」

不久，便到了举行第一次曼彻斯神会议的时候，这一次八月底的聚会，引起极大的回响，有将近二千五百个人参加。场地多半不是很好，因此来参加的人必须有足够幸运，才可以借住到一些当地居民的房子。他们并且在露天市场，搭起了一座可以容纳一千八百人的大型帐篷。

儿童聚会雏型

叨雷博士非常小心地强调，曼彻斯会议并不是要和「那些已经存在，并且作了许多很好的工作会议」作竞争，而是「另外一个需要更多时间去等候神，和对当前教会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有更自由的讨论。」

叨雷选择讲员时也非常仔细。他希望那些讲员能够「具有健全和不好争论的良好品行。」有一家报纸用下面的标题报导了这一次的内容：「叨雷博士：明确、强烈而大胆。狄克森博士：锐利、活泼而善辩。葛力格博士：温柔、动人而有力。伊德曼博士：安静、严谨而感人。」

聚会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断断续续地进行。内容非常强调祷告和传道工作。从一开始，儿童聚会在曼彻斯便成为一个固定的特色。这件工作主要是由法勒博士、斯温牧师、杰克比和鲁本负责。

会议结果非常成功。在会议结束的时候，群众走向现在的会议山，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礼拜。

叨雷博士笑着向大家宣布：「所有的位子都可以随便坐。」于是他又描绘出接下来一年，曼彻斯会议的计画，并且作了许多保证。在第二年的大型帐棚大门上方，他们在那里立了一块醒目的牌子：「提供生命的话语」。同时，他们还盖了一间很大的餐厅。有一个曾经参加过所有重要圣经会议的传教师说，这里是「其中佼佼者」。

叨雷差不多又接着开始计画第二年夏天曼彻斯新的聚会内容。他成立了传道促进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vangelization）。其中还包括一个在夏天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和原本已经在八月举办的十天会议，则是一连串活动的高潮。会议的特定目标是「发展牧师的传道恩赐，并协助传教师从事健康与合乎圣经原则的传道工作。」

坐满人的房子

在曼彻斯会议下，他们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目标，就是扩大大城市里的传道精神。叨雷博士说：

差不多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很多牧师有传福音的负担，可是却总会有二、三个唱反调的人，不但妨碍福音工作，也压制那些想作福音工作的人。不过，如果能够有人到这些城市，巧妙地推动福音传递工作，就可以把这些反对的人彻底地打败。

叨雷博士个人还作了很大的牺牲，答应在一整年当中用九个月的时间，替乔治莫海牧师作这一件工作。而剩下的三个月夏天时间，他则是留在曼彻斯工作，在那里，他担任了曼彻斯圣经会议联盟的第一任执行秘书。

莫海所设计的主要聚会，是在离曼彻斯不远的宾州斯卡安顿举行。叨雷博士对斯卡安顿工作的前景十分乐观，他曾经告诉当地的牧师说：

关于在斯卡安顿的福音工作，如果能够作好安排，我会很高兴。我很愿意在这个时候作这一件工作，因为在一、二年内，大家将会常常看到我。目前，我多少有些生疏，但是你们会明白创造公众兴趣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斯卡安顿有一幢足够大到可以容纳四千人甚至更多人的房子，要让它每天晚上都坐满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他们从第二年的一月起，开始在「坐满人」的房子聚会。有一次，光在弟兄聚会中，就有四百四十个人接受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和创设曼彻斯圣经会议比较起来，另外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就是叨雷辞去了他在慕迪圣经学院监督的职位。他在一九〇五年九月的时候，从海外寄信给费特就曾经暗示过：「我怕我在未来的几年，不能再留给学校太多的时间，即使我没有完全辞职也是如此。」传道工作使他离开学校差不多有四年之久，同时他在家乡的诸多职务，也并没有改变过他在学校的地位。 |

愉快的六月天

另外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二年之前，他便已经辞去担任芝加哥街教堂牧师的工作，不过，他还是十分关心学校。所以，尽管环境上充满了许多困难，但是他还是继续担任监督的工作，直到一九〇八年夏天为止。在他辞去这个职位的同时，他也辞去了他在执行委员会和理事委员会里委员的职位。

原本，他并没有打算要辞去后面这二项工作，但是有一些理由，却促使他作了这个决定。当叨雷博士不在的期间，葛雷博士成为学校的领袖，而他们二个人在财政和行政政策上却有不同的观点。叨

雷博士担心的主要问题，在于学校负债的情形。同时，他还认为学校应该只由一个人来负责——而不是由他和葛雷博士二个人同时提出计画，同时负责。

虽然执行委员会不断努力着想要留住他，但是理事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对财政政策的意见，却都和葛雷博士一致。所以，叨雷博士仍然决定辞去所有和这个学校有关的一切职务。他写信告诉费特：「我愈加仔细思考，便愈加相信如果我辞去这些工作，葛雷博士在他的工作上便会愈快乐。」他还说：「我几乎是不需要向你保证，我仍然会为这间学校代祷并且爱护它，而且你本人也是如此。」

他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表现总是如此。就好像他的儿子在后来几年所说的：「他会说明他的立场和他所相信的，然后，等到结果和政策并没有采纳他的看法时，他就会简单地退出那种情况。」他的离开是平静的，并且他和葛雷博士在后来，也仍旧维持着很好的友谊。

叨雷博士看重葛雷的程度，还可以从他邀请他担任以他为号召的曼彻斯圣经会议讲员这一件事上反映出来。葛雷受到非常好的招待，并且他在叨雷来宾名册中八月分会议里的注语是「非常愉快的六天」。由于他杰出的教导，叨雷后来又邀请他多留一阵子，叨雷解释了他个人的理由是：

我有一个出于私人动机的请求，想请你至少指导鲁本一个月。他目前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我怕他再过一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空了。我们在这个暑假恐怕都不太拨得出时间给他。

文字事奉的菁华

虽然叨雷在福音工作和圣经会议工作这二件事情上面都很忙，但是他仍然再一次投入了写作的事奉。自从他踏入了全时间福音工作之后，他写作的时间便大大地减少了许多。并且虽然他很喜欢写作——他曾经说过他每个小时至少可以写出四十元——可是基于一个诚挚的信念：「我不能同时传道又写作，而我相信我的传道可以帮助更多人。」抑制了他成为一名多产作家的倾向。不过，他还是完成了好几本著作。

自从他在全世界复兴运动的第二年起，就有人希望能够出版他的讲章。《复兴论集》、《对人说话》，和《真正的救赎与全心的服事》都是他发表的讲章集。同时，他聚会里使用的主要讲章例证，也出版成《轶事与例证》一书。另外，还有二本小册子《圣经里的难处》和《实际与困扰的问题解答》则是非常刺激性的书籍。不过，他最杰出的一本着作，却是《我主生命与教导之研究》这一本书。

他研究福音书的方式十分显著而且与众不同。叨雷博士完全是按着诱导归纳的步骤，把每一个福音书的事件都切分成逻辑性的类别，并且用包含性的问题形态来处理它们。例如，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至十五节总共十三节经文「耶稣关于婚姻、离婚，和儿童的教训」这个题目中，他一共问了六十六个问题。他的这个方法，曾经先在课堂当中得到验证，并且发现可以激发读者的观察力，同时还可以让读者自己思考。

叨雷博士同时也编辑了一本重要的辩证书籍《较高批判和新神学》，其中重要的作者，包括了葛雷、艾德曼，和梅耶。而且狄克森还邀请他担任新成立的「见证出版公司」(Testimony Publishing Company)的委员。这个机构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名的著作《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

虽然还有一件罕为人知的事实，但是著名的斯高费德圣经(the Scofield Bible)的段落系统，却是由叨雷博士向斯高费德博士建议的。它把圣经故事切分成一些段落，并且给予他们一些明确的副题，使读者可以立刻明白这个段落的内容。

另外一件重要的作品，是出自叨雷博士之手的唯一一件音乐创作——诗歌《赞美祢耶和华》。他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并且曾经在稍早之前，编辑了一本音乐诗歌。不过这一首歌却是他自己的作品。音乐部份是由伽伯瑞尔所写的，只可惜很不幸，这一首诗歌不是很好唱，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这首诗歌有非常坚强的信息，同时也似乎是在述说他自己的属灵经历。

哦，我的灵要赞美祢耶和华，祢是慈爱与恩典的神；

唯有祢是智慧圣洁；我要俯伏在祢脚前。

祢，白白赐下圣子，背负我们一切罪孽；

十字架上替罪偿还，荣耀路上导我前行。

(合唱)赞美耶和华，哦我的爱，赞美祂；

欢声雷动！颂赞祂名。

赞美耶和华！俯伏在祂脚前，

一切荣耀都归我主。

由于他多方面的服事，使他几乎不可能在已经很重与固定的工作之中，再增加任何服事。但是有一件在他一生事奉中最重要的工作，却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那就是西部的新圣经学院。

注 1：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卅日芝加哥论坛。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一个独特的复兴运动，因为弟兄悔改的人数是姊妹人数的三倍。」

第廿一章 西部的圣经学院

史提瓦特是来自东部的年轻企业家，来到这一片应许之地。这里是加州，到处都充满了大自然令人炫目的神奇景象，以盛开仙人掌的广大彩色沙漠自负，覆盖着积雪的壮硕高山，深而无法穿越的峡谷，堂皇的棕榈树与桉树，一片片美丽的野花，和一个全世界最益健康的气候。在这里，拥有西部的一切朝气与活力。

它的历史充满了冒险的故事，起始于西班牙人的最初殖民，与最近十八世纪中叶疯狂的淘金热。在这个世纪的末后几年，大部分的经济注意力，都已经转移到柑桔水果的耕种，特别是柳澄和石油的提炼。

后面这一件事情，在一八八二年促使了史提瓦特来到加州。尽管在寻找石油时遭遇到许多惨痛的失败，但是最后终于得到成功，并且还以极大的资金成立了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

史提瓦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洛杉矶救世主长老教会的会友。他基于对服事的一股强烈热心，所以督促并且支持为说西班牙语的人，出版及推广信仰小册子与新约圣经，并且还在一九〇一年成立了洛杉矶圣经学院山（Los Angeles Bible Institute）。后面这一件工作仅仅维持了二年：不过后来却因为荷顿从明尼波里斯来到救世主长老会，担任助理牧师，而使学院的事情有了转机。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八日，洛杉矶圣经学院（The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再度正式成立。

重执教鞭

就在一九一一年的夏天，才刚刚成立不久的学院开始想要找个院长。由于他们当年曾经问过叨雷博士成立学院的意见，所以他也就成为他们的第一位候选人。如今，学校已经建立得很稳固，并且也

进一步扩展成为一个实体，所以史提瓦特觉得他应该有能力聘请一些像叨雷博士这样的人物来学校。

叨雷博士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正好在丹佛主持圣经会议。在叨雷博士的内心，他仍然念念不忘要教育并且训练年轻人，同时，他也觉得在西海岸设立学院，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祷告之后，他终于接下了院长的职位，并且开始预备要来到这一片应许之地。

不过，他在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还提出了二项条件。第一，他要求成立一间教会，其功用正像慕迪纪念教堂对慕迪圣经学院的作用一样。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情，是学校和教堂的会堂，必须要可以容纳至少三千五百个人一起聚会。

这些条件的理由，他曾经向他的儿子鲁本提过：

他认为这些条件，有助于作为实际的实验室，而使学生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还可以让他继续从事他相信是神呼召他去作的福音传道工作。而且，这么作也可以为洛杉矶的中心地带建立强烈的福音见证，并且成为一个全世界保守派领袖都可以听见的讲台。

最好中的最好

在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方面，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学校的校方杂志《国王的事业》(King's Business)说

叨雷博士来到我们圣经学院，代表我们的工作将要推进到一个新纪元。……当我们觉得需要，并且开始为一个院长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主能够为这个重要的职位，安排一位最好的人选，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主给了我们一位最好之中最好的人。

慕迪学院的葛雷博士觉得叨雷博士能够到洛杉矶，是「这个国家历史中长久以来所发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过，对叨雷博士来说，他还必须等到第二年起，才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他已经答应在秋天安排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一些城市，带领联合福音布道会。

布道会的成果非常可观，特别是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布道会，甚至超过了他上一次布道会的成就。比第一次布道会会堂大了一倍的五千人会堂挤满了人。从英格兰的布里士多，他寄了一封信给荷顿，说：「大家对能有这么多的群众都感到十分惊讶。有人说都柏林不管是政治性聚会或宗教性聚会，已经有许多年不曾有过这么多人：自从慕迪先生第一次在那里举行过布道会之后，就不再有这么多人聚会。」在三个礼拜之中，有超过一千三百个人信主，其中还包括非常多的天主教徒。他同时还谈到由剑桥大学间基督徒联盟(Cambridge Intercollegiate Christian Union)所赞助，与剑桥学生八天的美好聚会。叨雷博士对英国听众独特的吸引力，似乎还是和他上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叨雷博士特别高兴可以遇到许多在多年以前，在他的布道会里悔改的那些人。他们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从前在罪中的生活，而成为牧师或是教会领袖。

小孩也能悔改

他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当年在他布道会里信主的小孩，而如今，在教会的事奉工作上也都非常活跃。有人常常批评他的聚会——就像这一次布道会一样——花太多的精神去向小孩传福音。可是叨雷博士却始终相信小孩的悔改，并且也可以从结果得到证明。他随后写道：

小孩能够悔改吗？不能悔改是不是意味他们不能理解属灵真理？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是建立在知识

之上：那是合理的；这件事情太过深奥，甚至连天使都不能看透。可是它的本质却是非常简单，只是在诉诸良心和感情而已。一种对罪的感觉，并且为它感到悲伤；真心地离弃它，这是小孩普遍都有的经历。他们会靠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父母胸前，一边哭一边悔改，并且尝到平安和恢复亲密生活的甘甜，这是常常都可以看到的。对他们信任和富于想象的心灵来说，了解看不见的伟大天父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那一年年底回到美国之后，叨雷博士一月份便开始了他在洛杉矶的新服事。对他来说，洛杉矶是一个充满了属灵机会的城市。散布在景色如画的圣盖布里耳山脚下，正在迅速地扩大着。由于即将完工的巴拿马运河和城里的内陆港湾，明显地使得这里将会成为西部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至于它的人口，也是典型的西部人——流动、不安、渴望和充满着各式各样想找有钱女人结婚的人、移民、凶手、政治和宗教骗子，以及想成为电影明星的人。这里的挑战和早先在明尼波里斯或芝加哥截然不同。

洛城之战

叨雷全家定居在帕撒提纳的郊区。那里是他们曾经住过最愉快的地方之一，而叨雷太太更是爱上了这里。叨雷博士很喜欢洛杉矶地区清爽的气候，并且觉得这样将会非常利于女儿凯儿多年来精神问题的复原。十几岁的马格丽特也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并且她很快的便进入帕撒提纳高中的女子圣经班。

叨雷博士又像以往一样，神采奕奕地投入了教学工作。而红发的苏格兰人韩特博士，是叨雷博士以前的同事，也在慕迪学院教了十七年书之后加入这间学校。

他在学校方面的行政责任，并没有减少他在聚会上的严格计画。从四月到六月，他在洛杉矶的圣殿会堂烛（the Temple Auditorium）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布道会。由于他用了太多的时间去教导一些重要的圣经真理，所以聚会并没有完全配合福音工作而结束。同时，在礼拜五晚上，他还在学校里面开了一班圣经班，这个圣经班没有多久，就十分受到社区热烈的欢迎。

虽然有不少鼓舞人心的事情，但叨雷在担任这个学校院长的前六个月里，还是遇到不少挫折。这主要是因为叨雷博士出任院长之后，学校的计画有了重大的改变。史提瓦特到芝加哥考察慕迪圣经学院的工作，后来就认为计画在洛杉矶新建筑物地点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作为日后之扩建。可是不幸地，由于地点突如其来的改变，及史提瓦特联合石油公司一些无法预见的财政危机，严重地妨碍了建筑计画。这件事情发生在六月，也就是在破土仪式进行之前不久。

原本必须租借不同的地方聚会，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暂时的不便，更何况这些房子风会灌进来，也不适当。不过更教人困扰的是，将来这样的情况还不知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这差不多牺牲了叨雷博士在学校的所有礼拜。

学院的事工

后来七月时，叨雷博士从曼彻斯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答复史提瓦特早先寄来的信：

当我听到你暗示礼拜堂的完工，可能还会有严重的延误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十分犹豫是不是还要像去年冬天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在那里待上一个冬天。当然，我明白去年冬天是无法避免的，不过最令我失望的，还是礼拜堂的进度缓慢。

基于史提瓦特建议他在第二年尽量把时间用在聚会中，叨雷博士更是表明了他个人的心境：

你知道，史提瓦特先生，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如果可能，我会觉得我的身体甚至比一九〇一年我

刚刚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更强壮，不过，我还是很明白，我强壮的年日有限；因此，我希望在我还强壮的时候，用我的强壮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的才能是神的托付，对此，我们必须 在祂再来的时候向主交待。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芝加哥的慕迪纪念教堂，也来鼓吹他回去当牧师，他们甚至还提供了一些吸引他的条件，像是可以容纳五千人的新会堂。虽然芝加哥的邀请，深深地吸引着叨雷博士，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清楚的带领要他回到那里。同时，他也不想离开学校。到底他应该怎么作呢？

史提瓦特感到他可能会失去他的院长，于是便采取了迅速的动作。他提议为他在西岸安排一次福音布道会，并且答应立刻在学校礼堂完成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人座位的地下室。福音布道会让叨雷博士感到很高兴，不过他并不同意地下室的计画：「如果你用一千五百个人作基础开始，大家会认为你只能有一千五百个，这么一来，按照人的说法，在日后聚集群众便会有更多的困难。」尽管有这些阻碍，叨雷博士还是继续履行他教学和行政的责任，并且还增加了一项担任《国王的事业》编辑的职务。

组织学校的计画和廿三年前慕迪学院建立的方式一样。学生们在「当你可以来的时候来，并且当你必须走的时候走」的基础上开始。他们每天大约花四个钟头的时间上课。课程一共二年，分成秋季、冬季和春季三个学期。在他们完成这些学习课程之后，便可以拿到毕业证书。

至于圣经学院的一些原则，叨雷博士的目标是希望让这些学生能够彻底明白圣经和圣经里的教义，训练他们积极从事教会工作，并且发展他们的属灵生命和品格。在叨雷博士的计画中，他并没有安排标准的高等普通教育（语文学、科学、哲学、历史等）。学校的工作，只是专门在训练学生从事圣经研究和实际的工作。这样的课程，同时也附带地吸引了那些想要接受补习教育的传教师与牧师，想要接受补充训练的大学毕业生与神学院毕业生，和平信徒与妇女来参加。

他们十分强调的课程包括各卷圣经书卷、圣经介绍、圣经教义、基督教证据、牧会神学、传道法、主日学校组织、教师训练，和个人布道。同时，还有乐器课和声乐课。

教导的坚毅

并且，学校还努力让理论和实际的教会工作可以互相结合。每个学生都有分派一些教会工作，并且还要交活动报告。学生们要固定地主持聚会、参加个人工作，并且还要到洛杉矶的港湾、许多油田、船、工厂和街上，去分发小册子。另外，他们还在不同的地方组织许多圣经班和全日学校班，然后在洛杉矶地区的教会举行聚会。同时，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西班牙人和犹太人当中，也开始推展许多重要工作。

他们同时还非常重视言行举止和品格的训练。叨雷博士认为「他们在餐厅的训练，是他们在这个学校所受的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宿舍和餐厅的原因。我们希望教导学生良好的言行举止、良好的道德，以及正确的工作方法。」

叨雷博士一直不断小心地注意着学生。那些犯错、一直违反规定而不符合学校目标的人，就不能留下来。有一个学生回想到在一次紧张的早晨集会中，叨雷博士对几个经常嘲弄规定的学生下达了最后通牒。等他念完了他们的姓名之后，他说：「回到你们房间，尽快收拾你们的行李，离开学校，不要再回来了。」（注 1）学生们都很了解叨雷博士对光明正大和公平的观感，所以，没有人会质疑他的决定。这些倒楣的学生只不过是咎由自取。

很少会有人觉得叨雷博士过度严肃和不易接近，因为大家常常都可以看到他在安慰一些忧伤的学生，和别人一起讨论重大的决定、教别人怎么服事，和帮助经济有困难的人。他会提供学生一些有关于结婚和呼召成为传道人的重要咨询——这是他觉得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二个的问题。他不但成为学生最亲切的朋友，同时还是最出色的老师。

学校里面最受欢迎的课程，就是他自己开的圣经教义，这门课一个礼拜要上三天。学生们还记得他在手臂下，夹着圣经和教义课本——他写的《圣经在教些什么》快快而大步迈上讲台的情形。他总是迅速而从容，不肯浪费一点点时间。在简短的祷告，求神赐下能力和带领，让学生集中注意力之后，他便立刻进入当天的主题。他仍然照着当年在慕迪学院，曾经非常显著地表现出他服事特色的相同严密的诱导步骤，来教导学生。

由于知道叨雷博士坚持要求学生作好充份的课程准备，所以学生很少会忽略他们的作业。因为这么作的结果，将会非常不愉快和尴尬。不过，或许由于叨雷博士的态度变得比较圆熟，有一次一个学生背诵不出东西，叨雷在所有的学生面前，要求他在下课以后留下来。当这个可怜的学生回到座位以后，气氛变得极度紧张。等老师和学生谈完话之后，有一群学生围着他问：「他刚刚说些什么？」结果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大大出乎这个学生的意料之外——叨雷博士只是告诉他，他是用功过度，只需要多些睡眠和充足的运动。那的确是事实，不过却也是对一位元学生情况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评估。

新的传承者

一个学年很快地过去，又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夏天。小鲁本刚刚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并且在六月时和婕妮小姐结婚。婚礼在乔治亚州麦肯新娘的家中举行，由叨雷博士主持。他们二个人都接受了美国长老会国外宣教委员会的指派，在秋天前往中国北部担任传教士。鲁本自从小时候在芝加哥听过戴德生的信息之后，就非常想要到中国。且新娘的父亲法兰克，也是南方浸信会一位杰出的平信徒，又是乔治亚州平信徒运动的领袖，和国际主日学学校委员会的同工。小鲁本叨雷夫妇一共在中国和韩国担任了四十六年的传教士。

随后在八月，曼彻斯举行了一场最盛大的会议。葛里费斯多马斯和狄克森是主要讲员，在礼拜天下午结束时的一场聚会中，一共有将近三千五百人聚集在礼拜堂里面前基督教青年会（YMCA）秘书和大会同工哈尼曼先生被任命为曼彻斯圣经会议联盟的执行长。哈尼曼先生提出了一个利用冬天的几个月中，在宾州许多被人忽视的乡下地方传福音的计画。叨雷博士还用他自己的钱，大力地支援哈尼曼的工作。

当叨雷一家在秋天回到巴撒第纳之后，鲁本和他年轻的新娘与他们在一起住了一阵子，便动身前往中国。叨雷全家陪他们来到车站。等他们上了火车开动之后，喜不自胜的父亲急忙陪着叨雷太太上车，在第一个十字路口赶上火车。鲁本和婕妮站在火车后面。他们彼此挥手直到再也看不到对方为止。没有人掉一颗眼泪。

叨雷博士后来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提到这一件事：

那一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不过等我上床之后，我再也忍耐不住，躺在那里不停地呜咽。叨雷太太想要安慰我，可是我并不需要安慰。虽然我不停地掉眼泪和呜咽，但是我的内心，却完全充

满了无法形容的喜乐，并且感到全然的荣耀，因为我把唯一的儿子，奉献给了那一位曾经也让祂唯一的独生子为我而死的神天父（注2）。

注1：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艾西费雷小姐之私人信件。费雷小姐是叨雷博士以前的学生，也是殉教于刚果（Congo）的传教师艾伦费雪的母亲。

注2：「Essentials」Torrey 着，第十三页。这是叨雷博士藏在心中的盼望，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协助他在学院的服事工作。

第廿二章 基础教义

一九一四年年初，欧洲的一些国家互相卷进了冲突之中，似乎就要发生战争。随后到了夏天六月廿八日，由于奥地利大公芳西斯佛迪那被刺，终于导致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爆发开来。此一事件加深了欧洲敌对阵营之间的敌意，而把它们都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屠杀之中。

乱世中各派言论的兴起

另外还有一件由于完全不同性质所产生的严重冲突，已经不断地争执了一段时间。如今也变得更加明显，就是叨雷博士和其他属灵敏锐的领袖与平信徒，都可以发现到强烈不信的潮流正在侵入福音教派。毁坏性的较高批判、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力量、研究比较宗教、理想德国哲学，和现代主义，都开始狡猾地在正统新教徒教会之中抬头并且巩固其势力、产生逼迫。渐渐地，福音性和圣经的教义开始被自由主义的教训所取代，并且还常常彻底地利用现代世俗的思想，去重新解释基督教信仰。

这种情况于是促使他们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廿四至廿七日，在芝加哥

2154/叨雷的一生

慕迪圣经学院召开了一次先知会议。这次会议不仅仅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建立信心抵挡现代神学的怀疑主义，同时还为了对忽略来世论的真理，进行严正的考究。

有一群显赫的圣徒和杰出的教会学者和领袖参加了这次会议。叨雷博士发表了二篇演讲——「基督将来的国度」和「我们主第二次再来：一个追求个人圣洁的诱因」。在第二篇讲章中，他说明了一个深奥的信念：「我曾经发现一个最简单的规则，不管事情是对是错，都能够使我清楚明白，那就是只要简单地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主在这个时候来了，你是不是希望祂看到你正在作这一件事？』」他的演讲使整个会议可以以一个高属灵的注释来作结束。

叛教的威胁

这个会议有一个最显著的结果，就是由出席的学者，包括叨雷博士在内所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起草了一份教义声明，这一份声明成为他们日后聚集的基础。

在稍早之前，史提瓦特也很关心现代主义的侵蚀和危害，所以提议请一些有名望、值得信赖的基督教学者，编写一系列书籍，来抵挡产生叛教的威胁。狄克森同意接受这个编辑的工作，并且聚集了叨雷博士、查理斯伊德曼博士、路易士梅耶博士，和亨利可罗纳尔博士等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而且还成立了「见证出版公司（the Testimony Publishing Company）」。这个委员会计划出版总共十二本书，其中清楚地述说信仰的基础教义。在史提瓦特的财政支持之下，这些书籍将会免费地送给说英文的新教徒牧师、传教师、宣教师、神学教授、神学生、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这些书的书名，就叫做基

基础教义（The Fundamentals）。

前面五本书，是由狄克森负责编辑；不过等他到伦敦就任史普吉安大礼拜堂的牧师之后，就改由梅耶博士担任这个工作。他完成了另外五本书，却又因为生病及意外的去世，而中断了这件工作。于是，叨雷博士又接下了这件工作，并且在一九一五年春天，完成了这个卅万元计画中所剩下的二本书。

基督教义涵盖了极大的范围，由大西洋两岸六十四个最有名望的学者共同完成。叨雷博士一共写了三篇文章：「基督肉体复活的可靠性与重要性（The Certainty and Importance of Bodily Resurrection of Christ）」、「圣灵的位格与神性（The Personality and Deity of the Holy Spirit）」。基础教义为各个教派的神学保守派设立了一个标准，并且也协助抵挡了现代主义的突进浪潮。那些支持这些书里发表的教义的人，后来被人称为「基础教义者（Fundamentalists）」（注 1）叨雷博士在担任（国王的事业）的编辑工作中，仍然不断地强调基础教义。同时，他还从事更多信仰防御的写作工作。

叨雷博士的服事工作，在学校建筑物和开门教会（the Church of the Open Door）建立完成之后也随之扩展。让学校和教会能够结合在一起，一开始就是叨雷博士的目标，只不过由于建筑计画的进度缓慢、严重地阻碍了这一件工作的落实。

大约在他到达洛杉矶之后的二年六个月后，开门教会才在一九一五年九月三日成立，一共有八十六位创始会友。大家一致通过聘请叨雷博士担任牧师；而由荷顿担任助理牧师。

一扇开启的门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要为新教会选择一个名字。它完全是一间不属于任何教派的教会，同时也没有和任何教派作竞争的意图。加上，大家也不想把它看成是一间「学校教会」。教会的目标，是想说明洛杉矶丧失的人。而这个目标也可以从这一间新教会的名字当中反映出来：开门教会。叨雷博士决定这个名字，是基于约翰福音十章九节和启示录八节，这二节经文：

第一节经文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教会的整体目标是「让世人明白基督是一扇开启的门，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而第二节经文，则是说明另外一个真理：「耶稣基督为我们教会设立了一个开启的门，为了帮助洛杉矶那些不上教堂的人」。

在洛杉矶的这间大教堂工作，并没有特别顺利。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不喜欢这间学院和教会，因为他们觉得它们侵犯了现在各教派的工作。并且，这里还有一大群不寻常的人，他们参加各种不同的宗教聚会，可是却不想忠于那间教会。在向史提瓦特谈到他的看法时，叨雷博士说：「我想在洛杉矶这里，比世界其他城市，至少比那些和它同样规模的城市，具有更多的旁观球员。」不过，如果不看这些困难，这间教会还是非常成功，并且祝福不断。在叨雷担任牧师的那几年里，他们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天的礼拜中，没有人悔改信主。

不过，惟有一个礼拜却是例外。在一个寒冷潮湿的礼拜天晚上，叨雷博士讲完道，并且呼召人信主，可是却没有任何反应。所以他非常失望地说道：「这是开门教会第一次礼拜天晚上没有人肯来到基督面前。」结果，立刻就有一人站起来，走下走道，并且握着叨雷的手说：「我想要接受基督。」接着，又有好几个人走出来，于是他们在聚会结束之后，举行了一次很美的赞美祷告会。

危险的好人

当叨雷博士在那里的时候，教会的礼拜，特别是礼拜天早上的礼拜，总是十分感人。有许多人不

停地挤进教会。在复活节的早上，当他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似乎是达到了高峰。他的一个学生回忆当时在挤满人的复活节，曾经听到一位站在前厅的警官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可能会是今天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惊人的能力完全超过一般人。」

在晚上的礼拜中，叨雷博士常常喜欢带领大家唱他最喜欢的诗歌——「哈利路亚十字架」或「哦，说不尽的无价恩宝」。叨雷博士不是一个擅于歌唱的人，但是他却喜爱、并且欣赏诗歌的事奉。同时，他也很强调教会中音乐的重要性。他们还在教堂按装了一些人工作业的钟管，当时，还很少有教会这么作。他觉得这些钟管可以激起大家回想他们从前在教堂的那些日子，并且听到一些伟大的古老诗歌。

叨雷博士在教会中，非常强调灌输福音工作、布道、和属灵生命。八十六个创始会友中，有七个人参加了国外布道团的工作，和四个人加入了国内的布道工作。他们在教会并且还有非常活跃的主日学校和成人圣经班。叨雷博士固定在礼拜五晚上的圣经班中，教导国际主日学校课程，这个课程很受欢迎，并且吸引了许多老师和教会同工参加。

也就是在这个秋天，有几个人加入了这间学校的教职员行列。威廉伊凡斯博士曾经是叨雷博士在芝加哥的学生和好朋友，也从慕迪来到这里，并且担任副院长。主日学时报（Sunday School Times）编辑同工伯德文则成为男生的监督。同时，还有查理斯马歇的加入，他曾经为「有一天」和「这是不是得冠冕的日子？」作曲。他成为学校的乐器老师和教会的钢琴手。一年之后，曾经和叨雷博士一起在慕迪工作的楚伯，也来到学校管理音乐系。同时，他还指导教会音乐，并且协助叨雷博士许多次布道会。

学校的建筑十分壮丽。是一幢具有现代风格的美丽建筑物，分为二幢高十三层，而礼堂则位在中间。同时，在男生建筑物的地下室，还有一个很大的自助餐厅——这是教会学校的一项新创举。不过，为了完成学校的建筑，学校一共发行了卅七万五千元的债券而负债累累。这些债务，是学校在未来几年当中艰苦的挑战。

另外，学校也开始扩展它们的方向。他们不仅仅增加日间部学生，同时，夜间部学生的数目也很多，平均有一千二百人参加。第二年春天，他们最大的毕业班，一共增加了卅九倍。

再嫁女儿

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发生了许多事情。在七月五日，马格丽特嫁给了乔治亚州雅典的约瑟夫派克，他们在曼彻斯举行了户外结婚仪式。由于叨雷博士和小孩都非常亲近，所以这种事情总是悲喜参半。如今，到了圣诞节晚上，他只需要放满一只袜子就可以了——而凯儿也一直都没有结婚。

第二年四月，美国也加入了战争。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过却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曾经在西班牙和美国战争期间，担任军中牧师的叨雷博士，在《国王的事业》社论和二本小册子：战争的教训和没有价值的爱国心和纯正的爱在心中，描述了许多战争的本性。他的评论总是乐观而实际，即使在那一段时期当中，普遍的气氛都是悲观的。

这一场战争，为五月廿八日至卅日在费城举办的先知会议，增加了一些推力。音乐学院在这段时间，三千三百个座位有时候都坐满了人，就像在十二年前叨雷布道会里的情景一样。正统教派的叛教问题，是与会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同时还催促在夏季连续召开一次会议。

他们邀请了几个特定的布道团在曼彻斯聚会，以便组织一个团结的世界团契，共同对抗入侵的自

由主义。除了叨雷博士之外，参加的人还有罗勃罗施、葛里费斯多马斯、约翰甘贝尔、惠斯琼尼斯、莱里、狄克森和伊凡斯。这次会议，抵挡了叛教的潮流，并且在基础的圣经题目上再一次教育了教会。在他们的计画中，在全美国各地建立善战的圣经学校和会议，以加速此一目标的达成，是相当刻不容缓的。

叨雷博士信心十足地在教会和学校中推行这些目标。参加洛杉矶圣经学院年度圣经会议的人，有全国信仰上最杰出的传道人和拥护者——像盖柏林、乔治楚特、梅尔楚特、蒙贺、罗伯狄克威尔森、凯耳、寇特兰麦尔斯、马可马太、韦伯确曼、威廉莱里、和狄克森，这些人只是其中几个最杰出的人物。教会和学校于是成为西海岸传扬圣经和防卫信仰最突出的重心。

基础教义的诞生

于是，教导会众圣经的基础教义，又渐渐成为叨雷博士的目标。当叨雷博士宣布要讲「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教义」一系列信息时，礼拜天挤满了群众，争着要来听他讲道。这些讲章同时还经由收音机转播——这是他事奉中一个新的延伸——并且还以同样的名称：「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教义」出版了一本十分杰出的书。

十一月十一日，各国签署了一分停战协定，而结束了世界大战。同一个月里，也有许多人参加了在纽约卡纳基厅和麻伯协同教会的另外一场先知会议。叨雷博士对着广大群众演讲，向那些以为民主政体可以带来世界安全的人们提出警告：

这样的希望是错误的；它们会在失望和挫折中失败。会有国家结盟，不过却只会带来短暂的和平而已，然后，又会有非常可怕、前所未见的世界战争接踵而来。

不过，他并不会感到悲观：

我的内心并不沉重，一点都不会……因为主要再来。

可是，自由派的批判还是有很大的困扰。特别是有二个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学者，雪利杰克森凯斯和莎勒马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前千禧年派学者不但是神学上的怀疑份子，也是国家的破坏份子。前千禧年派因此感到十分愤恨不平。这些攻击在叨雷的小册子「基督会再来吗？」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应——这有些「不像是叨雷」的风格。他的评注，主要在于对抗后千禧年派批评他们怀疑圣经的烙印。

虽然叨雷博士把大部分的精神，都用在维护基督教圣经信仰，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减少他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在战争期间，他有许多次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军营中对士兵讲道。他从来就不会「认为维护「基础教义」会比拯救灵魂加重要」。

那一年，他最杰出的一次布道，是在靠近莱当名海岸的地方。叨雷博士「为了昔日的缘故」，邀请了查理士亚历山大在六个礼拜的布道会中带领诗歌。小鲁本夫妇也加入了这一次的盛大重聚。他们在巴撒第纳渡过了他们第一次休假的最后几周。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分离之后，叨雷全家可以见到「查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叨雷博士享受着他们昔日胜利的回亿，并且还数度「失声」大笑。

就像从前每个人都知道生气蓬勃的「查理」，和他指挥诗班的伟大成就，使大家都回想起他们从前在世界各地旅行时的每一个伟大的日子。这一位袖珍圣经联盟油（the Pocket Testament League）的创立者，负责带领下午的聚会。而叨雷博士在白天的聚会中，是强调重要的教义，然后在晚上的聚会中才

传福音。聚会平均每天晚上都有一千五百个人参加，并且一共有二百卅个人信主。

在布道会期间，鲁本夫妇一家又回到中国，叨雷博士曾要求他的儿子陪他留在学校担任男生监督：不过鲁本清楚的呼召，却是要他再一次回到东方，而使他父亲热切的希望终究无法实现。凯儿早些时候进入惠顿学院，也在五月时毕业，并且在惠顿担任圣经专任讲师（注2）。

同一个月里，他们还在费城，从五月廿五日到六月一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会议。它吸引了来自四十八州，大部分加拿大省分、和国外几个国家里一共六千人来参加聚会。为了配合前一次夏天在曼彻斯的会议，他们把会议重点从先知的题目转移到信仰的防卫上。叨雷博士和一些属灵伟人像莱里、葛里费斯多马斯、葛雷、确佛、和蒙贺，分别在会议中担任很重要的角色，指导会议课程。就像早先在芝加哥一样，他们采纳了九项信条，同时，他们还努力从事一个重大的计画，要提升信仰基础教义运动。于是，终于诞生了「世界基督教基础教义联盟」(the 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

注1：这个名词是廿世纪正统新牧徒的一个称呼。基本上，是基于他们强调重要的牧义，阻挡了这个国家先前的先知会议。不过，「基础牧义者」这个名词最早却是出现在一九一九年，Watchman-Examiner中可迪斯洛威斯所写的一篇文章里。

注2：叨雷小姐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一九二四年她才被任命为惠顿学院的圣经专任讲师。然后，她又一直担任这个工作直到一九五〇年她退休为止。在她教书的最后几年，她已经成为圣经的助理牧授。

第廿三章 非常可靠的人

随着「繁盛二〇年代」的来临，洛杉矶圣经学院已经成为一所坚固的圣经学院，健全并且不再负债。史提瓦特很愉快地向董事会报告所有的负债，总额四十三万元的债券都已经付清。史提瓦特并且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把他自己在联合石油公司的四千股股份，和他在西部机械公司的大部分利息，都转移给学校，以确保学校的财政安全。这件不经意的善行，在随后几年几乎为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协助。

许多年过去了，但是叨雷博士这位伟大的人仍然继续在教育学校——有许多人都把这间学校看成是「叨雷圣经学院」。史提瓦特通常都信任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 (a tower of strength)」(注1)。并且事实上他也的确如此。他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不过他却最擅于当一名老师。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属灵长辈，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辈。在

叨雷博士讲道的班上，有一个非常认真的传道人莱克斯，有一次正好讲到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在他的信息中，他逼真地描述着当时的景象说：「谁晓得！说不定有一块石膏掉下来，还差一点就打中一个正在喃喃自语的法利赛人。」叨雷博士插嘴说：「莱克斯，不是「说不定」，而是「有一块石膏掉下来，正好打中一个祭司长的脑袋瓜！」」

内敛的情感

他同时还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毫无疑问地，那是神给他的恩赐，可以看透并且预测一个人的属灵价值。有一个年轻学生在讲道法班上，讲该隐和亚伯的讲章，结束之后，叨雷博士坐在那里写了很久的笔记，但是什么话都没有说。这个学生心里想这篇讲章一定是糟透了，所以变得非常紧张。最后，

老师终于说话了：「神有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等你去作，查理斯。」——这是毫无特色的一句话，可是却是一句真正明显的预言。这个学生就是查理斯富勒，他是多年来以老式复兴时刻（the Old-Fashioned Revival Hour）而闻名国际的牧师和指导者。鲁本有一次说他只知道有一次，他的父亲对一个人的属灵评估曾经发生错误。

他对学生的感情，可以从他对一九二〇年毕业班的演讲辞中表现出来，当时他说：

我只想代表全校告诉你们一句话：我们爱你们。我们会想念你们。我会想念你们。有人说我是一个冷酷、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我的眼睛比他们知道的更犀利。不要相信这些话。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这些话。我是真的爱你们，没有你们我会很孤单。

不过，叨雷的外表有时的确会让人感到退却。巴伯琼尼斯博士有一次说：「我第一次遇到叨雷博士，我以为他很冷酷。直到有一天我靠近他，我才发现他有一颗最热诚的心。」叨雷博士告诉他：「哦，巴伯，我希望我的外表不是这样。」

可是，叨雷有时候还是会把这个「外表」丢到一边。例如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生的宴会，有许多老师和职员都参加了，他就把他平常高雅的言行举止都丢到一边，然后平躺在地板中间。他对大家惊讶的表情只是报以笑声，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笑的玩笑。

不过，有一件最令学生感到惊讶的事情，是看到他一口气从一楼跑完十三楼学校建筑的楼梯！虽然他已经六十几岁了，可是他还是有非比寻常的体力。有一个小偷在一天晚上也领教到这件事。这个粗心的家伙，在黑漆漆的教堂里面攻击叨雷博士，结果在大钢琴的下面被打得东倒西歪。然后，这个茫茫然的家伙被叨雷博士押在墙边，一直到员警来了为止。他还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tower of strength）」！

他另外一个坚强的表现，是在痛苦和悲伤中给予别人的安慰。那一年秋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悲伤不已的亚历山大太太，因为温柔、微笑的「查理」去世了：

对你来说，亲爱的孩子，你就像是我的小孩一样，我应该说些什么呢？每一个认识你们的人，都知道你是如何爱他，但是却很少有人完全了解你们的感情，和你对他的深深挚爱，像我一样。我一直把它看成是我一生当中，所见到过最美好的事物之一。记得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叨雷太太和我担任查理的父母亲，我曾经说过：「今天，你们以为彼此爱着对方，不过，你们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直到一年一年过去，你们才会逐渐明白。」而如今，我知道你已经明白什么是爱了。

他的去世，是叨雷博士个人很大的损失，因为他觉得亚历山大「毫无疑问地，是他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福音诗歌带领者」。如今，他又接下了亚历山大袖珍圣经联盟主席的职位。

二次东方行

叨雷博士对传道工作的兴趣，使他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一年两度来到东方。这二次旅程的目的，主要并不在于传福音，而是为了鼓励宣教团和再一次强调圣经中的伟大真理。在这二趟旅程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中国，特别是联系湖南圣经学院（洛杉矶圣经学院的分支）的工作。他的儿子大部分的时间，都陪他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旅行。

一九二一年的第二趟旅程，则是充满了危险。叨雷博士在经过长久的祷告和明白圣灵清楚的带领下，决定深入中国内地地带。这一趟旅程实在是很「大胆」，就像叨雷夫人说的；不过，叨雷博士却鼓

励他的同伴要遵行腓立比书四章六、七节的话。所以，他们虽然受到枪火的攻击，却仍然毫发无伤地抵达了目的地湖南省的南佑（Nan Yoh）。

大概说来，所有会议中他大部分的讲题，都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灵的洗」和「为什么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发现较高批判和社会福音的侵蚀在中国非常盛行，所以他比平常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揭发这种倾向。他的信息对许多来参加聚会的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也对传教师和侨民的生活，产生了新的信心、奉献和力量。

他在那里还遇到他的好朋友，知名的传教师约拿单哥佛斯，让他觉得非常高兴，他们二个人一同分担讲坛。同时，还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得到从前慕迪学院学生佛烈德兹赖尔的同工和协助，他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传教师。

坚定的信仰防卫者

接着在他回到美国之后不久，他便开始计画着进行「世界基督教基础教义联盟」（the 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的年度会议。这个会议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从六月廿五日到七月二日，在洛杉矶举行。他邀请了许多位杰出的讲员——像莱里、蒙贺、马太、威尔森和刚刚加入的路易士。一九二二年的聚会中，涵盖了对抗不信者的各个主题：不过，焦点却是第一次非常集中在对抗进化论的问题上（注 1）。

强调这样的问题让叨雷博士有些担心。因为他并不认为进化论是自由主义派所争论的主要观点。同时，他还觉得如果过分去强调次要问题，反而会使得基础教义主义（Fundamentalism）运动受到阻碍（注 2）。他相信保守派的主要问题，在于质疑圣经的无误性和权威性。事实上，他觉得有一个团结的因素，可以用来结合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在不久之后的一次谈话中，叨雷博士说：私底下，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我们应该期望在基督教内部，重新作一次整顿。同时，原有教派间的差异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整顿的方式，应该建立在人们是不是愿意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并且是毫无错误的前题下。那些不愿意这么相信的人，应该不考虑目前教派的情况而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教派，然后，那些愿意这么相信的人，也应该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教派。

他的信念完全基于一件事实：「在圣经中的真理，可以平安地带领你抵挡时代的任何错误」。这应该是基督徒防卫信仰的房角石。在回答那些指责叨雷博士是「圣经崇拜者」的自由派时，他还说：「圣经没有神奇的魔力。它所拥有的能力，只限于它里面所包含的真理。」这些真理不是人们可以随意附加的。有一次有人问他，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相信圣经，他回答说：「不，只是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叨雷博士并不太关心那些还没有启示的「真理」。有一次鲁本问他一些关于天堂的问题。他的父亲回答他：「我不知道。」他觉得有些惊讶，然后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鲁本，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清楚的启示。我不会花时间在那些还没有启示的事情上。如果神想要启示它们，祂早就这么作了。所以我的看法并不会比你的更好，而你的也不会比那个婴儿的更好。」他指着旁边躺在摇篮里的孙子说道。

由于身为一个坚强的信仰防卫者，所以叨雷博士常常会有许多争论。他和加州的耶稣再临论者（Adventists）也有一些小冲突；不过，尖锐的争执却涵盖了前千禧年学说所有问题。他和后千禧年派

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产生争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刻意地要否定圣经中关于末世论的教导，并且要否定圣经本身的属灵性和权威性。有一个著名的自由批判者，还故意曲解叨雷博士的一篇讲章「不是皇帝而是基督（not Kaiser but Christ）」，说叨雷教导基督在地上的统治是毫无怜悯之心和唯物主义的。通常在争论的时候，他的对方往往会采取比较多的个人漫骂方式，和提出一些错误的说明，而不是提出捍卫自己立场的明确论点。

他有一个最主要的争论对象，就是慕迪的儿子保罗慕迪，他是后来米德堡学院（Middleburg College in Vermont）的校长。保罗慕迪在基督徒世纪（Christian Century）中写了一篇文章，说他的父亲会同情当时的自由派，甚至他本人都会倾向自由派。叨雷博士知道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就在慕迪月刊中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可靠的证据来反驳保罗慕迪的说法。

不过，奇怪的是，叨雷博士实在不是一个喜欢争辩的人。他宁愿用每一分钟去传福音、去传扬神无比的爱，而不是去争论一些问题。不过，如果真的有需要去防卫信仰，他也绝对不会退缩。他的好朋友莱里对这一点，曾经有过一段有趣的评注：

叨雷博士在属灵上是温柔的，正好像他在讲道上是大胆的一样。有少数几次，我和他商量一些涉及弟兄间争论的问题时，而他的回答总是令我感到意外和愉快。这一位举起二个拳头讲道的人，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总是温柔地像个女人一样。他不但担心自己不够公正，并且甚至对那些他反对的人，他也一直都是很宽大的。

再度遭遇椎心之痛

一九二二年快结束的时候，叨雷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们最年轻的女儿马格丽特去世了。约瑟夫和马格丽特的生活一直都很不幸。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才生出来就死掉了：而第二个小孩出生之后，马格丽特就感染了肺结核。她和她的父母亲一起住在巴撒第纳静养了一段时间，可是她却一直没有完全复原，就在十二月七日回到乔治亚州雅典之后不久便去世了。

然后在第二年的十一月廿日，又有另外一位朋友和亲密的同工莱曼史提瓦特去世，这也是他一个非常残酷的损失。叨雷博士打了一封电报给史提瓦特太太说：「我非常难过。史提瓦特先生是我所认识最伟大的基督徒之一——一方面坚强、有成就，一方面又温柔、谦卑。」史提瓦特的去世，对学校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一直都是学校的财政奇才和主要支持者，如今董事们便遇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

西方机械公司大部分的利息都属于学校，如今也一再发生危机。董事们于是觉得他们应该借钱，以便让西方机械公司可以维持运作而免于破产。他们认为这么作可以保护学校的财政前途。但是叨雷博士却反对这个计画，特别是反对为了西方公司而借钱以求维护学校安全的想法。这样的计画不管是从作生意或是从属灵的立场来看，都不是很聪明。不过，由于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赞成借钱，所以为了挽救公司，学校因此便背负了沉重的负债（注3）。

除了这一件事，再加上多数的管理人员都希望扩大学校的课程范围，影响了叨雷博士在学校日后的服事。由于慕迪逐渐灌输给叨雷的观念，所以叨雷博士一直坚信需要一个可以满足特别需要、严格的圣经学院。可是其他的管理人员却觉得应该加入高等普通教育课程。

一九二四年春天，叨雷博士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温尼伯，主持了一场十年来最大的福音运动。那些不列颠的听众，再一次挤满了五千人，在举行聚会的溜冰场，并且有许多人决志信主。也就是在这

样真正巨大的奋兴当中，叨雷博士认真地思考到自己的未来。

他请他的好朋友威尔韩顿到他的旅馆房间，告诉他：「威尔，我觉得神好像再一次要我出来带领聚会。我想请你和我一起祷告。」韩顿博士心里想，祷告至少会有二个小时！不过，等他们跪下来祷告还不到五分钟，叨雷博士便站起来说：「我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了。」结果韩顿甚至都还没有开始祷告哩！韩顿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让他学会单纯和顺服的祷告。

对叨雷博士来说，毫无疑问地，他必须把他所剩下的时间，用在布道会和圣经会议之上。

注 1：这是该联盟在以后的会议中主要强调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三年后在田纳西戴顿的著名范园裁判（Scopes trial）中达到高峰。

注 2：由于「世界基督教基础教义联盟」的重点已经转移，加上他担心许多联盟的领袖间彼此分裂和不当的精神，所以他从一九二二年之后，便不再热心参与「世界基督教基础教义联盟」的工作。不过叨雷博士在他剩下的日子里，还是仍然毫不懈怠而坚强地防卫着信仰。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一日小鲁本叨雷之信件。

注 3：学校面临了很大的财政压力。几年之后，当他们再度把债务偿还清楚之后，董事会「在神面前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再也不要负债」。亨利，第四一页。

第廿四章 最后一课

回到洛杉矶之后，叨雷博士辞去了他在学校和开门教会的一切工作。他不会允许自己和行政组织之间，因为意见不同而演变成为争论。所以这样他才可以和学校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叨雷博士可以回顾他在这个学校所渡过的十二年岁月，而有真正满足的感觉。一九二四年是叨雷博士待在那里的最后一年，所有课程的学生一共有二千四百卅一个人，而毕业班则有一一九个人。他们一共对超过六万人作过个人工作，并且有大约九千个人决志相信基督。从许多方面看来，在洛杉矶比和慕迪在芝加哥的那些伟大的日子所结的果子，有着更显著的成就。

永不孤单的生命

在最后一场毕业典礼上，叨雷博士所说的话听来就像先知一样，而且这些话在不久之后，也显示出他一生的特征。

年轻人，当你正要离开这幢大厅、离开学校、老师和同学，离开这些对你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宝贵的事物时，你将会有许多孤单的岁月，……不过，你却不会有一天是孤单的，不会有一个小时是孤单的，或是有一分钟是孤单的。你会拥有最能满足一切的朋友，主耶稣基督。

多年的好友和刚刚被任命为学校院长的「老爹」荷顿，为他十三年来对学校所作的贡献，写了一篇热情的感谢辞：

叨雷博士是一个无人可比的传道人，也是一个卓越的老师，神曾经用他去塑造数百名学生的生命，并且坚固数万人的信仰。大家会为他所奉献自己生命的新服事不断祷告。

这些话反映了学校所有人员，对叨雷博士的感激之情和尊敬，和他对学校的独特贡献。

六月廿二日，叨雷博士对教会讲了告别的信息。在他的服事之中，这些信息是很特别。早上，他的主题是：「给一间心爱教会的道别信息——如何研读圣经」。而晚上，他讲的则是「洛杉矶的人们再

见——如何得到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全然的荣耀。」

就在同一天，教会公报上说：

由于你信心的服事，使得开门教会能够存在并且结实累累。从只有几个人到好几百人，你欣喜于看见它的成长。经由你信心的事奉，数千人得以听见福音，并且数百人得以明白基督里的知识和信心。我们会想念你，也会怀念你。

他在开门教会九年的服事当中，从来没有一个礼拜天没有人信主，并且平均每年都有三百人加入教会。叨雷家仍旧住在美丽的巴撒第纳，直到第二年他们在风景秀丽的北卡罗莱纳州亚叙威尔的史冒基山，买了一个新家为止。

叨雷博士依然维持一个非常严格的行程，除了福音布道会和圣经会议之外，他还在莱里生病的期间，协助他在第一浸信教会和明尼波里斯北西学校的工作。他写信给他以前的学生山登时说到：「我的身体非常健康；自从一九〇一年我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工作以来，我没有老了一天的感觉。不过，岁月却告诉我已经老了。可是我的身体似乎又不太同意。」

有一个朋友说她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的休息可以过得很愉快，可是他的反应却一点都没有令人感到意外。他活泼地表示：「我不能休息。我非常忙，并且预计还要在许多地方忙。」他然后描述了他相当严格的巡回工作。

结果是神的事

有一些布道会，叨雷博士让哈曼屈带领诗歌。哈曼屈对这个传教师的邀请方式，感到十分震惊。他很少诉诸感情或恳求——几乎都是「要不要随你」的口气。在他刚刚开始和叨雷博士一起配搭的几次聚会中，没有一个人走到前面。经过几个晚上之后，他问他：「叨雷博士，没有人出来会不会令你感到困扰？」

「让我感到困扰，哈米？（他总是这么称呼他）不，那可是不关我的事。我的工作是在圣灵的能力下传扬福音。至于结果，那是祂的事。」在后来的聚会中，哈米终于看到有超过一百个人站出来，走到前面信主。

一九二六年年年初，他接受哥伦比亚神学院和南卡罗纳哥伦比亚第一长老教会的邀请。这个聚会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对福音工作和传扬圣经缺乏高度兴趣的学生。在礼拜堂的第一篇讲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群没有礼貌而冷漠的听众，但是等他开始讲话之后，气氛便立刻改变了。他的讲题是：「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十个理由」。他喜欢对学校气氛下挑战，并且丝毫没有困难。他强而有力、说服性的信息抓住了他尖刻的听众，并且这些人在信息结束之后，还报以久久不散的喝采。礼拜天在教堂的礼拜，则是挤满了城里的居民和学生。

于是叨雷博士对再来的这个夏天，抱了很大的期望。因为鲁本全家正准备回家休假。他们打算从五月中旬直到十月都在曼彻斯。在叨雷居的来宾名册中，鲁本说：经过了七年在中国的时间之后，可以在这几个礼拜和父母亲你们，还有美丽的景色一起住在家里，实在不是任何言语所可以表达的。为了这几个月，我们真是感谢你们，还有在天上的神。

在曼彻斯的暑假，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渡过快乐的时光。通常叨雷博士很少能有时和小孩、孙子们待在一起，不过每当他在忙着工作而从书房的窗子看着他们的时候，他

就会感到十分愉快。婕妮发现他摇摆着椅子看着窗外，曾经揶揄他说：「博士，你看来非常偷懒。」他抬起头来笑着说：「我正在写要点（The Gist）呢。」（注 1）

第二年在宾州路易士顿第一长老教会的一场聚会中，叨雷博士庆祝了他七十一岁的生日。回顾他漫长而活跃的生命中一些辉煌的事情时，他说：「如果我能够让生命重新再活一次，我会宁愿少花一点点时间祷告，而花更多的时间去读圣经。」这和慕迪的发现一样，他常常说：「在祷告时，我们对神说话，但是在赞圣经时，却是神对我们说话——而你最好还是让神多说一点！」

杰出的圣经学家

叨雷博士的一生都是一个杰出的圣经学家。虽然他读书的范围很广——他发现重复地读一些文学著作和哲学书籍是一种「很大的消遣」——但是这些却不能代替圣经。就像他在这一段期间所写的一本书《圣经里的基督（Christ of the Bible）》中所说的一样：「我很感谢神能够让我成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接受圣经，因为它是一本讲求实际而入世的书，并不是因为他了解其中的哲学意义。

这几年，他写了二本关于圣经的小册子，不过，他的另外二件作品：《赢得灵魂的讲章和圣灵》《祂是谁与祂的工作》，却有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后面这一本书更是如此，这是从他在福音布道会中，讲到一系列圣灵的讲章中所编辑而成的。

那一年他的最后一场布道会，是从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一日，在佛罗里达奥兰的第一长老教会举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报纸解释他聚会中的讲章标题，和他当年在全世界巡回布道时的讲章标题完全一样。他每天讲道三次，其中还包括一次在新慕尼黑伯会堂，由四十五间当地教会所共同合作举办的大型聚会。参加聚会的人数，经常都是超过长老会大会堂的容量。

当他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哈克尼斯曾经大胆而慎重地建议叨雷博士应该改换讲道题目。他暗示他需要讲一些预言性的信息。这让叨雷博士多少有些惊讶，于是他就问他：「这些年来我讲的信息有什么不对吗？难道我的信息不是在教导圣经吗？」虽然哈克尼斯后来向他保证，他目前的信息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叨雷博士对他的建议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等神不再祝福我所传讲的信息时，我就会改的。」

乐观面对死亡

一九二八年年初，他取消了原本安排要在芝加哥和杜鲁斯举行的聚会。叨雷博士常常说：「我不想生病。我只想有一天慢慢地死去。」不过如今，他却得了喉咙麻痹的病症，并且日益恶化。这是因为他多年来在公开场合讲话，声音过度消耗所导致的。对叨雷博士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因为他以前的身体总是那么健康。而如今，不仅仅是月曆，甚至连他的身体都告诉他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有一段时间他不能说话，而情况日益严重，甚至连吞咽都有困难。他必须放弃原来正常的饮食，结果他的体重从二百廿五磅骤降成一百五十磅。在这一段艰苦的期间，他的妻子总会温柔而仁慈地对他说：「可怜的亚基。你一定很沮丧吧，你那可怜的喉咙。」但是她的丈夫却用纸和笔，勇敢地回答她：「我一点都不会沮丧！我安息在腓立比书四章六、七节里。而罗马书八章廿八节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则是更加宝贵。」这也是「万事」之中的一件。他不会特别喜欢去探听自己的病情，而且每一回他的回答总是乐观的——「进步中」。

他的儿子鲁本对这一段艰困的日子，有另一番评价：

我不能不感觉到在父亲健康日益恶化的那几个月里，他所表现出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全然得胜。……在那段因为健康不良而无法活动的十个月里，我的父亲有了全新的体验，虽然他可以焦急和沮丧，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焦急。他美丽的笑容常在，他的乐观从未颓丧，他用信心和喜悦去接受神旨意变得更加明显。他自己仍然不停地研读圣经和祷告，深觉有神的同在就是一件祝福。

在最后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他们全家聚集在曼彻斯，他提议全家一起开车到落日墩看日落。在欣赏完那一段迷人的景色之后，叨雷博士要求大家有一段时间祷告。这是最后一次最好的祝福，让他可以看到他觉得是最美丽的地方。或许他有预感，所以他要求把他葬在这里。

对家里的人，特别是鲁本来说，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曼彻斯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回到中国，因为他知道他可能永远再也看不到父亲时，不禁掉下泪来。在他父亲的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他能够留下来，但是他却不会容许自己妨碍了儿子在中国的事奉。他告诉鲁本说：「如果你真的留下来，我就会死掉。」结果，鲁本接受了布道委员会的暂时安排，在圣路易斯担任地方秘书，让他有一段时间暂时不必回到中国。

在秋天的时候，叨雷全家回到他们在亚叙威尔的家。然后在十月廿二日，他们安静地庆祝了他们结婚四十九周年的纪念日。这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回想到从前在一起共渡的美好时光。他在他的日记中，为那一天记下了一段感人的话：「当我和卡拉结婚的时候，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件礼物，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是这么好的一件礼物。」

安静中归回天家

在他回到亚叙威尔之后，他的身体似乎还变得比较好些，同时他还写了几封信，告诉他的朋友他进步的情形。虽然日子过得比较没有办法活动，不过他却在日记里头写道：「这些日子，神给我更多的时间祷告。」可是到了十月廿四日，他却开始发高烧。他们请医生来看他的病情，发现只是轻度的流行感冒。到了礼拜四早上，高烧便退了，而一切看来，似乎也没有任何征兆。

那一天，叨雷博士安静地休息，并且还在下午读了几个版本的圣经。由于觉得有些疲倦，他于是要求提早作晚间祷告，并且在吃过晚饭之后便立刻上床就寝。因为他有点呼吸困难，所以叨雷太太就在他的头下多放了一些枕头，并且互道晚安。那一天晚上，她看了他许多次，发现他一直都是安安静静地睡着。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之后安静地换好衣服，并且作完祷告回来问他要吃早餐。就在那个时候，她才发现他已经回到天家了，而昨天晚上，竟然是她最后一次向他说晚安。这一位信心的兵丁，没有一点点挣扎而安静地走向他的主人那里，接受所应许给他的奖赏。那一天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廿六日星期五。

全国的报纸都在报导这个消息，动人心弦地报导这一位宣教师的一生和去世。有一份芝加哥报纸的标题是：「宣教师叨雷，病逝于卡罗莱纳」，其中说到：

鲁本亚基叨雷牧师，知名的宣教师，几乎曾经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布道过，也曾经帮助过数千人悔改认罪，……昨天晚上，病逝于北卡罗莱纳亚叙威尔，享年七十二岁。他曾经担任宣教师达五十年，并且以具有罕见的能力的使徒而闻名全世界。

「宣教师」和「具有罕见的能力的使徒」这几个字，特别适合作为他的颂辞。

告别礼拜是十月卅一日在曼彻斯的叨雷居中举行。礼拜仪式由叨雷多年的好友，亚特兰大浸信会礼拜堂的威尔韩顿牧师主持。他陪着鲁本和遗体从亚叙威尔坐火车一起过来。韩颐引用撒母耳下三章卅八节的话：「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帅的大丈夫」证道。

芝加哥慕迪纪念教堂的牧师菲尔波特博士，代表该教堂在会中说话；叨雷博士以前的学生费兹华特博士，则代表慕迪圣经学院出席礼拜。瓦尼基尼主席则代表曼彻斯圣经会议联盟。他们在会中用真正的感情，唱叨雷博士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哦，说不尽的无价恩宝」。鲁本描述这一个简单的葬礼是「一场有凯歌旋律、极有意义的礼拜」。埋葬的地点，就在落日墩也正是他和家人在曼彻斯最后一个礼拜天下午聚集在一起祷告的地方。

叨雷博士只有留下很少的财物。他的遗产只有一幢朴素、设备简单的房子，一间藏着好书的小型图书室、一些破旧的衣服、和一点点的养老金及投资金。这些钱只够用来维持他的太太和尚未结婚的女儿的生活所需。那是他为他的家人所小心作的预备。

在鲁本亚基叨雷墓碑上的墓铭，实在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们二个人真正都是「贵重的器皿」。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注 1：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二、廿三日与小鲁本叨雷之会面。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写课程要点（Gist of the Lesson），这是他在国际主日学学校课程中的注释。他一直都在作这一件工作直到去世时为止。

注 2：叨雷太太后来和凯儿住在伊利诺州惠顿，直到一九五三年她以九十四岁的高龄过世。之后，凯儿搬到加州圣塔巴巴拉，她死于一九五九年，享年七十七岁。伊利莎白在孩童时期即已过世于一八九八年。布兰屈（特惠格斯太太）在经过几年的卧病之后，在一九三六年病逝于伊利诺惠顿，当时是五十二岁。而小鲁本则在中国和韩国担任多年的宣牧师，退休之后他把大部份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曼彻斯圣经会议联盟之上。他在一九七〇年死于加州丢亚堤，享年八十三岁。

附录一 他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

叨雷博士的一生及其服事，对基督教许多杰出的领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影象不仅仅是在他那个世代，并且还透过他诸多的著作，而影响着后来的世代。在他的影响力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具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涵盖到教义性、实用性，和属灵性这些范围。

作者收集了许多知名的教会领袖的引证，而每一个人也都分别表达了叨雷博士某一方面的特性，确信和服事，并且也突显了他的影响力。这些引证可以分成二类。第一类，是那些大部分服事时间和叨雷博士同一时代的人；而第二类，则是那些服事时间在他世代之后的人。这些引证有许多是取自于私人书信。

这些引证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歌颂叨雷博士——这是他不会同意的东西——而是为了显明神曾经如何使用一个拣选的仆人，来过着充满祂荣耀的生活。今天，神仍然借着鲁本亚基叨雷博士在向我们说话。

或许过去从来就没有人像叨雷一样，改变了圣灵在我生命中的意义。他对圣灵充满的教导，帮助

我从理论进入实际、从教室进入实验室、从神学进入我的生命。

——印第安那州哈蒙第一浸信教会牧师杰克海里斯博士；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对我的生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圣灵充满方面的教导。当我回头看看我这卅四年来的服事，我相信我在圣灵充满上第一次接触到踏实的教导，就是经由叨雷博士的讲道和著作。

——田纳西州确滕奴加田纳西教会学校名誉校长及高地公园浸信教会牧师李罗伯森博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日之信件。

在我的图书室中，很少有书像叨雷的作品一样，可以对我的生命及服事，带来如此的激励和祝福。或许，他在祷告和圣灵方面的书籍，对我的属灵生命产生的影脣最大。对叨雷博士来说，这些东西不只是神学教义而已。它们是活生生的属灵实践和生活经历，曾经丰富他的生命，使他可以将基督的光芒及圣灵的动力，传递给全世界的传道人和平信徒。

——佛罗里达州杰克森佛里三位一体浸信教会牧师鲍伯葛雷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廿四日之信件。

比起其他的传道人来说，在他的信息当中，具有更理性的内容，而使他对大西洋二岸的学生，引发了特别的兴趣。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前任编辑卡尔亨利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七日之信件。

他是一个不寻常的牧师、宣教师、老师、和作家。他的书令我蒙受很大的祝福，而我还记得听他讲到：「我所认识的慕迪」。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并且服事全世界，而今天依然如此。

——宣教师及圣经教师凡斯哈那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之信件。

四十年前，当我还是洛杉矶圣经学院的学生时，我很荣幸可以在叨雷博士的教导下，经过将近三年的日子。在我早期的教会服事中，我非常感激可以拥有那段丰富的经历，这是因为他为我奠定的圣经基础。我从他的教学方法当中学到许多，在旧式复兴时光（The Old Fashined Revival Hour）中，我曾经运用这些方法而得到很大的好处及祝福。叨雷博士对圣经深切的洞察力和他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当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也一直都是我的模范。我非常高兴。

——「旧式复兴时光」已故董事查理斯孚乐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一日之信件。

曾经被神重用、在全世界传扬福音的叨雷博士，他作品里的讲章可能比过去任何伟人作品里的讲章，对我个人具有更大的意义。叨雷博士的讲章直接指向人心，在那里，神运行祂的能力改变人心，不过，如果从理性的观点来看，这些讲章也都是很有能力的讲章。它们的轮廓很好、充满经文；并且还有许多巧妙的例证。

——密西根州龐蒂亚克救世主浸信教会牧师汤姆马龙博士；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之信件。

如果我说在过去这一百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的讲道，可以像叨雷博士深具说服力的讲道和无法反驳的陈述一样，让如此多的不可知论者、怀疑论者、惟一神论者，和破坏性批判者感到如此狼狈，而毫无反抗并且信服地放弃他们错误的立场时，我相信我是对的。借着他在讲台上的讲道，和有力的笔锋，照亮、坚固并且也帮助了许多人活出圣经及圣经中基督的信仰。

——田纳西州曼菲斯贝勒攸浸信教会名誉牧师罗勃特李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之信件。

在我担任宣教师漫长的一生当中，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福音宣教师或牧师，可以像叨雷博士一样让我如此尊敬。他是我所见过最聪明、最公正的人之一。他的心胸宽大、对朋友忠诚。他了

解圣经并且知道如何运用圣经：他热爱灵魂并且也为主耶稣基督赢得了许多灵魂。

——南卡罗莱纳州葛林维鲍伯琼斯大学创立人和宣教师鲍伯琼斯博士；一九六二年五月廿六日之信件。

在我八岁的时候，借着读鲁本叨雷的《问题与解答》一书，我第一次经历到为罪悔改并且看见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需要。我没有和任何人讨论，因为那里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我跪下来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并且让我成为祂的儿女。几年过去之后，我总算才确信我已经得救，我可以指出，当时是神圣灵借着叨雷的笔帮助我悔改和得到改变。

——大赖比斯浸信会圣经学院及神院校长韦伯特韦曲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之信件。

一九〇六年，我在叨雷博士的带领下信主。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宣教师。每当想到他我总是感谢神。叨雷博士不是一个情绪化的讲员，不过他却是一个伟大的讲员，是一个严格、重要、传福音和传道的人。他和亚歷山大真正都是赢得灵魂的人。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人民教会前任牧师奥斯卫德史密斯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在廿世纪的前廿五年，是美国传教师的先驱。他是圣经的大能学生，也是最有能力的圣经老师、讲员、和传教师。在他的事奉之中有很高的品质，这使得他在这个时代极有能力。

——伊利诺州惠顿，基督国际青年（Youth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叨雷强森博士；一九六七年九月廿六日之信件。他是在叨雷博士之后才取名的。

叨雷博士是我所知道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就像直布罗陀的岩石一样！他是一个直截了当，从不「拐变抹角」的传道人。他具有美好的品性。我感谢神让我和叨雷有过几次机会可以一起聚会。

——叨雷晚期几次布道会的诗歌领唱和作曲家荷马哈曼屈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之信件。

我有许多信息，也都具有叨雷博士的例证的特色。他对我个人的生命有重大的影响，并且他的作品也不断督促我，要去作个人福音工作，并且也让更多人都愿意这么作。我相信他对我生命最大的一点影响，就是他在服事中不断使用神的话；所以我也试着像他一样，在我许多的信息当中，都放进卅至五十节的经文。

——传教师葛林沙克博士；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之信件。

我非常认同他在福音界和教育界的成就。虽然他受过非常好的正式教育，但是他也是一个信心非常坚强的人，他对主耶稣基督有着一颗像小孩子般的信心，并有受圣灵所启示的信息。

——浸信会世界布道团主席与传教师蒙洛伊派克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我发现他的书非常简洁、逻辑、组织良好；对主题有很好及彻底的研究，对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研究圣经的人都非常有帮助。他那本《圣经在教些什么》内容独特，非常好读，并且让人可以清楚了解到在说些什么。在我早期的服事之中，我常常用它来帮助自己了解一个特定题目下圣经的教导。

——广播「回到圣经」导播西欧度尔艾帕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之信件。

研读他的书和看到后来叨雷——亚历山大的布道会，给了我很大的挑战：这不仅是在我们自己心爱的土地上，而且也在国外。我想他的书在拯救灵魂上，对一个像我这样年轻的基督徒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应该开始拚命努力地领人归主。

——生命话语团契指导杰克怀尔陈博士，一九六七年八月卅一日之信件。

要过度评估叨雷博士对我生命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便进入洛杉矶圣经学院，在他的教导之下经过一年。我的心中充满了许多问题，那是从我在大学时代就逐渐有的。我没有接受这些疑惑，不过我并不知道答案。叨雷博士对圣经丰富的学识和坚定的信心，加上他解释圣经的卓越才华，加强并且也坚定了我的信念，同时还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永远的影响。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教导，可以如此使我受益。

——信心神学院前任校长亚伦麦克雷伊博士，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有智慧、在预备福音工作，在教学和传道，在担任慕迪圣经学院和洛杉矶圣经学院院长的工作上，都是一个伟人。他在写作和讲台上，都是神的伟人。总体说来，他在了解圣经、在圣灵恩膏的福音工作，和在圣经教学这些神的工作上，都是一个伟人。他为神的百姓留下了极宝贵的遗产。

——伊利诺州惠顿学院已故校长雷蒙德艾德曼博士；一九六四年八月廿四日之信件。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叨雷博士，也没有听过他讲道，但是他的服事对我的生命却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我还是一个十几岁，住在德州西部牛仔之乡的小基督徒时，就已经读过他的小册子《如何祷告》。我很喜欢一边读一边祷告，一边读一边祷告。如此一来，在那一段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期间里，我学会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取圣经的话、学会了支取应许、也学会了祷告。毫无疑问地，我所写的一本大书：《祷告——祈求与接受》，就是源自这里。

后来，成为一名年轻的传道人之后，我又拿到叨雷博士写的另外一本书：《赢得灵魂的讲章》，这是他在盛大的布道会中所讲的讲章。然后，亚历山大太太的书《查理士亚历山大的生命》，又非常详细地谈到了叨雷——亚历山大在澳大利亚和英格兰的布道会里，那些令人兴奋的情形，同时还有许多照片。我对他那种传讲简单而逻辑化的讲章、每一点都有圣经作引证、有他信心的巨大力量作引证、有足以改变无数人的福音工作作引证，有极大的印象。

叨雷博士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勇敢的信仰防卫者，是数千个传道人的模范和老师，是一个圣灵充满赢得灵魂的伟人。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会因为叨雷博士强烈坚持圣灵的能力，他勇敢为信仰奋战，和不断督促大家要作个人传道工作而畏怯。不过，他对美国和基督教的冲击，除了慕迪本身之外，都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伟大的传道师。并且在教导圣经、学识和防卫信仰上，他则是超越了慕迪。

——「主的宝剑」编辑和传教师约翰莱斯博士，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之信件。

叨雷博士借着 he 很有耐性的仁慈、他的讲道和教导、他的协商和言行一致的生活，大大地影响了我的生命。在神里面，我可以说是欠了叨雷，由于他才能使我成为一个可以为主所用的人，这不仅仅是我教会的服事，还有我在伟大委员会祷告者联盟的服事。

——「伟大委员会祷告者联盟」已故董事俄那斯特惠德斯华斯博士。

由于叨雷博士有充实的信息，所以他的福音布道会总是有很好的结果。他借着从天而降的圣灵传讲福音。并且他拒绝依靠那些毫无价值的方法或动机。在他的一切服事当中，他信赖运用「圣灵的宝剑，也就是圣经」。

——传教师、作家、宾罕博士。

叨雷博士是一个伟人。神使他成为一个伟人。他已经去世许多年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并且他的影响力也将随世界的年日而永远长在。每当我想到这个人，就会有一节经文出现在我心中：但以理五章十一节。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太后是怎么说但以理的：「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神圣的灵。」

——洛杉矶圣经学院前院长，路易士帖伯特博士。

鲁本亚基叨雷（一八五六～一九二八）是慕迪世界福音工作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徒中绝无仅有评价极高的信仰的老师、作家和斗士，特别是在个人工作上。站在一个作家的观点来看，叨雷博士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最强调与提升个人福音工作的人。

——北部浸信会神学院前讲师与作家，费理斯怀特榭尔博士。

如果说美国的圣经学院的工作，是因为慕迪才得以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圣经学院是因为叨雷博士才得以发展。……芝加哥学院的课程是全美国大部分圣经学院课程的基础，主要也是由叨雷博士所设计的。同时，全世界一些最有才气的圣经老师的研究，也是因为受到这位闻名的老师的启示才有的。

——圣经老师、作家，特洛克耳博士。

学校所以能够成功，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明智的管理。在慕迪的晚年，他们二个人非常亲近。实在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得到慕迪先生如此完全的信任，同时，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叨雷对慕迪那样地对另外一个人忠心。

——传教师，韦伯契曼。

叨雷博士是……一个拯救个人灵魂的人，在慕迪学院，他几乎比慕迪更能激励和装备人面对面、心对心地去面对人的灵魂，拯救他们。慕迪先生使我们为这件工作大发热心，可是叨雷博士却教我们应该怎么作。

哦！叨雷博士，不仅仅是你的家人，还有许多人都很怀念你！今天，我们这些可怜必死的人多么需要你。你认识神和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你是一个真正可以释放灵魂的见证人。你是圣徒中热忱为信仰奋战绝无仅有的人。你打了美好的仗，并且从不害怕。我们知道主、公平的审判者在那一天，必有公义的冠冕要赐给你，并且不仅仅是要给你，也要赐给一切渴慕祂显现的人。

——慕迪圣经学院已故校长及作家，詹姆斯葛雷博士。

他没有含糊不清的信息。大家对他在福音路线上积极而不肯妥协的态度，都很了解，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些误会。但是事实上，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并且善于帮助别人的人。叨雷博士是一个很有组织恩赐而成功的人。在商业事务上，他很严格也很有能力——不过，对那些非常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基督徒品性和温暖的友谊，却是真正最令人怀念的。以一个作家来说，叨雷博士曾经指导并且启发许多人，而这些影响力即使在他死后，仍然也是持续不停，同时，他的书仍然会继续成为使圣经可以喂养众人过更好的生命和更好的服事的重要因素。我们都会非常怀念他。

——已故出版商佛莱明雷佛。

他诚挚地将自己完全地献给神，是个一心一意热心极救灵魂，在金钱上清楚、坚持祷告和研究圣

经、对家人和朋友真诚的人。他在私底下的生活，就是他在公开服事生活的最佳保证。

——慕迪的义子和叨雷的同工费特先生。费特是在读过叨雷的「如何领人归主」(How to Bring Men to Christ)之后，才带领第一个灵魂来到基督面前。

真正了解叨雷博士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规律、从不停止祷告的人。他知道不断祷告有什么意义。他习惯用好几个钟头单独祷告，并且辛勤服事。

——慕迪圣经学院已故校长威尔韩顿博士。这些话是他在叨雷博士的葬礼上说的。

只要花一天和叨雷博士待在一起，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信、望、爱是会感染的。他常常用五种语言英文、德文、法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读圣经。由于他在推翻一些较高批判的诡辩时毫不客气，使他不会受到那些看法先进的人欢迎。他们说 he 冷酷、专断、毫无同情心，可是对他自己的家人和他的朋友来说，他却是一个温柔、有礼貌、有同情心的人。他是我所认识、一个真正害怕别人称赞他讲道、唯恐会让他自己骄傲而跌倒的人。他的呼吸就是祷告，而他也从来不会因为忙碌，而有一天忽略要花上一个小时和神待在内室。

——基础教义(The Fundamentals)编辑；慕迪纪念牧堂已故牧师狄克森博士。

毫无疑问地，神使用了叨雷博士为美国大部分的圣经学院建立了根基。……任何一个了解教育方法的人，只要肯仔细看看叨雷博士为学院所规划的课程——结合了教室的功课和实际的教会工作——都自然会同意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教育家，就教育程式而言，他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站在时代之前的人。

——慕迪圣经学院已故校长威廉卡伯森博士。

叨雷博士是一个真正虔诚和非常属灵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表现得像他这么想得到神最好的祝福。为此，他可以用整个晚上的时间祷告。……他是一个最实在和忠诚的朋友——不是喧哗、投人所好、情绪化的朋友；而是实际、可以真正让人感受到「朋友」这个字的意义的朋友。他不会慢吞吞地面对面告诉你的错误，不过他却会在你的背后为你辩护、说你的优点。……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我遇到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叨雷博士来到我的房间，给我一些意见并且安慰我：然后我们彼此把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站在那里——这位伟大的老师和他可怜的学生一起落泪；然后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想到叨雷就会使人心中感伤，并且让人愿意奉献生命。

——已故老师、同工威廉伊凡斯博士。

不过叨雷博士在属灵上是温柔的，正好像他在讲道上是大胆的一样。有少数几次，我和他商量一些涉及弟兄间争论的问题时，而他的回答总是令我感到意外和愉快。这一位举起二个拳头讲道的人，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总是温柔地像个女人一样。他不但担心自己不够公正，并且甚至对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也一直都是很宽大的。叨雷这一方面的个性，只有那些和他非常亲近的朋友才会知道，不过，这却是他和家人、弟兄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叨雷直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对他的肯定传回他的家乡之前，他的价值从来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定。

——第一浸信教会已故牧师；明尼苏达明尼波里斯北西学校校长莱里博士。

在聚会中他总是依靠信心，而从不希望寻找「众人注目」的方式来吸引人们，他和神赐给他的美丽妻子，过着简单而朴素的家居生活——这个属于神的人，是被对主、对圣经、和对这个国家与这

个国家之外，数不尽属于他特别的责任，必须经由拯救灵魂的信息和个人接触，没有得救的灵魂、真诚的爱所支配。

——洛杉矶圣经学院已故老师，荷顿。

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因为我父亲生命如此表里一致的缘故，我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那些在精神上并不认同父亲工作的朋友见证说，他们在他的生命当中，找不到一点点不一致的地方。

——大女儿凯儿叨雷。

不管在别人看来叨雷博士是遭遇多大的难处，但是对我来说，那都只是操练他良好判断能力的功课。他会为所有的问题作彻底的思考和祷告，直到神的带领清楚为止。然后叨雷博士就会坚持他所前进的方向。我的丈夫是一个认真祷告和研究圣经的人。他拒绝参加一切的社交活动，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不例外，以便他可以有时间祷告、研究，和准备他的工作。

或许他对自己小孩和孙儿们最明显的影象，就是他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投入了全职的事奉。

——叨雷太太

附录二

我相信圣经

是神话语的十个理由

一叨雷博士着

我是慢慢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在我早年的生活之中，我接受圣经是出于父母亲的权威，却从来没有对问题作过认真的思考。不过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对圣经的信心，却完全因为一些很有名、很有学问和出色的无神论者的作品的影响下而破灭。我发现我自己面临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我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所以我决定要进到这个问题的最底层。如果我再也找不到满意的证据，可以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么不管要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放弃这个信仰。但是如果我可以找到满意的证据，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么不管要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坚持这个信仰。毫无疑问地，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可以很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却不打算把这个在我内心的争战告诉他们：所以我寻求神和圣经的帮助。在经过很多痛苦的研究和思考之后，我终于走出怀疑的阴影，进入信心的光明之中，并且确信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的话语。下面这几页大部分都是我经历矛盾冲突而得胜的结果。我要告诉你十个理由，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

一、基于耶稣基督的见证

有许多人接受基督的权威性，但是却不肯完整地接受圣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祂的权威性。有五件属神的证据可以让我们相信：从祂所过属神生活的证据；从祂所说属神话语的证据；从祂所作属神工作的证据；从祂死里复活属神的证据；从祂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属神影响的证据。可是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权威性，我们也必须完整地接受圣经的权威性。因为祂曾经为全部圣经的属神的权威

性，作过明确而特别的见证。

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祂为旧约所作的见证。在那里，祂称呼摩西的律法是「神的道（Word of God）」。当然，这只是包括旧约的前面五卷书而已，不过，在路加福音廿四章 27 节，我们读到：「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我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然后在四十四节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犹太人把旧约分成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而基督借着这些书，把这些书里的经文挑选出来，印证祂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卅五节，基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所以祂教导说旧约是绝对正确而不可侵犯的。如果可以引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那就更可以让大家没有话说，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一点在希伯来文的字母当中，是最小的字——比其他任何字的一半都要小，而一画只不过是子音上面的一点——比我们在「大」上面的横线还短——可是基督在这里却宣告说圣经是绝对正确，甚至连最小的一个字或一个字里的一点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权威性，我们也必须完整地接受全部旧约的属神权威性。

现在，再来看新约。我们可以发现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廿六节保证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这里，我们不仅仅看到使徒的教训是完全来自启示，而且是因为他们可以想起基督本身的教导。有时候，会有人问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使徒可以正确地记下耶稣说过的话——「难道他们不会忘记吗？」的确，他们是会忘记，但是基督却亲自告诉我们，在福音书当中我们所读到的，不是使徒对祂说过那些话的记忆，而是圣灵的记忆，而且神的灵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十四节，基督说圣灵会引导使徒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此，在新约的教导中，我们拥有神的全部真理。使徒的教导甚至比耶稣本身的教导更完全，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十三节，祂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承担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虽然因为他们软弱，以致基督的教导不完整，但是使徒的教导在所应许的圣灵帮助下，却涵盖了神的全部真理。

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权威性，我们也必须接受全部圣经，只是，我们必须已经先接受基督的权威性。

二、基于预言的实现

圣经中的预言有二种——第一种，是明白而文字化的预言，第二种，则是表征性的预言。

在第一种预言之中，我们有关于犹太人、外邦人和弥赛亚的明确预言。以说到弥赛亚的预言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弥迦书五章二节、但以理书九章廿五至廿七节。我们还可以提到其他经文，不过，只用这几节作例子。在这些写在弥赛亚诞生的数百年前的预言当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祂诞生的方式和地方、祂受人们接受的方式、祂会如何结束祂的生命、祂的复活和祂借着死亡得胜。当时，这些预言实在不大可信，而且也不大可能会实现：不过，它们却一点都不差地实现了：时间、地点和方式。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怎样才能解释呢？人们是不可能预先看见这些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是活在数百年前——可是神可以，并且这是因为神透过这些人说话。

至于表征性的预言更是明显。旧约中的每一件事——历史、制度、仪式都是预言。祭司长、祭司、利未人、先知、和国王都是预言。圣幕、同祭坛、水盆、金烛台、面包桌、帷幕、香坛、约柜、圣幕

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预言。所有这一切事物只要我们愈细心、愈严肃地加以研究，在耶稣基督和教会历史的光照下，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神所设定的古老制度的覆盖下面，都有直接的目的，受死赎罪的预言、和基督的复活、五旬节、和教会的整个历史。我们看见新约最深奥的基督教教义，清楚地经由旧约制度显明出来。你可以明白这件事情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进入圣经本身，研究一切的献祭和节日等等，直到你可以看见新约的真理在旧约当中发出光芒。

如果在研究生命的一些基本形态时，我发现有一个初期组织器官，现在没有什么用途，但是借着演进的程式，会在那种动物的后代中，变成一种有用的器官，那么我认为在这个初期组织器官后面的是神，祂在动物早期的时候，就已经为将来的动物的生命和需要作了准备。因此，回到圣经中为真理所作的准备，在后来会有清楚的教导，就只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解释这一切，换言之，那一位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并且还为了结局作预备的人，正是那一本书的作者。

三、基于圣经的一致性

这是老生常谈，不过却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答案。圣经由六十六卷书组成：有超过卅位以上不同的作者，含括的日期超过一千五百年：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在许多不同的国家、由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写成——其中从牧羊人、渔夫、落魄政客到国王：在各种环境下写成；可是既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有绝对一致的思想。奇妙地凝聚在一起。

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它的一致性并不在于表面。在外表上看来，它常常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只有在深入和长期的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它的一致性。

而更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它有一致的组织，从第一卷书开始成长发展，直到达到圣经最后一卷书的高潮为止。我们先是有了子，然后长苗、然后发芽、然后开花、到最后生出成熟的果子。

假设要盖一幢很大的房子，所以有许多石头从佛蒙特拉特兰、俄亥俄伯利亚、明尼苏达凯苏达，和康乃狄格米德顿等不同的采石场运来。每一个石头在带来之前，都已经在采石场切割成最后的形状。这些石头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有四方形、有长方形，有圆柱形等等，可是最后它们被带来放在一起之后，每一个石头都有它适当的位置，然后，有一幢在圆顶、边墙、拱壁、拱门、二侧走廊每一个外观上都全然完美的圣殿，出现在你的面前——连一点点的间隙或裂缝都没有。你要怎么解释呢？你会说，在每一个采石场各别的工人后面，一定有一个幕后建筑师在计画一切，并且告诉每一个工人，这一件工作的详细规格。

因此，在我们称之为圣经的神真理的这一件奇妙的圣殿上，其中的石头虽然是来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采石场，它们彼此距离遥远，但是却连每一个最小的部分都能够彼此协调，我们不得不说完完成这些工作的人后面，有一位在计画这一切。

四、基于圣经里的教训比其他任何一本书和所有书里的教训都要卓越

在某些地方，很流行拿圣经的教导和索罗亚斯德（Zoroaster，古波斯沃教创始人）和释迦牟尼、孔夫子、艾匹克蒂塔（Epictetus）、苏格拉底、马卡斯奥理欧斯安多耐诺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us），还有一些异教徒的教导作比较。圣经和这些人的教导，主要有三大差异：

首先，圣经里面只有真理，而其他人的教导除了真理之外，还混杂了一些错误。苏格拉底教导一个哲学家如何死去，这是真实的：但是他却同样也教导一个城里的女人应该如何经营她的事业。这些

人的教导里面有一些珍宝，但是就像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曾经说过的，它们是「从泥泞中挑出来的珍宝。」

其次，是圣经里面包含了一切真理。从来没有一样关于道德或属灵的真理，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而却不能在这一本古老的圣经里找到本质上和它相同的东西。我在说到这一个问题时，常常会要求大家提出一些道德或属灵的真理，在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我却不能在圣经里面找到，从来还没有人能够如此。在比较圣经和一些异教徒更好的教导时，我会很心疼。因为事实上，他们是有一些宝贵的思想，不过，不管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却是从他们所嘲笑的那一本书里，偷取了一些珍宝。

第三，是最卓越一点：圣经里面所包含的真理，超过了其他书本的总合。如果我们把所有古代和近代文学中你能找到的所有美丽的思想，全部合在一起：把所有没有用处的东西都除去；然后再把你从各个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挑选出来的真理编成一本书，结果你会发现，它还是无法取代这一本圣经。

这不是一本非常大的书；我拿在手上的，是一本可以放在衣服口袋的版本，但是虽然只是一本小小的书，却是比所有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所写出来的书的真理更多。你要怎么解释这一件事情呢？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不是人的书，这是神的书。

五、基于圣经的历史，它胜过了一切的攻击

一直都有人在恨这一本书。从它刚出现就有人恨它，并且他们也试着要消灭它。塞尔撒斯（Celsus）想要靠着出色的天赋，波菲里（Porphyry）想要用他深奥的哲学；但是他们却失败了。露西安（Lucian）用他愚弄的嘲讽抵挡它，戴克里先（Diocletian）靠着罗马皇帝的权势；但是他们都失败了。艾迪克斯（Edicts）靠着皇帝所有权势的支持，要求把每一本圣经都烧掉，而每一个拥有圣经的人都必须处死。

十八个世纪以来，每一种破坏的策略，像人类科学、哲学、才智、理性、或野蛮的行为，都可能让这一本书从世界上消失，但是它到了今天却依旧比以往更坚强地存在于世界。

如果这是一本人类的书，那么早在好几百年以前，它就已经消失并且被人们遗忘，但是正因为它是在「神大能的保守下」，所以虽然有许多世界最伟大的人都在反对它，只有一些少数而且身份卑贱的人在支持它，但是基督奇妙的話「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却仍然可以成就——虽然填并不是原来预言的意思。

六、基于接受这本书和反对这本书这二种人的特性

关于圣经的神性可以谈到二件事——接受圣经的人的特性和拒绝圣经的人的特性。我不是意味每一个承认相信圣经的人，都比每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人更好，不过，如果你能够告诉我一个可以过着不自私、奉献生命，并且毫无保留肯顺服神心意的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人。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告诉我一个反对圣经属神权威性的人，那么我也可以告诉你，他是一个过着贪婪、多欲、属灵骄傲或任性自私的人。

假设你有一本书，好像是某一位作者写的，而那些非常了解这位作者的人，说这一本书是他写的，另外还有一些很不了解他的人，说这本书不是他写的：你要相信谁呢？现在，那些非常了解神的人说圣经是祂的书；而那些很不了解祂的人说那不是祂的书。你要相信谁呢？

更进一步地说，当一个人愈来愈好，他会比较容易接受圣经，但当一个人愈来愈坏时，他就愈会拒绝圣经。我们知道有些有名的人，过去曾经活在罪恶和不信的生活中，却因为放弃罪恶而得到信仰。

可是难道我们当中有人知道有一个人，曾经活在罪恶和信仰之中，却因为放弃罪恶的生活而失去信仰的吗？一个人的生活愈亲近神，他们就愈会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离神愈远，他们就愈会觉得圣经不是神的话。

圣经的堡垒在那里呢？是在圣洁、不自私、而快乐的家庭。不信者的堡垒在那里呢？是在赌场、酒店和妓院。如果有一个人走进酒店，然后把一本圣经放在吧台上，叫了酒，我们会觉得他的行为非常不协调，但是如果他放在吧台上的，是任何一本不信者所写的书，然后也叫了酒，我们却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七、基于圣经的影响力

在这一本小小的圣经里面，比起其他一切的文学著作，具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拯救人们，并且让人们的生活变得圣洁、宝贵和美丽——具有更大的能力可以让人们亲近神。溪流永速都不会比它的源头更高，而一本有能力可以让人们亲近神，却不是其他书籍可以办到的书，必定是来自神，而不像别的书一样。

在我的心中认识一个人，他全然是一个严重酗酒下的受害者；是一个拥有非常聪明恩赐，却因为罪恶的权势而变得非常茫然、凶暴、被魔鬼缠住、而且不相信神的人。最后，当神的光照进他黑暗的内心时，借着圣经的能力，他如今却变成一个非常谦卑、可爱和高贵的人。

有什么书可以办到这一点呢？有什么书不仅有这个能力可以提升个人，而且还可以提升整个社会和国家像圣经一样呢？

八、基于圣经的无穷无尽

一千八百年来，这本书没有增加什么，但是像本生（Bunsen）和宁德（Neander）这样的人终其一生的研究，却仍然不能把它读完。乔治慕勒曾经至少读过一百遍，但是却说他每一次读都是新的。其他的书可能这样吗？

但是还有更奇妙的事情——不仅仅是个人如此，而且是整整一千八百年来，人类的世代都投入其中，有数千本以上的著作在解释它，却依旧没有摸到它宝藏的底部。一本人类写的书会让人看完，但是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却不能读完这一本圣经，你打算如何来解释这一件事情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在这一本书中，隐藏了神无穷无尽智慧与知识的宝藏。

有一个很出色的惟一神论作者，有一次曾经企图驳斥圣经的属神性，他说：「无穷的神把祂全部的话都写在这么小的一本书里，这是多么不虔诚的控告。」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的论点正好反驳了他自己。无穷的智慧可以收集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对这本书的属神性，是多么好的一个证据啊！

九、基于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的悟性的圣洁愈多，我们就愈会亲近圣经

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当他开始研究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许多他无法同意的事情，不过，等他继续研究，并且愈来愈像神、愈亲近神，他就会愈亲近圣经。如果我们愈来愈接近神的立场，我们和圣经之间的不协调就会愈来愈少。这样，必然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神，我们就会遇见圣经。换一句话说，圣经是站在神的立场所写的。

假设你旅行经过一个森林，有一个经验老道、评价很好的向导在帮助你。当你走到一个有双岔路时，向导说要走左边这一条路，可是你自己借着事实的判断，却认为应该走右边这一条路。所以你转

过身来告诉向导：「我知道你对森林很有经验，而且也是因为有许多人推荐所以我才用你，可是我自己的判断却明白地告诉我，我们应该走右边这一条路，而我必须遵照我自己的判断。我知道我的理性不是完全正确，可是它却是我最好的向导。」

不过，等你走了一段距离之后，你却不得不停下来，掉头回去走向导告诉你是正确的那一条路。

过了一段时间，你又来到一个有双岔路的地方。这一次，向导说你应该走右边这一条路，可是你的判断却明白地告诉你，应该走左边这一条路：结果再一次地，你又选择了自己的判断，然后又落得和上次相同的结局。

在你有过四、五次这样的经验、并且发现每一次都是你错之后，我想你就会觉得下一次应该要听向导的话才对。

这就是我对圣经的经历。我最早是因为其他人的权威而接受它。就像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我的信心开始动摇，并且至少有四次以上走到岔口，可是我却跟随了自己的理性，结果发现每一次都是我自己的错而圣经对，于是从此以后，我便相信不管我自己的判断是什么，我都应该跟随圣经的教训才对。

十、基于圣灵的直接见证

我们以神开始，也应该以神结束。我们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见证开始，所以也应该以三位一体的第三位的见证结束。

圣灵在每一个信徒的灵里留下印记，证明了圣经的属灵权威性。我们理当可以毫无争辩地印证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基督说过：「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神的儿女认识祂的声音，而我知道，从圣经里面对我说话的声音就是我天父的声音。有时候，你可以听到一个虔诚的老妇人告诉你，她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可是等你要她说出原因，为什么她相信这是神的话时，她却只会说：「我知道它是神的话。」

你说：「那完全是迷信。」

不尽然如此。因为她是基督的羊，所以她可以从其他不同的声音当中，分辨出什么是她的牧者的声音。因为她是神的儿女，所以她可以知道从圣经对她说话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她不必争论什么。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见证。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告诉你要如何作才能够得到：「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只要你肯让你的意志顺服神的旨意，不管神怎么带领你，你都愿意对神抱着这样顺服的态度时，那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从圣经里面对你说话的声音，正是神的声音。

以前，当我对学生说到应该如何处理怀疑时，在听众中间，有一个不列颠的毕业生，他是一个心存怀疑的人。在课程结束之后，他来找我，对我说：「我不想没有礼貌，先生，但是我的经验和你说的每一件事情，都互相矛盾。」

我问他是不是已经照着我建议的方法去作，而且仍然没有亮光。他说是的。

我们一起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我潦草地写下了一段誓词如下：

我相信在对与错之间有绝对的差异，因此我愿意站在对的一方，不管它怎么带领我，我都愿意追随它。我真心地答应愿意竭力找出什么是真理，并且如果我发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答应愿意接受祂作我的救主，并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认祂。

我把这张纸条拿给这个人，并且问他是不是愿意在上面签名。他说：「当然。」然后就签了名。我

告诉他：「你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一位神，你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你祷告。但是我却知道祂会，只是我的知识对你并没有用，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可能的线索可以知道。现在，你已经答应愿意真诚地寻找真理，所以你可以跟随这个可能的线索。我希望你可以这么祷告：「哦，神，如果有任何一位神，而祢也垂听祷告，请祢告诉我，耶稣基督是不是祢的儿子，并且如果祢让我知道祂就是祢的儿子，我会接受祂作我的救主，并且在世界的面前承认祂。」」

结果他同意这么作。我还进一步问他，是不是愿意拿约翰福音，每天阅读而每一次只慢慢、仔细地读几节经文，同时每一次在读以前，都求神光照他。他也同意这么作，可是最后他却说：「这根本就没有用。」可是不管如何，不久之后我又遇到他，他说我说：「好像有些作用了。」我回答他：「我知道。」然后，他继续说他就好像被带到尼加拉瓜河（Niagara River）一样地顺河而下。又过了不久，他就已经成为一个大家看重的卫理会信徒。

不久以前，我再一次遇到这个人，而他告诉我，他不能明白他过去为什么会这么盲目，为什么以前他只听从自己的理智：而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已经变得非常愚蠢。我告诉他圣经可以为他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圣经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不过如今，由于他对神和祂的真理已经有了正确的态度，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变得清楚明白。那个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那些对别人有效的方法对他都不会有效的人，由于让自己对神保持了正确的态度，所以他来到一个地步，可以得到圣灵的直接见证：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到的。